

華氏451

布雷柏利原著

呂金翰　譯

照耀明日的書18

華氏451

布雷柏利原著
呂金翰 譯

照耀明日的書18

照耀明日的書18
華氏451
呂金翰譯
布雷柏利原著
照明出版社



● 這本書已成爲科幻的經典，原著曾改拍電影。如果你喜歡思考，曾對知識的價值發生疑問，對科技文明與自然的衝突、感到迷惑，這是必須一看的書。

布雷柏利 著
呂金翰 譯

華氏四五一

照耀明日的書18

譯序

這是一本用未來影射現在的書。書的情節很簡單，出場的人物不多，用語也很平實，但是它所探討的事物並不單純。

如果你喜歡思考，曾對知識的價值發生疑問、對科技文明與自然的衝突感到迷惑，那麼這本書值得一看。

如果你富有想像力，喜歡新奇的事物，那麼書中的機械獵犬、電視牆、喜洗耳、和消防隊所扮演的新奇角色，也能滿足你的好奇心。

本書對人類的未來没有提出明確的結論，還待讀者自己去深思。

呂金翰 謹識

一九八一・一・一

目錄

序曲

書本紛紛落在他的雙肩、手臂、和仰著的臉上。有本書掉落在他手裏，像温和的白鴿拍著翅膀，在搖曳的幽光中，露出雪白的書頁，上面整齊地印著字跡。蒙太慌亂中瞥見一行字，但已在腦中留下深刻印象，好像用鋼絲綑綁一樣牢固。「時間昏睡於午後的陽光中」，他將書丟掉，但另一本書又掉落在他臂彎中。

蒙太的手像嘴一般地閤攏，不加思索而細心地把書揣入懷裏。蒙太沒做什麼，只是他的手兀自在動，手，好像有自己的腦子，顫抖的手指好像具有意識和好奇心，此時都淪爲竊賊。

蒙太知道這樣做形同自殺——但這只是一個開始。

第一篇　火蜥蜴

焚燒眞是一件樂事。

望著東西被火焰呑噬燃燒成灰燼眞是一件樂事。他手中緊握的銅噴嘴像巨蟒一般噴吐有毒的煤油。此刻血在頭部衝激著，他的手像古怪的指揮者，指揮火焰與焚燒的的樂章，盡興地焚燒歷史的破銅爛鐵和滓渣。他頭戴著有四五一字樣的頭盔，毫無知覺的，兩眼射出橘紅色火焰，揣度著下一個步驟。他輕敲點火器，房屋瞬卽在貪婪的火焰中顫動，傍晚的天空因而被燃燒得更紅、更黃、更黑。他踏著大步在飛揚的火星中行走，好像在火爐裏尋找軟糖似的。餘燼在風中廻旋上升、逐漸熄滅。

蒙太跟著被火焰照得通紅而逐漸退卻的人一起獰笑。

他知道當返回消防隊後，自己將對著鏡中那位燒黑了的吟遊詩人眨眨眼。然後，在上床睡覺以後，仍能感覺臉部肌肉在黑暗裏控制著火的微笑。這微笑永不消失，永不消失，只要他活著。

他把泛黑的墨綠色頭盔擦亮掛起來，防火衣規規矩矩地掛好，然後舒舒服服地洗過澡。兩手插在口袋裏，吹著口哨，走過二樓地板，從洞口滑落，即將撞到地面之前一刻，他將手抽出握住光亮的滑桿，腳跟只離水泥地一吋時，熟練地停住了自己。

走出消防隊後，他沿著午夜的街道走到地下車站，以空氣推進的火車悄然地滑行於光潔的地下通道。從一陣暖氣裏，他步出火車。跨上一部鑲有乳白色磁磚的自動升降扶梯通往市郊。

他吹著口哨，讓自動扶梯將自己送進恬靜的夜中。他向著街角走去，並沒特意想什麼事。然而就在他行抵轉角之前，不知何處升起一股風，好似有人在呼喚他，因而他放慢腳步。

已經好幾個晚上了，每當他走到這個轉角的時候，總有一種很難捉摸的感覺，他總覺得好像有人躲在那兒，氣氛也顯得特別寧靜，就好像有人靜靜地等著，而在他到達的前一刻，很快隱身

於陰暗中不讓他看見。他也好像嗅到極微弱的香味，每當走到這裏，手背和臉部也察覺到溫度在增高，不知是何原故。每次轉彎時，他只看到白色、空曠、彎曲的人行道。有一晚在他看到正要開口的一刹那，那東西卻像幽靈似地消失在草坪那邊。

今晚，他走得極慢，心想走到轉角時，當能聽見輕微的耳語。是呼吸聲？還是有人靜悄悄地佇候而產生的壓迫感？

他轉過街角。

秋風橫掃著銀白色人行道上的落葉，使得那女孩像幽靈似地滑行。她低著頭俯視鞋尖，撥弄正在打轉的落葉。她的臉龐削瘦而蒼白，泛著溫和的貪婪之色，似乎有永無休止的好奇心。她的雙眼帶著一種幾近訝異的眼神；很認真地注視著這個世界，沒有東西能逃脫。她身穿一件雪白衣裳、隨風飄動。他以為能聽到她走路時雙手的擺動，和她發現有人佇立在走道中而臉色微變時發出的輕喟。

頭頂上的樹在輕搖中洒落一陣乾雨。女孩站著、望著，像是受驚正欲退怯，然而她仍是佇立不動，用烏溜溜的眼睛看著蒙太，使蒙太以為自己說了什麼好話。但是他知道自己只不過說聲哈囉而已。當女孩似乎被他臂上的火蜥蜴和胸前的鳳凰圓牌催眠時，他再次開口。

「當然！」他說：「你是新來的鄰居，是不是？」

「你一定是——」眼光離開他的職業象徵：「——消防隊員。」她的聲音變小。

「妳怎麼知道？」

「我——我閉著眼睛都知道。」她緩緩地說。

「什麼？是煤油味？我太太老是抱怨，」他笑著說：「可是沒辦法完全洗掉。」

「是的，沒辦法。」她畏縮地說。

他覺得她正在繞著圈子，因而也使他團團轉，只要有些微行動就能在無形中使他動搖而屈居下風。

「煤油，」他說，爲了打破冗長的沈默：「就是我的香水。」

「不是也像嗎？」

「當然，爲什麼不？」

她想了一下：「我不知道。」她轉向通往他們住家的人行道。「你介意我跟你走嗎？我是克蕾絲。」

「克蕾絲。我叫蓋蒙太。來吧！這麼晚了，妳還在這裏幹嘛？妳多大了？」

他們在銀白色的人行道走著，空氣裏有一絲鮮杏仁和草莓的味道，他四處望望，這晚秋時節不可能有杏仁和草莓的。

此刻只有女孩和他一起走著，她的臉在月色中潔白似雪。他知道她正思考著他的問題，以便說出個最好的答案。

「我今年十七歲，我瘋了。我叔叔說這二樣事老是在一塊兒。他說，在別人問妳年紀的時候，只需回答十七歲再加上瘋了。現在不是散步的好時間嗎？我喜歡嗅東西、看東西、有時一晚沒睡，只是走著走著，看太陽昇起。」

他們再度陷入沈默，最後她親切地說：「你知道嗎？我一點也不怕你。」

「爲什麼要怕呢？」

「很多人都怕。我是說怕消防隊員。但你只不過是一個人……」

他見到自己懸浮在她眼裏兩顆明亮的水滴中，小而黑，但輪廓分明，她的眼睛好像兩粒不可思議的紫色琥珀，將他整個人攫獲。她的臉正面對著他，好像晶瑩剔透的乳白色水晶，不斷浮現輕柔的光芒。那光芒和電燈那種浮淺的光不同，而是——像什麼？如燭光般的柔和，令人感覺異樣的舒服。記憶中在小時候停電時，他母親總是能找到最後一根蠟燭，點燃它，那時，整個世界

像失去了空間感，燭光在周圍形成舒適朦朧的氣氛。而他們——母親及小孩，都不期盼電力太快恢復。……

後來克蕾絲說：「不介意我問吧？你在消防隊多久了？」

「從二十歲開始，十年前。」

「你讀過燒掉的書嗎？」

他笑著：「那犯法啊！」

「哦！當然！」

「這工作不錯，禮拜一燒米勒，禮拜三燒惠特曼，禮拜五福克納。將他們統統燒成灰燼，然後再燒灰燼。這是我們政府的規定。」

他們繼續往前走。女孩說：「聽說很久以前消防隊是滅火而不是放火，是不是眞的？」

「不！房子都是防火的，相信我。」

「奇怪，有次我聽說很久以前房子會意外失火，而消防隊會來滅火。」

他笑著。

她很快望了他一眼。「你笑什麼？」

「我不知道。」他又笑了，但旋即止住。「怎麼啦？」

「因爲我不覺得好笑時你笑而且回答得眞快。你都沒想一下我問的話。」

他停住腳步。「妳是奇怪的女孩。」他說，望著她：「妳一點敬意都沒有嗎？」

「我沒冒犯你的意思，我猜是因爲我太愛看人吧！」

「那這對妳有什麼意義？」他輕敲著烏黑袖口上的號碼四五一。

「有，」她輕聲地說並加快腳步。

「你看過噴射汽車在大道上奔馳沒？」

「妳在改變話題。」

「有時候我想開車的人不知什麼是花是草，因爲他們從沒慢慢看過。」她說：「如果你給他看綠的，他會說，哦，那是草！粉紅色的？那是玫瑰園！白色的？是房子！棕色的，是牛隻。我叔叔有次在公路上開慢車，每小時四十哩，他們就把他送進牢裏待了兩天。這不是可笑又可悲嗎？」

「妳想得太多了。」蒙太不安地說。

「我很少看『音樂牆』或是去賽馬會或是趣味公園。所以我有很多時間亂想。你見過市郊那

些二百呎長的廣告牌嗎？你知道以前廣告牌只有廿呎嗎？自從車速加快後他們只好把廣告牌加長以便能留在視界中。」

「這我倒不知道！」蒙太突然笑起來。

「我就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早晨的草地有露水。」他突然不記得自己是否知道這事，而覺得有些煩燥不安。

「如果你看月亮」——她下巴向天上抬了抬——「月亮裏有個人。」

他很久沒看月亮了。接著他們都沈默不語。她在沈思，而他爲了應付她責難的眼光也不自然地沈默著。他們抵達她家門口，屋內燈火通明。

「在做什麼呢？」蒙太很少見到這麼多電燈。

「哦！只是我媽媽、我爸爸和叔叔在一起閒聊，好像徒步的人一樣，只是這情形更少一點。還有一次我叔叔因爲——我跟你說過沒——因爲在步行而被捕。哦！我們是很奇怪的。」

「妳想說什麼？」

她覺得好笑。「晚安！」她走開了，但似乎想起什麼，又走回來用驚異和好奇的眼光望著他。「你快樂嗎？」她問道。

「我什麼？」他大聲說。

但她已跑走了——在月光中奔跑，把前門輕輕地閤上。

「快樂?!胡說八道。」

他止住笑。

將手放入大門的「套口」，套口辨認是他，前門即自動打開。

我當然很快樂。她怎麼想？我不快樂？他向著沈默的房子，站在大廳抬頭仰望通風孔的窗格，突然想起裏頭藏有東西，此刻也許正窺視著他，他迅速挪開眼睛。

不尋常的夜裏的奇怪遭遇。這使他想起年前的一個午後，他在公園裏遇到一位老人，並和他說了一些話……

蒙太搖搖頭，凝視著一面空牆。上面浮現女孩的面孔，記憶裏的她實在非常美。事實上，她的臉很瘦，像半夜醒來時見到的時鐘上的小指針，在黑暗中發出的光芒，信心十足地告訴你時分秒，並悄悄地訴說著黑夜隱入更深的幽暗，迎接另一道晨曦。

「什麼？」那常縈繞在心，不受意志、習性與良知左右的潛意識白痴向蒙太發問。

他再回頭看著牆。此時她的臉像極了一面鏡子。不可能；因爲你知道有多少人能將你的光亮折射在你自己身上？別人倒比較像——他試著從工作中找到一個比喻的東西——火炬，只管拚命燃燒直到發出一縷輕煙。很少有人能理解你自己的見解，那深藏內心的思想。

這女孩的辨識能力多麼驚人，像熱衷於木偶戲的觀衆，在每個動作開始之前，就能預期眼皮的眨動，手的姿態和指頭的揮動。他們一起走了多久？三分鐘？五分鐘？但現在感覺好像很久。她苗條的身軀浮現在牆上的身影看來多麼龐大！他覺得，如果眼睛搔癢，她可能已先對他眨眼，如果下顎不知不覺地張開，她早已在打呵欠。

他想，爲什麼這麼晚了，她還在街上等他……。

他打開臥房的門。

感覺像月落之後走入大理石的陵墓裏，透著一股寒氣，室內窗戶緊閉，屋外銀色世界的氣息一點也透不進來，也像與凡囂隔絕的墓室漆黑一片。但是房裏並非空無一物。

他聆聽著。

空氣中似有蚊子飛舞的嗡嗡聲，溫暖的粉紅色特殊巢穴中，隱藏著呢喃低語的小黃蜂。他聽到忽隱忽現的歌聲。

他感覺臉上的微笑好像塗油的皮革一樣滑落、溶解、扭曲；也像怪異的蠟燭燃燒很久，終於崩潰熄滅，一片黑暗。他並不快樂，並不快樂，他對自己這樣說，也理解這個事實。快樂就像面具，那女孩已將它摘走越過草坪而去，此刻已沒有辦法上前敲門將它討回。

他不想開燈，在黑暗中揣測臥房的景象。他太太直挺挺躺在床上，沒蓋被的身體冷冰冰地像擺在墳前的死屍。她的眼好像被一條隱形的鋼絲牽引，並且釘在天花板上。耳中則塞著「喜洗耳」小收音機，傳來電子音樂和談話聲，像浪潮般一陣陣沖激著她的腦海。臥室裏的確空空蕩蕩。每天晚上洶湧的海浪沖過她的身體，起伏不定，使她睜著雙眼直到天亮。過去兩年來米德莉每晚都在奇異的海上飄泊。

儘管室內顯得很冰涼，他仍覺得呼吸很不順暢。但是他並不想打開窗戶讓月光進來。就在這種即將窒息而死的感覺中，他摸索著向他孤單而冰冷的床移動。

在踢到地板上某種東西之前的一瞬間，他似有預感，這種預感和以前在街角遇到那女孩的經驗不同。腳向前移動時的力量似能接收那東西的回音，踢到了，黑暗中傳出沈重的滾動聲。

他全身僵直地站著，聆聽女人在平凡無奇的黑夜中發出的鼻息。她的鼻息極弱，弱得只能觸及生命的偏遠處，好像一片小樹葉、一片黑色羽毛、一根毛髮。

他仍不想讓室外的光射進來。他拿出打火機，摸著鏤刻在銀白色圓牌上的火蜥蜴，輕輕敲打……。

手中的火光照出兩顆月光石；像埋在河中的蒼白月光石，生命的清流從上越過，不著一絲痕跡。

「米德莉！」

她的臉孔像覆蓋白雪的島嶼，下雨時覺察不到雨滴；雲朵從上面飄過，但不會留下陰影。塞在耳裏的小黃蜂傳出樂聲，此刻她的眼睛極像玻璃珠，輕微的鼻息一呼一吸，一進一出，但她毫無知覺。

剛才踢到而滾動的東西此時在自己床下閃閃發光。早上還裝滿三十粒藥丸的藥瓶，現在卻空空地橫躺在那兒，瓶蓋也不知去向。

就在這時天空響起尖銳的呼嘯聲，好像有兩隻巨掌將一幅黑幔撕開，發出破裂聲。蒙太覺得胸膛從中分裂成兩半。噴射轟炸機飛過，飛過，一二，一二，一二，六架，九架，十二架，一架

接一架，不停地呼嘯。他將嘴張開，讓它們的悲鳴從露出的牙縫間穿過。房子顫動著，手中的火熄了，月光石也消失無蹤，他覺得自己正向著電話衝去。

噴射機遠颺，他感覺嘴唇在話筒上刷著。「急診醫院」，聲音微弱而充滿驚悸。

他想星星可能全被黑色噴射機羣粉碎，明早地上將佈滿古怪的雪花般的星塵。他在黑暗中站著發抖，一邊胡思亂想，嘴唇仍不停顫動。

他們帶來了機器，實際上有兩部。其中一部溜進胃裏，好像黑色眼鏡蛇爬到井底，尋找凝聚在裏頭的原始水源和光陰。牠吞噬漂浮在水面上的綠色泡沫。是黑暗？還是經年累月積存起來的毒液？寂靜中，偶而發出窒息和盲目搜索聲。牠有眼睛。毫無情感的操作員戴著特殊的光學頭盔，能透視一個人的靈魂。眼睛看到了什麼？他沒有說。他看的和眼睛所見的並不相同。整個操作過程就像在院子裏挖掘溝渠，床上的女人好像挖到的大理石層，不管如何，只要繼續往下鑽，再將空虛灌注，蛇就能在吸吮的悸動中吸出東西。操作員站著吸煙。

另一架機器也在工作。

也是由毫無表情、穿著紅棕色工作服的操作員所控制的這架機器，將體內舊的血抽出，換上

新鮮的血液。

「只有這個辦法才行得通，」操作員說道，站在靜躺的女人旁邊：「如果不將血液洗淨光清胃沒有用。舊的血會衝到腦部，像槌子一樣敲千百次以後，頭腦就只好投降，不幹啦。」

「不要說了！」蒙太說。

「我不過說說而已。」操作員說。

「好了沒有？」蒙太問。

他們將機器關上。「好了。」絲毫沒受他情緒的影響。嘴上叨著煙，煙絲自鼻孔廻旋而上，進入眼裏，但眼睛眨都沒眨。

「總共五十元。」

「先告訴我她會不會好？」

「那當然。惹麻煩的東西已經都收到箱裏，不會再做怪了。我剛才不是說，拿掉舊的換上新的就好了嗎！」

「你們兩個都不是醫生，為什麼急診醫院不派正式醫生來？」

「去你的！」香煙在嘴上跳動：「這種事我們一個晚上做了將近十次，而且好幾年前就開始

了，做得多啦！何況我們還有這種特殊機器。當然，光學鏡片是新的，其它還是舊的。這種事情不需要正式醫生，只要兩位僱工，在半小時內解決問題就夠了。好！」——他走向大門——「我們要走了。耳機聽到別處在叫了。離開這裏大約十條街，剛剛有人跳樓。如有需要請再聯絡。對了，不要去動她，她醒來的時候會很餓。再見。」

一個嘴上老是叨著香煙；另一個的眼睛活像非洲大毒蛇，兩人分別提起機器和管路、以及裝滿黑膽汁及不知名的穢物的箱子，走出大門。

蒙太頹然坐下，望著女人輕輕闔上的眼簾，並用手探了探温暖的鼻息。

「米德莉。」他終於開口。

他想著：世界上有太多的「我們」了，數以億計，實在太多了。但是沒有人了解別人。陌生人走過來威脅你，還有的來挖走你的心肝，更有的陌生人來吸你的血，老天，那些人是誰？我可從沒見過他們。

過了半小時。

新鮮的血液似乎在女人體內發生了效果。此時她的臉頰呈酡紅色，雙唇也非常鮮明，看來既柔軟又舒服，但那似乎是別人的肌肉、頭腦和記憶，似乎只有他們能挖走她的心思，像送到乾洗

店的衣服，掏空口袋，噴上蒸汽，然後熨平，於早晨送回來。似乎只有……

他起身掀開窗帘，打開窗戶讓空氣流入。清晨兩點。難道和克蕾絲在街上，自己走回家、黑暗的房間，以及踢到小玻璃瓶都只是一小時以前的事嗎？只有一小時，然而整個世界卻已曾溶化，重以新而蒼白的形態出現。

克蕾絲家中傳出她爸媽和叔叔誠懇親切的笑聲，笑聲從被月色覆蓋的草坪飛越過來。畢竟，他們的笑聲聽來輕鬆自然，毫無作做，從燈火輝煌的屋子傳了過來，其他人家的屋子早就隱沒在黑暗中了。蒙太聽他們說著、說著、說著、編著、說著，編著催眠的網。

蒙太爬出窗子，不經心地越過草坪，站在屋外的陰影裏，聽著屋內的談話，他想敲門輕聲說：「讓我進去吧！我什麼話也不說，我只想聽聽你們在說什麼？」

但是他仍站著沒動，冷颼颼的晚風吹在臉上，像戴著一付冰冷面具。蒙太聽到一個人（叔叔？）用很舒緩的語調在說：

「畢竟現在是衛生紙式的時代，你把鼻涕擤在別人身上，擦一擦，再沖掉，再找個人，醒鼻涕、擦一擦、再沖掉。每個人都在找別人的渣兒。如果你心中沒有計劃，不知作啥名堂，如何能維持家庭？」

蒙太走回屋裏。窗戶仍開著。他看了看米德莉，細心地將被子弄好，然後躺下來。月光照在他臉頰和緊蹙的眉毛上，並在眼裏射下一道銀色的簾幕。

一滴雨，克蕾絲；再一滴，米德莉；第三滴，叔叔；第四滴，今晚的火。一，克蕾絲；二，米德莉；三，叔叔；四，火；一，米德莉，二，克蕾絲。一、二、三、四、五、克蕾絲、米德莉、叔叔，火、安眠藥，任意丟棄的衛生紙，找渣兒、擤鼻涕、擦、沖、克蕾絲、米德莉、叔叔、火、藥丸、紙、醒、擦、沖。一、二、三、一、二、三！雨，傾盆而下。叔叔大笑，雷打在地上。整個世界都蜂湧而出，像火焰從火山口噴出，又落在迸濺的奔流裏，奔向早晨。

「我什麼也不知道了。」他說，一粒安眠藥在舌上溶化。

早上九點，米德莉已不在床上。

蒙太迅速起身，心碰碰的跳。他直奔一樓大廳，再停於廚房門外。

烤麵包機正吐出一片土司，一隻像蜘蛛般的金屬長手將吐司浸到奶油裏。

米德莉看著金屬長手將土司放入盤中，耳裏還是塞著電子蜜蜂，時間在嗡嗡聲中不知不覺地流逝。她突然抬起頭，見到蒙太，點點頭。

「妳覺得還好吧？」他問道。

她使用了十年「喜洗耳」，早已精擅於讀唇術。她再次點點頭，繼續烤著麵包。

蒙太坐下來。他太太說：「不知怎麼搞的這麼餓？」

「妳——」

「我好餓。」

「昨天晚上，」他開始說。

「沒睡好。難過死了。」她說：「老天！我好餓，不知怎麼搞的。」

「昨天晚上——」他重覆一次。

她不在意地看著他的嘴唇：「昨天晚上怎麼啦？」

「妳不記得嗎？」

「什麼？我們舉行狂歡舞會還會什麼？我覺得好像喝醉酒。老天！我眞餓，昨天誰來了？」

「一些人。」他說。

「我也是這麼想，」嚼著吐司：「胃潰瘍好像都好了。希望昨晚沒有失態。」

「沒有，」他靜靜地說。

烤麵包機送來一片加了奶油的麵包。他接過來，但好像被強迫似的。

「你好像不太對勁。」她太太說。

晚上下起雨來。整個世界籠罩在一片黑暗之中。蒙太站在大廳，戴起橘紅色火蜥蜴徽章，然後抬起頭來，注視著通氣孔很久。他太太在視聽室中放下正在閱讀的劇本，抬起眼：「嘿！」她說：「我們家蒙太有心事。」

「是的，」他說：「我有事跟妳說。」停頓一下：「昨晚妳把藥統統吃光了。」

「哦?!才不會呢！」她詫異地說。

「瓶子空了。」

「才不會呢，爲什麼會那樣呢？」她說。

「可能妳吃了兩粒，忘了，再吃兩粒，又忘了，再吃兩粒，就這樣一直吃了三四十粒。」

「嘿，」她說：「爲什麼我要做這種傻事？」

「我不知道。」他說。

很明顯地她希望他快些出去。「我不會做這種事，」她說：「十億年也不會做這種事。」

「好吧，既然妳這麼說。」他說。

「本太座就是這麼說。」眼睛回到劇本。

「下午演什麼？」他懨懨地問。

頭沒抬：「是一種『牆到牆』的輪流演出，再十分鐘就開始了。今早他們寄來我扮演的角色，這就是劇本中遺漏的部分，這是一個新構想，我呢；就是這一部分，扮演一位家庭主婦，進行到遺漏的這一行時，大家在三面牆上看我唸。好比說：有一個人說：『妳以爲這個構想好不好，海倫？』他就坐在中央這兒看著我，瞭得吧？然後我就說，說——」停了一下，手指在劇本上劃著。『我認爲很不錯！』然後繼續演下去，直到他說：『你同意嗎？海倫？』這時我說：『當然同意！』有意思吧？」

他站在廳中望著她。

「眞有意思。」她說。

「演些什麼？」

「我不是告訴你？有三個名叫鮑伯、魯斯和海倫的人。」

「哦。」

「眞的很好玩，第四面牆裝好後會更好玩。你想什麼時候才可以裝第四面牆壁電視？才二千

元。」

「那是我年薪的三分之一。」

「只要二千元，」她說：「你有時候也該替我想想。如果有第四面牆，這房間才算完全屬於我們自己的，不是大家共用的，這可以輕而易舉做到的。」

「二個月前我們才付清第三面牆的費用，記得吧？」

「才二個月嗎？」她坐著望著他，良久才說：「好吧，再見，親愛的。」

「再見，」他說。但又佇足、轉身：「這齣戲結局很好吧？」

「我還沒讀到後面。」

他走上前，看了一下最後一頁，點點頭，闔上劇本，交還她，然後走出房子，踏入雨中。

雨勢漸小，女孩頭抬得高高地，在人行道中行走，雨點落在她臉上。當她看到蒙太時露出了微笑。

「哈囉！」

他也回答一聲哈囉，接著說：「妳在幹嘛？」

「我仍在發瘋。雨使我感覺很舒服，我喜歡在雨中散步。」

「我想我不會喜歡。」他說。

「試試看你就會喜歡。」

「我從來没在雨中散步過。」

她舐舐嘴唇。「雨的滋味也不錯。」

「妳只會四處蹓躂，找個事情試一試嗎？」他問。

「有時候還不只試一次。」她看著手中的東西。

「妳拿什麼？」他說。

「我猜這是今年最後一朵蒲公英。没想到這時候還能找到。你用蒲公英磨擦過下巴嗎？看！」她笑著用花在下巴擦著。

「什麼意思？」

「如果擦得掉就表示我正在戀愛。有没有掉？」

他只好看了，別無他法。

「有嗎？」她問道。

「下巴黃黃的。」

「好，換你試試看。」

「不會有作用的。」

「來，」他來不及躲開，蒲公英已經在他下顎。他再向後躲，女孩笑了：「不要動！」

她看看下巴，蹙起眉頭。

「怎麼樣？」他說。

「眞没面子，」她說：「你没愛過別人。」

「有呀！」

「花没這樣表示。」

「我有啊！而且很愛！」他想做個表情來配合這句話，但没成功。「我有！」

「哦！看你的樣子。」

「那是因爲蒲公英，」他說：「已經用太多次了，對我不發生作用。」

「當然，一定是這個原因。哦！我惹你不愉快了，對不起，眞的很對不起。」她碰了一下他的手肘。

「没有，」他很快地回答：「我没怎樣。」

「我必須走了，對不起。我不希望你生我的氣。」

「我没生氣，有點不愉快倒是眞的。」

「現在我必須去看精神病醫生。是他們要我去的。不過我知道要怎麼回答他的問題。不知道他認爲我怎麼樣了，但是他說我好像洋葱，叫他剝皮剝得都煩了。」

「我想妳並不需要精神病醫生。」蒙太說。

「口是心非。」

他吸了氣，然後緩緩呼出，說：「没錯，我口是心非。」

「醫生想弄淸楚爲什麼我時常外出，在森林裏閑逛，觀察鳥類和捕捉蝴蝶的原因。那天我拿蝶蝴給你看。」

「好。」

「他們想知道我到底做什麼？我告訴過他們，我只是想東想西，想些什麼我才不告訴他們。這樣他們就没辦法了解。我還說過我喜歡把頭向後仰，像這樣，讓雨水掉在嘴裏，味道跟酒很像。你試過没？」

「没有，我——」

「你原諒我了，是吧？」

「是的，」他說著：「我原諒妳了。老天爺才知道爲什麼。妳很特別，常惹人生氣，但別人容易原諒妳。妳說你十七歲？」

「是——下個月。」

「很奇怪，我太太三十歲了，但有時候没有妳成熟。不知爲什麼？」

「蒙太先生，你也很特別，有時候我會忘記你是消防隊員。這樣說你會生氣嗎？」

「繼續說吧。」

「是怎麼開始的？我是說你爲什麼要做這一行？怎麼選擇這工作？我知道你跟別人不同，我也見過一點世面。我說話的時候，你看著我；像昨晚，當我談到月亮時，你看著月亮。別人才不會這樣，別人只會走開讓我一個人自言自語，或是恐嚇我。現在的人不會留意別人。你是少數理睬我的一個人，所以我才會奇怪你怎麼會是消防隊員，看起來不太配合。」

他覺得身體從中裂成兩半，一半灼熱另一半冰冷，一半柔輭另一半堅硬；一半正在顫抖另一半卻很平靜，在他體內互相傾軋。

「妳該赴約了。」他說。

她跑走。留他獨自佇立雨中，過了很久才開始移動。

他的頭緩緩地向後仰，張開嘴，在雨中……

消防隊的一個幽暗角落裏，微微現出狗屋的輪廓。機械獵犬在裏頭輕輕顫動，並發出微弱的嗡嗡聲，似睡非睡，看似活的但卻沒有生命。在微曦中泛白的月光洒在抖動的金屬野獸身上，鮮紅色玻璃質部分和鼻孔蠕動的敏感細毛閃著微光，套著橡膠爪的八隻腳蜷縮在腹底。

蒙太順著銅柱滑下，走到外面，這時天上已經沒有雲朵。他點燃一根香煙，向屋裏走去，彎著腰看看獵犬。它像一隻從原野吸飽了花蜜返回巢穴的蜜蜂，帶著充足的毒液、狂氣與夢饜酣睡著，沒嗅到邪惡的氣息。

「哈囉，」蒙太小聲的說，對這沒有生命但是活的野獸總抱著一種不可思議的神奇感。

每當無所事事的晚上，事實上幾乎每晚都是如此，這些消防隊員就滑下銅柱，把獵犬的嗅覺系統定在特定的組合記號上，然後將幾隻老鼠、或鷄或貓放在通道上，打賭獵犬最先抓到那隻。只消三秒鐘，老鼠、鷄或貓就在奔跑途中被擄獲，機械獵犬的口中伸出一根四吋長的鋼針，很快

的刺進正在利爪中掙扎的獵物，然後注入嗎啡或普魯卡因。獵物隨即被拋進焚燒爐裏，開始另一場遊戲。

樓下進行這種遊戲的時候，蒙太很少參加。兩年前有一次他和別人打賭，賭輸了一個星期的薪水，回家後飽嘗米德莉的狂怒。因此在這時候他大多獨自躺在床上，面對牆壁，聽著樓下傳來的爆笑聲，四處逃竄的老鼠發出的腳步聲，像狂奏的鋼琴，也像小提琴哀怨的吱叫聲。獵犬龐大的身軀悄悄地躍起，好像黑暗中飛撲的蟲蛾，尋覓、擄獲、刺進鋼針，然後回到狗屋中休息，好像失去電源一般。

獵犬發出咆哮。

蒙太向後跳開。

獵犬半蹲在狗屋中，忽然睜開眼瞪著他，閃爍著藍綠色邪惡的光芒。牠又發出咆哮，一種奇怪的嘶叫聲，像煎炸聲，金屬摩擦聲，也像銹蝕的齒輪磨擦相互傾軋，所發出的刺耳聲音。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孩子。」蒙太說，心臟碰碰地跳。

他看到銀白色鋼針伸出約一吋，又縮回、再伸出。此時機械獵犬發出另一聲哮咆，盯著他看。

蒙太往後退縮，獵犬跟著向前一步。蒙太用一隻手抓住銅桿，身子卽隨銅桿升到樓上，他顫抖著站在陰暗的地板上，臉色鐵青。底下的獵犬俯下身子，八隻長腳逐漸蜷縮，輕吠幾聲，嚇人的複眼重又闔上。

蒙太站在緊急落口旁，餘悸猶存。四位本來在玩牌的人，在慘綠色角落，一語不發地向他這邊看來。

帽上有鳳凰記號的隊長，手裏仍握著牌，終於好奇地開口問道：「蒙太？……」

「牠不喜歡我。」蒙太說。

「什麼？獵犬嗎？」隊長看著牌：「得了吧，牠沒有什麼喜歡不喜歡，牠只會『作用』。就像彈道學所說的，我們賦與牠軌道，牠只須順著軌道，自己去找目標，自己返回，然後切斷電源就是了。牠不過是一堆銅線、蓄電池、和電力罷了。」

蒙太嚥了一下口水。「牠的計算機能設定很多組合，這麼多氮基酸，這麼多硫，這麼多脂肪和鹼，不是嗎？」

「這個我們都知道。」

「隊裏每一個人的化學平衡跟百分比都存在樓下的主檔案裏。隨便什麼人都能在獵犬的『記

憶』裏設定組合，也許改變一點氮基酸，這能解釋牠剛才的反應。」

「他媽的。」隊長說。

「我是有點不高興，不很生氣。可能是有人加入一些『記憶』，牠才會對我咆哮。」

「誰會作這種事？」隊長問道：「蓋，你又沒跟誰結怨呀。」

「我也不知道。」

「明天我會叫技術員修好。」

「這已不是第一次了，」他說，「這個月就已兩次。」

「不用擔心，會修好的。」

然而蒙太仍站著不動，想著家裏大廳通風口後面藏匿的東西，如果有人知道這件事，會不會「告訴」獵犬？……

隊長向緊急落口走來，懷疑的望了蒙太一眼。

「我只在想，」蒙太說：「下頭的獵犬每晚不知都在想什麼？牠會跟我們一樣變得活生生的嗎？說眞的，我覺得有點害怕。」

「牠不會想我們不要牠想的事。」

「怎麼啦？你心裏是不是有鬼？」

蒙太緩緩地抬起頭。

培第站著逼視著他，張開嘴輕笑了幾聲。

一二三四五六七。有很多次他出門時總是看到克蕾絲。有一次看見她正在搖一顆胡桃樹，有一次則看到她穿一件藍色短衫坐在草坪上，另外三四次，他發現門口臺階上放著一束花，或是一小袋栗子，或是裝訂得很整齊的落葉，用圖釘釘在門上。克蕾絲每天都跟他走到街角。第一天下雨，第二天天氣晴朗，第三天刮大風，再隔日風和日麗，第五天也是平靜的一天，像夏天的火爐，傍晚時分克蕾絲已晒得滿臉通紅。

「爲什麼，」有次在地下車入口處他說：「我總覺得已經認識妳很久了。」

「因爲我喜歡你，」她說：「而且我不要任何報酬，也因爲我們相互了解。」

「妳使我覺得老多了，很像妳父親。」

「哦，你是說，」她說：「像你這樣愛小孩子的人，爲什麼沒有像我這樣的女兒？」

「我不知道。」

「你開玩笑。」

「我是說，」他停頓一下搖搖頭：「是這樣的，我太太她……她根本不想要小孩。」

女孩不再微笑。「對不起，我以爲你覺得不煩，我真傻。」

「不，不，」他說：「妳問得很好，已經很久沒有人願意問問題關心別人了。妳問得很好。」

「我們談點別的，你聞過枯葉沒有？你看味道像不像肉桂？哪，聞聞看。」

「可不是？有點像肉桂。」

她黑白分明的雙眼望著他：「你老是顯得很吃驚。」

「那是因我沒有時間——」

「你注意我說的那種伸展廣告牌沒有？」

「有吧。」他只好笑笑。

「你笑起來比以前好聽多了。」

「是嗎？」

「輕鬆多了。」

他忽然感覺舒坦得多。「你爲什麼不上學？我看你每天無所事事。」

「哦！他們才不想我呢，」她說：「他們說我反社會，說我不合羣。眞奇怪，其實我非常社會的，這要看你下的定義如何，對不對？對我來說，社會就是像這樣跟你講話。」她將掉在前院的胡桃踩得嘎嘎作響：「或是談奇怪的人生。和人在一起很好，但我不認爲將一羣人聚在一起而不讓他們談話就是社會，你以爲呢？一小時電視教學後，是另一小時的籃球或棒球賽，然後是另外一小時的歷史影片或繪畫，或是花樣百出的運動，但你知道嗎？我們從不想提問題，大多數人都這樣，他們都替你想好答案了，砰、砰、砰，我們只是呆坐著，再看四小時的電視教學。這根本不是社會嘛，這樣子就像天上傾洩無數煙囪和水柱，但他們卻告訴我們那是酒，實際上並不是酒。他們把我們耍得團團轉，到晚上，人們不是上床睡大覺，就是到趣味公園逞能，在『摔窗處』摔破玻璃或是去『毀車處』用大鋼球打車子。不然就是開車出去在街上競賽，看誰最靠近路燈；或是擲骰子或『敲夫帽』。我想他們說得沒錯，我沒有一個朋友，也許因爲這樣就說我不正常。但是就我所知，大家不是瘋瘋顛顛叫叫鬧鬧，就是打來打去。你注意到沒，現在一般人都在互相傷害？」

「看妳一付老氣橫秋的樣子。」

「有時候我很古板。我害怕跟同年紀的小孩在一起，他們互相殘殺，是不是一向如此？我叔叔說不是的。去年一年我就有六個朋友被殺了，還有十個車禍死了。我害怕他們，他們也因此不喜歡我。我叔叔說他祖父還記得小孩不會互相殘殺的時候，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候和現在不同。我叔叔說那時候大家都相信責任，你知道嗎？我也滿有責任感的。以前我會爲它受到叱責，但我都親自買東西和打掃房間。」

「最重要的是，」她說：「我喜歡看人。有時候我坐整天的地下車，看著別人，聽他們講話。我想知道他們是些什麼人，需要的是什麼，要去那裏。有時候我還去趣味公園坐噴射汽車。他們半夜在城郊競賽時，警察也不會去管，因爲他們都保險了。只要有一萬元的保險，大家就過得很愉快。有時候我在地下車裏徘徊，或是在自動販賣機旁聽別人說話，你知道我聽到什麼嗎？」

「什麼？」

「什麼也沒聽到。」

「哦，應該有的。」

「沒有，一點也沒有。他們提的不是車子，就是衣服或是那個游泳池，然後稱讚不已！但是

說來說去，都沒什麼不同。在咖啡廳裏，也大都聽到同樣的笑話，或是同樣的『電視牆』，看同樣的彩色圖案跑上跑下，但那也不過是一大堆莫明其妙的顏色而已。另外在博物館裏，你注意到沒？看來看去還是莫明其妙。現在到處都是這樣。我叔叔說以前並不是這樣，很久以前，影片有內容，人物都有個性。」

「你叔叔說，你叔叔說，你叔叔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

「他的確了不起。好了，我必須走了，再見，蒙太先生。」

「再見。」

「再見。」

一二三四五六七：消防隊。

「蒙太，你爬那銅柱的樣子像小鳥在爬樹。」

第三天。

「蒙太，我看到你從後門進來。獵犬又惹你了？」

「沒有，沒有。」

第四天。

「蒙太，告訴你一件好笑的事，老赫早上說的。西雅圖那邊的消防隊故意替機械獵犬設定他自己的化學成份，然後放牠走。你說這是那門子的自殺？」

五、六、七日。

後來，再也沒見到克蕾絲了。他不知道下午發生什麼事，就是沒再看到她。草坪沒人，樹上沒人，街道也空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在想她還是在找她，反正就是在他到達地下車站時，感覺很不舒服。發生了什麼事；他生活腳步亂了，短短幾天內建立起來的簡單的生活腳步亂了。而現在呢？……他幾乎想轉身再走一次，看看她會不會出現。他相信如果走同一條路，每件事都會回到幾天前的樣子，但爲時已晚，火車打斷他的計劃。

辟里拍拉的紙牌聲，交錯的手影和一啓一閉的眼簾。天花板傳出時間聲音：「十一月四日，星期四早晨一時三十五分……一時三十六分……一時三十七分……」光滑牌桌發出的咔嚓聲，向蒙太傳來，但被他緊閉的雙眼，所建立的障礙暫時阻止了。他感覺得到整個消防站充滿耀眼的銅黃色，金黃色和銀白的顏色。他們圍在牌桌旁邊，慨嘆，期待。「……一時四十五分……」聲音

時鐘正在哀嘆，哀嘆那冰冷的年代，冰冷的早晨，冰冷的時光消逝無踪。

「怎麼啦，蒙太？」

蒙太睜開眼。

收音機的聲音傳過來：「……戰爭可能爆發，我國隨時迎接這一仗……」

一架噴射機劃過清晨的夜光，消防站顫動著。

蒙太眨眨眼。培弟像在博物館中觀賞塑像一般看著他。培弟可能隨時會站起來、走過來，試探他的罪惡感和自我意識。罪惡？什麼罪惡？

「換你玩，蒙太。」

蒙太看著這些人，他們的面孔被千萬次眞火和想像的火燒得通紅；他們的眼神在燃起永不止息的噴管時，都能定定地直視點火器上的火焰；他們似黑炭的頭髮、眉毛以及用心刮過的青灰色的臉頰，這些都是消防隊員的特徵。蒙太站起來，張開嘴。他見過不是黑頭髮、黑眉毛，不是燒紅的臉，刮了但好像沒有刮淨的鐵青色下巴的消防隊員嗎？這些人都跟自己一樣。難道消防隊員都以外貌和特徵挑選的嗎？他們身上老是沾著灰燼和從管子裏散出的焦味。培弟隊長在迷亂的煙霧中站起來，打開一包香煙，將玻璃紙揉成一團丟進火裏。

蒙太望著手中的牌。「我——我一直在想，上星期那場火，和在圖書室被我們修理的那個人，後來怎麼了？」

「不理他的尖叫，逕自把他送進收容所了。」

「他沒瘋呀。」

培弟安靜地整理紙牌：「任何以爲能夠欺騙政府和我們的人都是瘋子。」

「我曾想，」蒙太說：「那不知道是什麼滋味，我是說，消防隊員前來燒我們的房子和書的時候。」

「我們連一本書都沒有。」

「假如有的話。」

「你有嗎？」

培弟緩慢地眨眼。

「沒有。」蒙太的眼光越過他們，看到牆上數以萬計的禁書單。這些書名在燈光中跳躍，在燈光下而不是噴火管子下燃燒。「沒有。」然而腦子裏卻升起一股冷風，像家裏通氣孔緩緩吐出的冷風，使臉孔變冷。他又想到在綠色公園和那位老人的談話，公園裏的風也很冷。

蒙太躊躇著。「以前，以前是不是一樣？消防隊，我們的工作？我是說，以前……。」

「以前？」培弟說：「這是什麼話？」

傻瓜，蒙太暗自說著，會露出馬腳的。上次那場火中，他曾讀到一本故事書裏的一行字。「我是說，」他說：「以前房子還沒完全防火的時候——」他突然覺得聲音年輕多了。他張開嘴，克蕾絲說：「消防隊的工作是滅火而不是放火的？」

「荒唐！」史東門和布雷克將美國消防隊手冊打開，裏面記載蒙太早已熟知的消防隊簡單歷史：

「一七七〇年成立。成立的目的是要燒毀殖民地中一切受英國影響的書籍。首位消防隊員：班傑明富蘭克林。規則：

1迅速反應警報。

2放火要迅速。

3燒掉一切。

4立即向隊部回報。

5保持警覺。

每個人都看著站立不動的蒙太。

警鈴響起。

天花板上的警鐘自動敲打兩百下。四張椅子突地不見人影。紙牌像雪花般紛紛飛落地面，銅柱顫動著，房裏空無一人。

蒙太坐在椅上。樓下的橘紅色噴火龍重新獲得生命。

蒙太像夢遊似地也跟著滑落洞口。

機械獵犬從狗屋中跳出，眼睛射出綠色的火焰。

「蒙太，你忘了頭盔。」

他抓起牆上的頭盔，飛奔出去、跳上車。晚風夾雜著警報器的尖叫和消防隊那神聖的鐘聲在耳邊作響。

那是舊城區裏的一棟三層樓房，好像有一世紀的歷史了，但也跟其他房子一樣，塗有薄薄一層防火膠，這層防火膠似乎就是唯一賴以支持的東西。

「到了。」

車子嘎然而止。培弟、史東門和布雷克跑上人行道，迅速穿上臃腫難看的防火衣，蒙太也跟著做。

他們撞開前門，找到一位老婦人，但她並沒逃跑，也不想逃跑，她只是走來走去，看著空牆，頭好像被他們狠擊過似的，她喃喃低語，像試圖回想什麼。想起來了，只見舌頭在口裏捲動：「正正當當做人吧！理得利大人；今天我們要點燃此蠟燭，以上帝的英名，在英格蘭，我信永不消滅。」

「夠了！」培弟說：「它們在那兒？」

他極爲冷血地賞她耳光，重覆問她，老婦人瞪視著培弟。「你自己知道，否則不會來這裏。」她說。

史東門拿出電話報警卡，卡片背面複寫著別人的抱怨：

「相信是藏在閣樓上。艾爾門市十一號。布」

「那是我鄰居，布來克太太。」老婦看到縮寫字母說。

「好吧，大夥兒來找。」

他們揮舞著銀白色斧頭，在陳腐的夜裏砍著沒上鎖的大門，像小孩一樣叫鬧，往屋裏衝。「

嘿！」一大堆書落在蒙太肩上，他正沿著梯子發抖地向上爬，多麼不便啊！好像吹熄蠟燭一般容易，但沒意思。警察已經來了，用塑膠帶封住罪犯的嘴巴，然後綁在豪華的警車上。所以當到達時見到的總是一間空房，不會傷害任何人，只會傷害東西，而東西不知受傷，沒有任何感覺，不會像這位老婦一樣尖叫、低語，事後也沒有任何東西來揶揄你的良心。你好像只是在大掃除，在做清潔工作而已。每樣東西都擺置在恰當的位置。有煤油就好辦！有火柴就好辦！

但是今晚卻有人脫離軌道，這老婦人破壞了規矩。消防隊員的喧鬧聲，掩沒了樓下女人可怕的沈默抗議。是她使得這個空房廻響著責難的咆哮，震落他們吸入鼻孔中的罪惡。說不上公正也談不上正確。蒙太因此覺得非常煩怒，她不應該出現在此，在衆人之上。

書本紛落在他的雙肩、手臂、和仰著的臉上。有本書停落在他手裏，像溫和的白鴿拍著翅膀，在搖曳的幽光中，露出雪白的書頁，上面整齊地印著字跡。蒙太慌亂中瞥到一行字，但已在腦中留下深刻印象，好像用鋼絲捆綁一樣牢固。「時間昏睡於午后的陽光中」，他將書丟掉，但另一本書又掉落他臂彎中。

「蒙太，上面。」

蒙太的手像嘴一般地闔攏，不加思索而細心地把書揣入懷裏。上頭的人將一鏟子書拋入滿是

塵埃的空中。他覺得好像在殘殺小鳥，站在底下的婦人，則像孤立在遺棄鳥屍堆中無助的小女孩。

蒙太沒做什麼，只是他的手兀自在動，手，好像有自己的腦子，顫抖的指頭好像具有意識和好奇心，此時都成爲竊賊。手很快地將書放入臂彎，深深地挾在冷汗濕透的腋窩中，然後伸出，像魔術師的障眼法一樣！看啊！沒有吧！看！

他凝視著發抖的雙手，一會伸兒出一會兒縮回，像患了遠視，也像盲目似的。

「蒙太！」

他不覺一陣痙攣。

「不要老站在那兒，白痴！」

丟在地上的書就像一堆即將乾死的魚，消防隊員在書堆裏跳著、滑倒、打滾。書名在他們灼熱的眼中閃動，消逝。

「煤油！」

越過肩頭的噴油管從編號四五一的油槽抽出冰冷的煤油，噴洒在書上，在整個房間。

他們爭先恐後地跑下樓，蒙太在一片煤油味中蹣跚地跟著。

「下來吧！女人。」

老婦跪在書堆中，撫摸油污的書和燙金的書名，以責難的眼光望著蒙太。

「你們別想得到我的書。」她說。

「妳知道法律規定，」培弟說：「這些書沒一本好貨色。妳幾年來都將自己關在這裏，跟他媽的什麼『巴別的高塔』在一起。得了吧，這些爛書中的人物沒一個是眞的，出來吧！」

她搖搖頭。

「整個房子都要燒的。」培弟說。

其他人都遲緩地走向門口，回頭望著緊隣婦人的蒙太。

「你不走開嗎？」培弟斷然地問道。

「她不走。」

「那就拉她走！」

培弟舉起握著點火器的手。「我們還得回去，這些寶貝老是想自殺！見多啦！」

蒙太握住婦人的手肘。「妳跟我來！」

「不！」她說：「心領了。」

「我數到十，」培弟說：「一、二。」

「拜託。」蒙太說。

「數下去，」婦人說。

「三、四。」

「來吧。」蒙太拉著婦人。

婦人平靜地回答：「我留在這兒。」

「五、六。」

「你不必再數了，」她說，緩緩地張開手掌，手中有一小東西。

是一盒普通火柴。

消防隊員驚慌地跑出房子，躲得遠遠地。培弟隊長仍保持威嚴，慢慢退出前門，他的臉久因千百次夜晚放火行動的刺激而變得通紅。老天！蒙太心裏想，實在沒錯！警鈴老是在晚上才響，從沒在白天！是不是因爲火焰在晚上比較美？還是晚上的放火行動是一場更值得觀看的好戲？此時蒙太通紅的臉微現慌亂的表情。老婦人劃了一根火柴，四周突然迷漫濃冽的煤油味。蒙太感覺偷藏起來的書在胸前跳動。

「繼續數啊！」婦人說。蒙太意識自己跟在培弟後面，退出門外，走下樓，越過草坪。草坪上已有一條煤油油跡，像邪惡的蝸牛留下的足痕一樣。

婦人走到門口。以冷靜的眼光鎮懾他們，以沈默責難他們。

培弟輕敲著點火器。

他慢了一步，蒙太喘著氣，想著。

老婦人用污蔑的手勢指著他們，同時在短牆上擦亮一根火柴。

大家都離開房子躲到街上。

返回消防隊途中沒有一個人說話，自顧自地相互不睬。蒙太、培弟與布雷克坐在前面。也沒有人吸煙，大家就坐在偉大的火蜥蜴上面，呆呆地望著前面。

「理得利大人，」蒙太終於開口。

「什麼？」培弟說。

「她說：『理得利大人』。我們進門時她正說這奇怪的話。『正正當當的做人吧！』她說，『理得利大人』還有一些其他的話。」

「今日我們要點燃此蠟燭，以上帝的英名，在英格蘭，我信永不消滅。」培弟說。史東門看

了隊長一眼，蒙太也一樣，頗爲驚訝。

培弟揉揉下巴。「一五五五年十月十六日，因異端邪說在牛津被活活燒死的兩個人，一個叫拉特摩的，他對尼古拉理得利所說的話。」

蒙太和史東門縮回眼光，盯著輪下迅速倒退的街道。

「我滿肚子的斷簡殘篇。」培弟說：「大部分消防隊隊長都這樣。有時候也叫自己吃驚。小心，史東門！」

史東門煞住車。

「他媽的！」培弟說：「你開過頭了。剛剛那個轉角就該彎了。」

「誰啊？」

「還會有誰。」蒙太說，在黑暗中倚著房門。

最後還是他太太開了口：「開燈吧！」

「我不要燈。」

「那來睡吧。」

他聽到彈簧咔嚓在響，知道她不耐煩地在床上滾動。

「你喝醉了嗎？」她問。

說著動作就開始了，他感覺到一隻手伸過來，然後另一隻手，將他上衣解開，丟在地板上。他自己則將褲子抓在手中，在黑漆漆的房裏向前直伸，然後也讓它掉落在黑暗中。他的手像受到感染似的，感覺毒液蔓延到手腕，流入手肘、到達肩膀，然後像火花一樣蹦跳。他的手極爲飢渴，眼睛也感覺如此，好像一定要看到東西，任何東西都可以。

他太太說：「你在做什麼？」

他冰冷而汗濕的手緊握著書，想保持身體平衡。

過一會兒，她說：「不要老站著不動。」

他發出很小的聲響。

「什麼事？」她問。

他發出更多的聲響，摸索著走向床，笨拙地將書藏在冰冷的枕下。然後頹倒在床上，他太太驚叫一聲。他躺在離她遠遠的一邊，像冬天的小島，四周被空蕩無際的海洋隔絕。她不停地講東講西，講了很久，但聽起來，不過是一連串字的組合而已，就像會在朋友家的育嬰室中，那兩歲

小孩牙牙學語的悅耳童音一般。但蒙太一句話也沒吭，很久才發出一點聲音。他覺得她正朝他的床走來，俯下身用手摸他的臉頰。他知道，當她的手拿開時會是濕的。

深夜。他朝米德莉那邊望去，發現她還沒睡，空氣中飄蕩著極小的樂曲聲，「喜洗耳」在她耳中，傳來遠處的信息。她睜開眼，凝視著天花板上黑色深淵。

有一則笑話說，有位太太在電話裏聊個不停，她那絕望的先生只好跑到附近的店舖，撥電話回去問她晚餐吃什麼？那他爲什麼不替自己買一個「喜洗耳廣播站」，在深夜就能跟他太太聊天，隨便你要輕聲細語還是大聲喊叫，嗯？然而他有什麼話可跟太太輕聲細語？又有什麼可以大聲喊叫的？他跟太太能聊些什麼？

他突然覺得對她非常陌生，不敢相信已經完全了解她了。他彷彿在別人的房裏，像另一則笑話說的，有位男士喝醉了酒，在深夜回家，卻開錯大門，進錯房間，並且跟一位陌生人睡覺。第二天一早起來，照常去上班，兩個人都沒發覺有什麼差錯。

「米德莉？……」他低聲叫她。

「什麼？」

「我不是想煩你，我只是想知道……」

「什麼？」

「我們什麼時候相遇？在什麼地方？」

「我們什麼什麼相遇？」她問道。

「是我說——第一次。」

他知道她一定在黑暗中蹙眉。

他說清楚一些：「我們第一次相遇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

「嗯，是在——」沒說下去。

「我不知道。」她說。

一股涼意升起。「妳不記得嗎？」

「已經很久了。」

「只有十年，總共才十年。」

「不要激動，我正在想。」她奇怪地笑了笑。「奇怪，眞奇怪，居然不記得夫妻在何時何處相遇。」

他躺在床上，慢慢地按摩眼睛、眉毛和後頸，再將兩手蒙住雙眼，施加壓力，好像要把記憶擠回原來的位置。他猛然了解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是記起在何處和米德莉相遇。

「沒關係。」她已經起床，在浴室裏放水，並且傳來吞嚥的聲音。

「是，我想是的。」他說。

他數著太太吞嚥的動作，一面想起扁平的嘴，叼著煙，臉色慘白的那兩個人，和具有電子眼的毒蛇，蜷繞著爬進一層又一層的黑夜、岩石和腐敗的死水中。他眞想對她大喊，今晚妳吃幾顆了！那藥丸！妳自己不知道吃了幾顆？一直吃，一直吃，每個鐘頭都吃，也許不是今晚而是在明晚！而今晚、明晚或任何一晚將有一陣子我不會睡，現在才只是開始。他又想到那兩位操作員直挺挺地站在床邊，沒有一點同情心，也不彎腰察看，兩隻手還交疊在胸前。同時他還想到如果她死了，他絕不會哭泣，那好像只是一位陌生人、過路人或報上人物的死亡，但他突然又覺得非常罪過而開始哭泣，不是爲死亡哭泣，而是因不爲死亡難過而哭泣。愚蠢而空虛的男人靠著愚蠢而空虛的女人。飢渴的蛇使她變得更加空虛。

你怎麼變得這麼空虛？他在想。是誰掏空的？是那朵可怕的花，蒲公英！它已經爲這一切下一個結論，不是嗎？「眞可恥！你沒愛過別人！」但爲什麼？

你向米德莉走去時，沒有一面牆隔在你和她中間嗎？實際並不只一面，已經有三面了，而且還不便宜。生活在牆裏的那些叔叔、姑姑、甥兒、姪子、姪女、像樹林裏的一羣無尾猿，喋喋地說個不停，音調很高但沒人聽得懂。很早以前他就把他們當成親戚。「路易士叔叔今天好嗎？」「誰？」「毛德舅媽呢？」說眞的，他記憶中的米德莉很像是森林裏的小女孩，那森林沒有樹木（多麼奇怪！）也像是在高原上迷路的女孩，那高原一度是茂密的森林（你可以想像出那個樣子），她坐在「起居室」中央。起居室，這名稱現在聽來眞絕。不管他什麼時候回家，那些牆老是在跟米德莉說話。

「該做點事了！」

「不錯，該做點事！」

「好吧，我們不要老站著講話！」

「動手做吧！」

「我憤怒得想吐口水！」發生什麼事？米德莉不說。誰跟誰生氣了？米德莉自己也不清楚。

他們想做什麼？米德莉說，等著瞧吧！

他眞等著瞧。

牆上響起轟隆的打雷聲，音樂的巨大聲響震得骨頭幾乎脫落；他的下巴也跟著震顫不已，眼珠亂轉。震盪中的受害者。當這些消失後，他覺得好像被推落山崖，無助地在半空迴旋打轉，然後掉入瀑布，不知被奔流沖往何處，而且無法觸碰到河底，從——未能——眞正地——觸碰到——底……你掉落得太快，所以也無法攀到岸邊——永遠無法觸——碰到——任何東西。

雷鳴漸遠，樂聲也告消失。

「看那兒。」米德莉說。

那形像的確好看，一件事發生了，牆裏的人物幾乎都靜止不動，也沒有特別的安排，但你自然會以爲好像有人開動洗物機，或像被強大的眞空吸住，整個人沈溺在音樂和雜音中。他離開房間時不停地淌汗，幾乎崩潰，後面的米德莉仍坐著不動，聲音仍未停止：

「好，不會有什麼事了。」有位「姑姑」說。

「哦，不要這麼有把握。」一位「姪兒」說。

「不要生氣。」

「誰在生氣！」

「你啊！」

「我？」

「你瘋了！」

「我怎麼瘋了！」

「反正就是！」

「這些都還不錯，」蒙太叫著：「可是他們在生誰的氣？他們是什麼人？那男人是誰？那女人又是誰？夫妻。離婚，還是訂婚，什麼？老天，搞不清楚。」

「他們——」米德莉說：「是這樣子，他們——他們一直就這樣吵，你看到了，他們可有得吵了。你應該聽一下。我猜他們是結婚了，沒錯，已經結婚了。怎麼啦？」

如果不快裝第四面牆，讓米德莉夢想實現的話，米德莉就會開著車，以每小時一百哩的速度在街上奔馳。他們互相叫喊，想聽到對方在講什麼，但聽到的將只是汽車的尖叫。「起碼也該把速度減到最小！」他喊著。「什麼？」她也叫著。「減到五十五，最低速！」他大聲叫。「最什麼？」她又喊。「車速！」他喊著。可是她反而會將車速增至一百零五哩，使他目瞪口呆。

當他們步出車子時，她又會把喜洗耳塞入耳裏。兩人靜默不語，微風輕輕吹拂著。「米德莉。」他在床上翻身。他伸手將那音樂昆蟲拉出。「米德莉，米德莉？」

「嗯，」聲音很小。

他感覺自己像是嵌在牆縫裏的電子製品，說著話，但聲音被擋在透明的障礙後。像演啞劇一般，希望她能注意，玻璃卻將他們從中隔開，無法接觸。

「米德莉，你曉得我告訴過你的那女孩嗎？」

「那個女孩？」幾乎睡著。

「隔壁那位。」

「隔壁那位？」

「你知道，高中女生，叫克蕾絲的那位。」

「哦！對。」他太太說。

「我好幾天沒見到她了——有四天。妳見過沒？」

「沒。」

「眞奇怪。我想跟妳談談她。」

「哦！我知道你說的那位。」

「我知道妳會想起來。」

「她，」米德莉在黑暗中說。

「她怎麼啦？」蒙太問道。

「我必須告訴你，忘記她吧。」

「告訴我，什麼事？」

「我想她走了。」「走了？」

「全家都搬走了，但她是永遠地走了，她死了。」

「那不會是同一個女孩。」

「不，同一個。克蕾絲，克蕾絲。車子壓死了，四天前吧。我不太記得，但我想是死了。全家都搬走了，我想她死了。」

「妳不太記得！」

「不，記得很清楚。」

「那爲什麼不早講。」「忘了。」

「四天前了！」

「我根本忘了。」

「四天前。」他躺著靜靜地說。

他們躺在黑暗的房裏，沒有動彈。「晚安，」她說。

他聽到輕微的索索聲，她的手在動，電子耳機好像枕頭上祈禱的螳螂一般跟著她動，她一拿到手，馬上就塞到耳裏嗡嗡作響。他太太小聲哼著歌。

屋外似有一道陰影悄悄地移動，於一陣秋風後旋即止息。然而在寂靜中，他似乎聽到某種東西，像玻璃窗上的霧氣，也像發散綠色幽光的煙霧，隨著草坪上滾動的落葉，飄去無踪。

獵犬，他心想。牠在那裏。此刻就在窗外如果我打開窗戶……

但他並沒有打開窗戶。

第二天早上，他覺得渾身忽冷忽熱。

「你沒病吧？」米德莉說。他閉著眼，全身發熱。

「生病了。」「你昨晚還好好的。」

「並不好。」他聽見那些「親戚」在視聽室裏喧嘩。

他感覺米德莉好奇地站在床邊，不用睜眼就可看見，她那被化學藥物燒得像乾草堆的頭髮，

眼睛則蒙著一層白色障幕，但還能從瞳孔深處察看。火紅的嘴唇噘著，身體瘦得像節食的螳螂，皮膚則白得像醃肉。他所能想到就只有這些。

「拿阿司匹靈給我好嗎？」

「你該起床了，」她說：「都中午了，比平常多睡五個小時了。」

「請妳把電視牆關掉好嗎？」他哀求道。

「那是我的家人。」

「爲一位生病的人行行好吧？」

「我會的。」

她走出去，再走回來，什麼也沒做。「這樣可以了吧？」

「謝謝。」

「那是我喜歡的節目。」她說。

「阿司匹靈呢？」

「你以前從沒生過病。」她又走開。

「我現在病啦，今晚我不想去上班。替我打電話給培弟。」

「昨晚你好怪。」她走回來，神采奕奕。

「阿司匹靈呢？」他看著遞過來的杯子。

「哦。」她向浴室走去。「發生什麼事？」

「一場火，如此而已。」

「昨晚我很愉快。」在浴室說。

「爲什麼？」

「電視牆。」

「是什麼？」

「節目。」

「什麼節目？」

「一些最好看的。」

「有什麼？」

「哦，你知道，就是那些人。」

「可不是，那些人，那些人，那些人。」他揉著發痛的眼睛，煤油味使他想吐。

米德莉精神飽滿地走進來。很吃驚地說：「幹嘛這樣？」

他沮喪地望著地板。「我們燒了一個老婦人和她的書。」

「還好拖把能洗。」她拿著拖把弄著。

「昨晚我去海倫家。」

「自己的視聽室沒有節目嗎？」

「當然有，但別人家的也挺有意思。」

她走進視聽室，哼著歌。

「米德莉？」他叫著。

她哼著歌走回來，輕咬著手指。

「妳不想知道昨晚的事嗎？」他說。

「什麼事？」

「我們燒了一千本書，也燒了一個老婦人。」

「那又怎樣？」

音樂室爆出巨響。

「我們燒了但丁、綏福特（譯註：Swift Jonathan 英國的諷刺作家，「格列佛遊記」的作者）和馬加斯阿爾留斯（譯註：Marcus Aurelius ，羅馬皇帝亦是斯多噶派哲學家）的書。」

「他們是歐洲人嗎？」

「好像是。」

「他們是急進黨員嗎？」

「我從沒讀過他們的書。」

「他們是急進黨。」米德莉漫不經心地玩弄電話。「不用打電話給培弟隊長吧？」

「要打！」

「不要叫那麼大聲！」

「我沒有叫。」他陡地坐起，漲紅著臉，顫抖著。視聽室在熱氣中哄笑。「我不打，我不能告訴他我生病了。」

「為什麼？」

因為你害怕，他想。就像假裝生病的小孩，害怕打電話，因為他知道結局一定是這樣：「是的，隊長，我感覺好多了，晚上十點我會到的。」

「你沒有生病。」米德莉說。

蒙太重新躺下。手伸到枕頭下，摸到了藏書。

「米德莉，我休息一段時間怎麼樣？」

「你想放棄一切嗎？已經工作這麼多年了，只為了一個婦人和她的書就——」

「妳應該看看她的樣子，米德莉。」

「我才不管；她不應該偷藏書，這是責任，她應該知道才對。我恨她。她已經使你魂不守舍，再這樣下去我們就要失去一切，沒有房子，沒有工作，什麼也沒有。」

「妳不在場，不知道的，」他說：「書裏一定有我們想不到的東西，才會使一個人寧願待在燃燒的房子裏，一定有的，不然沒有人會這樣。」

「她自己傻瓜。」

「她跟我們一樣地理智，也許更理智，可是我們卻燒死她。」

「那好像橋下流的水，很自然的事。」

「不，不是水，是火。妳看過燒掉的房子沒有？好多天以後都還在冒煙。這場火我一輩子也忘不了。老天！一整晚我都不去想她，但老又想起，想得快瘋了。」

「要進消防隊以前早就該考慮到這一點了。」

「考慮！」他說：「我有選擇嗎？祖父爸爸都是消防隊員，我睡覺也忘不了。」

電視牆播放舞曲。

「你今天輪到早班，」米德莉說：「二小時前就該去了，我現在才注意到。」

「不只是死去的那個婦人，」蒙太說：「昨晚我回想使用十年的煤油和那些燒掉的書，才第一次想到，每本書的背後都隱藏著一個人，一個寫書的人，將思想用字寫出來要花很多時間，我從來也沒動過這個腦筋。」他下床。

別人也許用一輩子時間，將自己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寫出來。我卻只要兩分鐘，轟，就把它們統統解決了。

「不要煩我，」米德莉說：「我可沒做什麼。」

「不要煩妳！很好？但要怎樣才不會煩我自己？我們需要的並不是清閒無事，我們眞正需要的，是偶爾被人煩擾一下。妳上次眞正被人打擾是什麼時候？」

說完後，蒙太沈默不語，想起上星期那兩粒照著天花板的白色月光石，毒蛇的眼、香煙在嘴抖動，一臉阿諛的那兩個人。還有兩位米德莉，一位深藏在另一位的深處，正受著眞正不尋常的

煩擾。他轉過身。

米德莉說：「好了，看是誰來了。」

「管它的。」

「穿黑襯衫，袖上綉有火紅色蜥蜴的人，開著鳳凰車來了。」

「培第隊長嗎？」他說。

「是培弟隊長。」

蒙太面對著冰冷的白色牆壁，站著不動。

「讓他進來吧，跟他說我病了。」

「你自己跟他說！」她來回跑了幾步後停下來，睜著大眼。這時大門的對講機傳來輕柔的叫聲，蒙太太太，蒙太太太，有人來了，蒙太太太，然後逐漸變弱。

蒙太先確定書還好好地壓在枕下，然後緩緩地爬上床，理理被子，斜倚著床頭，過了一會兒，米德莉才走出臥房，培弟隊長兩手插在口袋裏，大步地踏進房門。

「關掉那些『親戚』吧。」培弟說。無視蒙太他們，任意地四處張望。

不要怠慢，米德莉跑開了，普樂室裏的喧嘩嘎然停止。

培弟隊長在最舒服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通紅的臉顯得很平靜。他慢條斯理地點起銅煙斗，噴出一口煙，準備著。「路過這裏，順便進來看看病人。」

「你怎麼猜到的？」

培弟笑笑，露出粉紅色牙齦和白牙。「我曉得，你想休息一個晚上。」

蒙太坐在床上。

「好，」培弟說：「休息一晚吧！」他看著萬年打火機，蓋上刻有：保用百萬次，然後漫不經心地切著這個化學火柴，吹熄，再切，吹熄，再切，閑聊幾句，再吹熄。他望著火焰，然後吹熄，一縷輕煙冉冉上升。「什麼時候會好？」

「明天，也許後天，下禮拜一。」

培弟噴口煙。「每一個消防隊員遲早會碰到這種事。其實只要了解，了解輪子怎麼轉，了解我們的職業歷史就可以了。可是現在他們訓練『菜鳥』的方式跟以前不同了，差勁。」噴口煙。「只有我隊長還記得。」又噴口煙。「我會叫你進入情況的。」

米德莉忐忑不安。

培弟好整以暇地整理思緒，想著要說的話。「你問這一行是怎樣開始的？什麼時候？什麼地

方？是這樣的，可以說是在『內戰』的時候開始的。但手册上說是更早的時候就有了，但這不重要。到了二十世紀初期，有人發明了電影、收音機、電視以後，出現了所謂的『大衆傳播』，事情才有了轉變。」

蒙太坐床上一動也不動。

「也因爲有了『大衆傳播』，事情變得比以前簡單。」培弟說著：「在以前，書能廣泛引起共鳴，書本到處充斥，各種各樣的書互不相同，但那時能容忍它們的不同。當時的世界很廣濶。」到了後來，由於人口急速增加，全世界到處是眼睛，手、嘴巴，二倍、三倍、四倍的人口。遂使唱片、收音機、雜誌、和書籍淪爲廉價的物品。你在聽嗎？」

「有呀。」

培弟瞇著眼，看著煙。「想想，十九世紀的時候，一切的人、馬、狗、和二輪馬車都是慢動作，而二十世紀，因爲攝影機的速度更快，書相對地變薄了，被濃縮了，一切只求簡單扼要，一切都求快。」

「一切都求快。」蒙太點點頭。

「古典小說删減成十五分鐘的收音機節目，再切成兩分鐘的專欄，再變成字典裏十或十二行

的摘要。當然我說得誇張了一些。很多人對『哈姆雷特』的認識（蒙太，你一定聽過這名字，而妳，蒙太太太，可能只是一個似乎聽過的名詞而已），只是書中的一段摘要而已：『你終於會唸所有古典作品了，跟上你的鄰居』知道吧，離開育嬰室進入大學，再從大學回到育嬰室，這就是過去五世紀以來的知識型態。」

米德莉站起來，走來走去，拿起東西又放下。培弟毫不理睬，繼續說：

「蒙太，影片加快了，咔嚓，電影、看、眼、現在、電影、這兒、那兒、瞬間、速度、上、下、入、出、爲何、如何、誰、什麼、何處、嗯？呀！碰！拍！哇！乓！乒！蓬！文摘中的文摘、文摘的文摘的文摘。政治？一個短評、二句話、一標題！然後全都消失在半空中。人的思想在出版商、剝削者、傳播界的手裏翻轉，從這離心機中甩落所有的沒用而浪費時間的思想！」

米德莉將床單拉平，再輕拍著枕頭，蒙太覺得心臟碰碰跳。她想進一步拉他的肩膀，要他移開一些以便將枕頭拿起整理。她可能會失聲驚叫，不知所措，也可能只是將手從枕頭下抽出，說：「這是什麼？」不加思索地把藏著的書拿出來。

「上學的時間縮短了，專業訓練也放鬆了，哲學、歷史、語言都省略了，英文和拼字逐漸不重視，生活裏的每一件事都求快，工作的時間算得清清楚楚，工作以後就是玩樂。還學那些按鈕

、開關、上螺絲的工作做什麼？」

「讓我整理枕頭。」米德莉說。

「不用！」蒙太輕輕地說，

「拉鍊取代鈕釦、早晨穿衣服的時候，誰還有時間思考，這一很富哲學的時刻，也就變得很憂鬱。」

米德莉說：「來。」

「走開！」蒙太說。

「生命像重摔在地一樣每下愈況，蒙太，每件事都碰、破、哇！」

「哇，」米德莉說，猛拉枕頭。

「老天，不要管我！」蒙太生氣地說。

培弟睜大眼。

米德莉的手在枕下僵住了，手指摸到書的邊緣，然後意會到那是一本書時，變得驚慌不知所措……

「劇院也挪空了，專供小丑表演，房裏也裝上玻璃牆、令人目眩的色彩在上面浮沈，像五彩

碎紙、血、或雪和酒。你喜歡棒球是吧，蒙太？」

「棒球，不錯。」

這時已幾乎見不到蒙太，只有聲音從煙霧後面傳來。

「這是什麼？」米德莉問道，聲音似乎很愉快。蒙太將她的手抬起。「什麼的什麼？」

「坐下！」蒙太叫道，她跳到一邊，手上空無一物。「我們在說話！」

培弟繼續說著，若無其事的樣子。「你也喜歡保齡球，不是嗎？蒙太。」「保齡球，是的。」

「高爾夫呢？」

「高爾夫也不錯。」

「籃球呢？」

「不錯。」

「游泳？足球？」

「不錯，都不錯。」

「運動的花樣越來越多了，團隊精神，趣味，不用費腦筋，嗯？編組、編組，再編個超組織

的超級運動。書裏的挿畫越來越多，還有相片。大腦吸收的東西越來越少，大家沒有耐性。公路上川流不息，每個人有地方去，但又不知去那兒，一羣汽油難民。城市變成汽車旅館，遊牧的人蜂湧而來，又蜂湧而去，月亮起落，大家睡在中午你睡過，昨晚我也睡過的房間。」

米德莉走出房間，將房門碰然關上。普樂室裏的「姑姑」又開始譏笑「叔叔」了。

「現在，我們談談文明中的少數人，好吧？人口越多，少數人也越多。不要踩愛狗的人，醫生、律師、商人、主管、摩門教徒、浸信教徒、一神論者、第二代中國人、瑞典人、義大利人、德國人、德州人、布魯克林區人、艾爾蘭人、奧勒岡和墨西哥人的腳趾。書裏、戲裏、電視連續劇中的人物並不就是眞實的畫家、繪圖師、和機械員。蒙太！市場越大，能討論的爭議越少。記住這一點。所有小團體的中心都保持得很乾淨。滿腦邪惡思想的作家封鎖你的打字機，他們就是這樣。雜誌成爲美妙的香草和樹薯粉的混合品。而書呢，像庸俗的評論說的，是洗盤子水。也說難怪書沒有人要了。可是很了解何謂需要的大衆還是將滑稽書，當然還有栩栩如生的性書留了下來。蒙太，這些就是你所擁有的，既沒政府的訓令，也不是格言或是什麼聲明，也沒新聞檢查，沒有！只有科技，大量剝削、和少數壓力團體在變戲法。謝謝上帝，也謝謝他們，你今天才能一直保持快樂，才有滑稽書可看，才可保存良好的舊信仰，和貿易雜誌。」

「不錯，可是消防隊員呢？」蒙太問。

「哈，」培弟在稀薄的煙霧裏傾身：「怎樣解釋才比較輕鬆自然？因爲學校培養了很多的賽跑者，跳高的，萬能工匠、掠奪者、勝利者、跳遠選手和游泳選手，而不是檢查官、批評家、明理的人、和創造幻想的人，所以，『學識』這個字變成罪有應得的不好字眼。人總是害怕不熟悉的事物。你一定還記得以前班上那個特別聰明的學生吧？別人都像笨牛一樣呆呆坐著，心裏忿忿不平的時候，他還在回答每個問題，背得頭頭是道。後來你不是很想找這個孩子算帳嗎？沒錯，我們都一樣。憲法上說，人非生而平等，是使之平等，每個人都成爲別人的影子，大家才會快樂。因爲沒有高山使他們覺得懦弱，來評斷他們。所以書本已經成爲隔壁上了子彈的槍，燒掉它、拿掉子彈。天曉得誰會是所謂飽學之士的瞄準目標？我？一分鐘也受不了。後來房屋都防火了（那晚你猜得沒錯），消防隊不再有地方救火了，自此換了一個工作，做人們心靈的守護神，成爲別人敬畏的焦點：檢查官、法官、兼執行者。這就是你跟我，蒙太。」

視聽室的門開了，米德莉站在門口往這邊看，先是培弟，再看蒙太。她身後的牆上，一朵朵綠色、黃色、和橘紅色煙火，在一片敲打聲中起落。她張著嘴，但吵雜的聲音掩沒她的話。

培弟將煙斗在粉紅色掌心上敲著，看著煙灰，好像在看接受診斷的東西，並思索它所代表的

意義。

「你一定要了解，我們的文明浩瀚無窮，所以不能叫少數人難過和激動，捫心自問，我們要國家給我們什麼？快樂，不是嗎？你不是常聽別人說嗎？大家都要快樂。那麼他們不快樂嗎？我們就是要賜予他們活力和快樂，這是我們存在的目的。爲了歡愉、爲了快樂。你必得同意我們的文明已充分提供這些了。」

「是的。」

「有色人種不喜歡『小黑炭』，燒掉它，白色人種不喜歡『湯姆叔叔的小屋』，也燒掉它。有人寫關於煙草和肺癌的書？使癮君子難過？那就燒掉它。蒙太，平靜祥和最重要，出外爭戰不如進燃燒爐。不愉快的葬禮和異教徒？一齊消滅。人死後五分鐘就已在前往『大煙洞』，這由直升機服務的全國性焚屍爐的途中了。十分鐘以後已經剩下一小撮骨灰。不必替死者做模稜兩可的詭辯，忘掉他們，燒毀一切，火是鮮明而乾淨的。」

米德莉背後的煙火已經消失，她也同時閉上嘴，奇蹟似的巧合。蒙太吸一口氣。

「隔壁有個女孩，」他慢慢說：「她走了，想是死了。我不記得她的樣子，可是她很特別，她怎麼——會變成那樣？」

培弟笑笑。「這種事遲早會發生，是克蕾絲、麥克勞倫嗎？我們有她全家的紀錄，也一直在注意她們。遺傳跟環境是兩件有趣的事，短短數年，你沒法完全擺脫他們。家庭環境摧毁了很多你曾經想做的事，這就是上幼稚園的年齡一再提早的原因，現在小孩還在搖籃裏我們就把他們送去幼稚園了。克蕾絲她們住在芝加哥的時候，我們曾經有過錯誤的警報，結果一本書也没找到。她叔叔的紀錄相當混淆，反正就是反社會。至於這女孩呢？則是一顆定時炸彈，從看過的學校記錄可以知道，她的家人一直在培養她的潛意識，因爲她不問『如何』而只問『爲什麼』，這很難對付。你什麼事都問爲什麼的話，日子就不快樂了，這可憐的孩子死了比活著快樂。」

「是的，死。」

「好在喜歡她的怪人不多，我們都知道早點把芽摘掉的道理，沒有釘子和木板無法蓋房子，所以你不想蓋房子的話，就先把釘子和木板藏起來。如果你希望別人愉快，那就不要很政治性地給他兩個答案，最好什麼答案都不給。讓他忘記世界上還有戰爭這回事。如果政府沒有效率，頭重腳輕，稅賦過多，也不要讓百姓煩惱，強調祥和，蒙太，只要叫百姓比賽誰記生字記得多，流行歌曲背得多，或是急智問答州政府的名字，或是看誰知道去年艾荷華州玉米的產量就好了，用各種『不可燃的資料』來塡鴨子，用各種所謂的『事實』來餵他們，雖然讓他們喘不過氣，但是

這樣能使他們覺得『了解』很多東西，很有才氣，很有思想，不必做什麼就有成就感就可以了，因爲這樣他們會很快樂，這項事實不會改變。千萬不要給他們騙人的東西，像哲學和社會學，以免杜絕快樂之源，招惹憂鬱。這年頭會裝電視牆的人，比那些會打算，想犯規，妄想和宇宙一樣偉大的人快樂。妄自尊大的人總不免對人殘忍更使人孤獨。這我曉得，因爲他媽的我試過。所以，不要放棄俱樂部和玩伴，特技表演和魔術，和那噴射汽車、摩托直升機，性、和海洛因，以及更多自動反射的東西，如果戲演得不好、電影沒有內容，我有所反應，但那只是輕微震顫的反應。但我並不介意，因爲我喜歡純粹的娛樂。」

培第站起來。「該走了，演說完畢了，希望我說得很淸楚。蒙太，重要的是我們乃『快樂兒童』，所謂的『廸克希二重唱』，記住這一點。我們要打擊的是帶有異端邪說和理論的人，因爲那少數人會使人不快樂。我們用手堅定地保護堤防，不叫憂鬱和悲哀的哲學淹沒世界，全靠你了，蒙太，不過，我想你還沒了解我們在這個快樂世界裏的重要性。」

培第搖着蒙太鬆弛無力的手，蒙太坐在床上，房屋塌了也沒力氣逃走的樣子。

「最後一件事，」培第說：「每個消防隊員在職業生涯中免不了會『癢』一次，想知道書裏有些什麼，相信我，蒙太，以前我也曾不得不看了一點，想知道自已是什麼，可是書裏什麼也没

說，連一件能叫我相信的事也沒有，如果是幻想書，裏面當然是一些虛構的人物，那些不是幻想書的更糟糕，裏面不是一位教授稱另一位教授爲白痴，就是一位哲學家指着另一位的喉嚨大笑，大家都任性地亂來，任意抹掉星星的光輝，撲滅太陽的火焰，使你無所適從。」

「那麼，如果有消防隊員意外地，不是故意地，帶書回家的話，會怎樣？」

蒙太痙攣著，敞開的門像深邃的眼凝視著他。

「自然的錯誤，完全是因好奇。」培第說：「所以我們不會反應過度，甚至狂怒。我們會讓消防隊員保留廿四小時，到時候不把書燒掉的話，很簡單，我們來替他燒。」

「當然，」蒙太嘴巴乾澀。

「好了，蒙太，你要不要上晚班？也許晚上能看到你？」

「我不知道。」蒙太答道。

「什麼？」培第稍感詫異。

蒙太閉起眼。「也許晚點會去。」

「如果不來，大夥兒一定會想你。」培第說著，將煙斗小心地放進口袋。

我才不去，蒙太暗地想著。

「快點好，不要再生病了。」培第說。

說完就轉身走出去。

蒙太從窗戶看出去，見到培第坐進火紅色光亮的小汽車，駛去。

過街一路看下去，每一家都沒有前院，克雷絲有天下午是怎麼說的？「……沒有前院，我叔叔說以前有，有時候大家在晚上坐在院裏，想說就說，不想說話的時候，就靜靜坐在搖椅上，有時候坐在院裏想事情，看書。我叔叔說建築師認爲前院不好看而廢除前院，但這沒什麼道理，眞正的原因是，他們不希望大家坐著聊天，沒事坐在搖椅上，他們認爲那是一種錯誤的社交生活，只是沒說出來罷了，他們怕大家說太多，有時間思考，所以才廢去前院和花園，從此不再有花園供人圍坐閒聊，搖椅也從此消失了。要讓百姓忙碌，叔叔說……而且……我叔叔……而且……叔叔……。」聲音逐漸消失。

蒙太轉過身，看到太太坐在視聽室中央，正在跟一位播音員談話。「蒙太太太，」他說著，這個、那個，還有其它一些事。「蒙太太太——」說不完的事。花一百元裝的頻道變換裝置，和

特殊的「位置波紋改頻器」能將電視上的影像美好地配合聲音，毫無疑問，他是一個朋友，好朋友。「蒙太太太，現在看這兒。」

她的頭轉過來，顯然沒在聽。

蒙太說：「這只是今天不工作，明天不上班，以後再也不去消防隊的第一步。」

「今天晚上要去吧?!」米德莉說。

「還沒決定，現在我難過死了，想摔東西，也想殺掉什麼。」

「去開車吧。」

「不要，謝謝。」

「鑰匙在桌上。我難過的時候都去開快車，開到差不多九十五哩就好多了。有時候我出去開一個晚上，回來後你也不知道。到鄉下開車很有意思，有時候你會撞到兎子或狗，去開車吧。」

「不，我不想這時候開。我要順從這古怪的感覺，老天，壓力眞大，不知是什麼，眞他媽的不愉快，都快瘋了。我覺得越來越重，裏面好像存有很多東西，只是不知是什麼。我可能會去讀書。」

「你會被抓去關的。」她看著蒙太，好像隔著一道玻璃牆。

他開始穿衣服，並且在房裏走來走去。「沒錯，好主意，趁還沒傷害別人之前。你聽到培第說的話嗎？他知道一切事情的答案，他沒有錯，快樂是重要的，歡樂就是一切。但我還坐在這裏，對自己說我不快樂，不快樂。」

「我很快樂。」米德莉露出微笑。「而且頗感光榮。」

「我要做一件，」蒙太說：「還不知道是什麼，但將是一件大事。」

「我聽膩了這種沒有意義的話，」米德莉說，再轉身面對播音員。

蒙太碰了一下電視牆的控制器，聲音倏然消失。

「小莉？」他停一下：「這是你家也是我家，我覺得告訴妳一件事才公平，以前就應該告訴妳，但連我自己也不承認這件事，過去一年來我一直偷藏一樣東西，不知爲什麼，只是我做了，没跟妳說。」

他拿了一張直背靠椅，慢慢地抬到大門旁邊，然後，像一尊塑像似的，站在椅上，米德莉在底下等待。

接着他伸出手，拿開空氣調節系統的通氣孔罩，繼續往裏探，挪開另一金屬片，把書拿出來。看也不看就將它丟到地板上，然後再伸進去，又拿出兩本書，也是一樣把書丟到地板。蒙太反

覆同一動作，只見一本本書，有大有小，有黃的，也有綠的紅的，紛紛落在地上。他往下看，他太太腳邊已經有廿本書。

「對不起，」他說：「我沒認眞想過，不過現在看來我們好像眞的結合在一起了。」

米德莉向後退，好像地板上突然跑來一羣老鼠。她呼吸急促，臉色變白，兩眼突出。她叫着蒙太的名字，一次，二次，三次。然後發出呻吟聲，跑向前抄了一本書，向厨房跑去。

他一把抓住她，大聲叫著，但她不斷掙扎，兩手亂抓。

「不，小莉，不！等等！不要這樣，好嗎？妳不知道……不要這樣！」他打了她一耳光，再抓住她，搖着。

她叫了一聲，開始哭泣。

「小莉，」他說，「聽我說，給我一秒鐘時間吧？我們什麼也不能做，這些書不能燒。我想讀這些書，至少一次。如果隊長說的沒錯，我們再來燒不遲，相信我，我們再一齊燒，妳一定要幫助我。」他低頭看她，捧着她的下巴，緊緊抱住她。「不管我們喜不喜歡，事實已經如此，這些年來我沒什麼要求，可是我現在要求妳，要求妳。我們只有從這裏去了解生活亂糟糟的原因。妳吃藥的那晚，車子，還有我的工作。小莉。我們現在正朝斷崖走去，老天，我不想摔下去，我

知道並不簡單，但想想，我們要互相幫助。現在我非常需要妳的，如果妳愛我就聽我話，廿四小時，四十八小時，只要這些時間，以後就沒事了，我答應妳，我發誓！」

她停止掙扎，他將她放開。她軟弱地走開，靠着牆頹然坐下，看著地上的書。當她發現腳碰到一本書的時候，連忙將腳縮回。

「那天晚上，那個女人，小莉，妳當時不在，沒看到她的表情。還有克雷絲，妳從沒跟她說過話，我跟她談過，我知道像我和培第這種人怕她。我不明白爲什麼會怕她這種人？昨晚我一直拿她跟隊裏的人比，突然體會到我一點也不喜歡他們，也不再喜歡我自己。我還想，消防隊員燒死自己最好。」

「蒙太！」

大門傳來輕柔的叫聲：

「蒙太太太，蒙太太太，有人來了，有人來了……。」

輕柔地。

他們同時轉身，望著大門，書仍散置在地板上。

「培第！」米德莉說。

「不可能。」

「他又回來了。」悄聲地說。

大門聲音又傳來輕柔的叫聲。「有人來了……」

「不要應門。」蒙太靠著牆，慢慢蹲了下來。然後不知所措地用姆指和食指推著書。他發抖著，只希望能將書重又放回通氣孔裏，他知道他無法再面對培第，後來他索性坐了下來。大門依舊傳來撳扣的聲音，蒙太拾起一本書。「從那開始？」他將書稍微翻開，看著。「從頭開始，我想。」

「他會進來的，」米德莉說：「燒我們和書。」

最後，大門的叫聲消失了，一切恢復平靜。蒙太感覺有人站在門外，等待，聆聽。然後聽到腳步聲下臺階，走過草坪離去。

「看看這是什麼。」蒙太說。

他的語氣有些憂慮，並帶有可怕的自我意識。他讀了十幾頁，最後唸道：

「根據計算，一萬人之中大多願意尋死，也不願自己的蛋從較尖的一端敲破。」

米德莉坐在廳的那邊。「什麼意思？簡直不知所云。隊長說得沒錯！」

「這兒！」蒙太說：「我們重新開始，從頭開始。」

第二篇 篩子和沙子

他們看一整個下午的書，冰冷的十一月秋雨洒落在平靜的屋頂上。他們坐在大廳，視聽室顯得很空曠，牆上不再見到橘紅或棕黃色的五彩碎紙或衝天火箭，也沒有穿金色洞洞裝的女人和黑色天鵝絨的男人，從銀色的帽裏拉出一百磅的兎子。視聽室死了。蒙太來回走著，又蹲下來，大聲唸著一頁書，唸了約十次，米德莉則帶著空洞的眼神看著普樂牆。

「我們無法明確地說出友誼形成的時間，就好像水一滴滴地滴到瓶裏一樣，到最後總有一滴水讓瓶子滿出來，同樣的，友情就像一點一滴的好意逐漸增加，最後總有一次讓心滿溢。」

蒙太坐著，靜聽雨聲。

「隔壁那位女孩是否就具有友情？我一直在想。」

「她已經死了，談活的人好吧，拜託。」

蒙太顫抖著，頭也不回地向厨房走去。他站在厨房望著雨打在窗戶上，讓自己平靜下來後才回到昏暗的大廳。

他翻開另一本書，

「『那喜歡的主體，自己』」

他斜視著牆。「『喜歡的主體，自己』。」

「我知道這本書。」米德莉說。

「但克雷絲喜歡的主體不是她自己，是每一個人，還有我，她是我多年來第一個眞正喜歡的人，也是記憶中第一個會直接看著我的人。」他舉起兩本書。「這兩人死很久了，但多多少少我知道裏面的一些要點，敬克雷絲。」

雨中。門外響起輕微的嘎嘎聲。

蒙太僵立著，米德莉則衝到牆角喘著氣。

「有人——在門口——大門怎麼沒叫？」

「我關掉電源了。」

門檻下傳出輕緩的鼻息聲，好像蒸汽的噓噓聲。

米德莉笑了起來。「不過是狗而已，眞是！要我轟牠走嗎？」

「不要動！」

一片沈寂。冷雨仍下著。緊鎖的大門下彷彿迷漫著憂鬱的氣息。

「我們繼續吧。」蒙太安靜地說。

米德莉踢到一本書。「書不是人，你讀，我到處看，沒半點人影。」

他望著死灰色的視聽室，心想，如果將電力太陽開啓的話，仍很像充滿活力的海洋。

「現在，」米德莉說：「我的『家』就是人，他們告訴我一些事；我笑，他們也笑！還有那些色彩。」

「是的，我知道。」

「還有，如果隊長知道這些書——」她想著，表情由驚愕變成恐懼，「他會來燒房子和我的『家庭』，眞可怕，想想我們已經投入的一切。爲什麼還要讀這些書？爲什麼？」

「爲什麼！爲什麼！」蒙太說：「前天晚上，我看到世界上最令人憎恨的蛇，牠是死的但又

有生命，能看但不會了解，妳想看那條蛇嗎？牠在急診醫院，那蛇會從妳身上取出所有沒有用處的東西，紀錄都存在那裏！妳想查檔案嗎？也許妳會注意到蒙太或恐懼或戰爭的檔案。妳想去昨晚燒毀的房子那裏嗎？並且收集放火燒死自已和房子的那個女人的骨灰！克雷絲呢，我們到那兒找她？資料室！聽！」

轟炸機劃過天空，從屋上飛過去，喘著氣，並發出喃喃聲，像無形的巨大風扇，在虛無裏旋轉。

「耶穌上帝，」蒙太說：「天上不時有這麼多混帳東西！眞他媽的爲什麼這些轟炸機老是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爲什麼沒有人提出這一點！一九九〇年以來，我們已經發動而且贏了兩次原子戰爭！是不是我們家裏有太多快樂，而忘了世界上別的地方？是不是因爲我們太富足了，就不必管其它貧窮的國家？我會聽到傳言，說世界正處在饑餓狀態中，但我們不是還吃得飽飽的？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都在辛苦工作，但我們卻在玩樂，這是不是眞的？是否因爲這樣我們才充滿憎恨？妳知道這一切是爲什麼嗎？我眞的不知道！也許書能引導我們走出洞穴，才不會再犯同樣他媽的瘋狂的錯誤！我從沒聽電視牆上那些白痴雜種說過這些。上帝，米德莉，妳難道不明白嗎？一天一小時或兩小時，這些書，也許……」

電話鈴響，米德莉抓起電話。

「安！」她笑著：「是，今晚有『白色小丑』！」

蒙太走進廚房，丟下書。「蒙太，」他說：「你眞傻，你到底要做什麼？我們應該把書丟開，忘掉它們？」

米德莉的笑聲傳過來，他翻開書。

可憐的小莉，他想，可憐的蒙太，書對你來說沒什麼價值。但從書那兒可以獲得協助，這麼晚了你能去那裏找老師？

繼續做下去，他閉起眼。是的，當然要這樣。他又想起一年前發生在綠色公園裏的事。最近他常想起這件事，但現在才想起那個穿黑色衣服的老人，迅速將某種東西藏進衣裏的情形。

……老人抬起腳似想逃跑，但蒙太說：「且慢！」

「我沒做什麼！」老人叫道，顫抖著。

「沒人說你做什麼！」

他們最初保持緘默地坐在綠意之中，後來蒙太先提到天氣，老人也才用微小的聲音回答他。那是一次奇怪的安靜聚會。老人說他是一位退休的英國教授，四十年前，在最後一所自由藝術學

院因缺學生和贊助而關閉時，被這個世界遺棄。他叫法博。後來，在他對蒙太不再有戒心後，更以富節奏感的聲音談著，眼望著天空、樹木、和綠草如茵的公園，與蒙太談了一個小時，在蒙太聽來，好像一篇沒有韻律的詩章。後來老人顯得較有勇氣，而說了一些詩，法博將手放在上衣左口袋上，緩緩地唸著詩句，蒙太知道如果他將手伸過去，定能拿出一本詩集。但他仍舊將手擱在膝蓋上，痲痺無用。「我不談事情，先生，」法博說：「我談的是事情的意義。我坐在這兒而且知道自己還活著。」

事實上，那天所說的也不過這些。一小時的獨白，一首詩，一次談論，然後，老人仍不知道蒙太是消防隊員的身分，顫抖地在一小張紙上寫下地址。「你保存，」他說：「決定對我生氣的時候用得到。」

「我沒生氣。」蒙太說，覺得有點奇怪。

米德莉在廳裏大笑，身體聳動。

蒙太走進臥室裏的私室，輕輕翻開檔案夾，找到寫有『進一步研究（?）』的檔案，裏面有法博的名字，沒有放回去也沒有擦掉。

他從分機撥了一個電話，線的那端傳來呼叫法博的聲音，十幾聲以後，教授才以微弱的聲音接聽電話。蒙太先表明自己，雙方隨即沈默了下來。「什麼事?蒙太先生?」

「法博教授，我想問一個怪問題。國內還有多少本聖經?」

「你說什麼我不懂?」

「我想知道，國內是否還有聖經?」

「這是陷阱!我不在電話裏跟人談這些!」

「有多少莎士比亞和伯拉圖?」

「一本也沒有，你也知道，一本也沒有!」

法博掛斷電話。

蒙太也放下電話。一本也沒有，是否如此他當然可以從消防隊的書單上知道，但他想親自聽法博說。

在大廳中的米德莉充滿興奮的表情。「好!女士們都過來!」

蒙太拿了一本書給她。「這是新舊約全書和……」

「不要再來這一套了!」

「這可能是最後的一本。」

「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拿回去，知道嗎？培第隊長知道你拿書的事，不是嗎？」

「我想他並不知道我偷了那本書，所以我該拿那一本書去還？我該拿傑佛遜先生？還是梭羅先生？那一個較沒價值？如果我拿一本較沒價值的去還，而培第知道我偷的是另外一本，那他一定會想我們這兒有座圖書館！」

米德莉的嘴扭曲著。「你做的好事，你會毀了我們，誰比較重要，我還是聖經？」然後開始失聲驚叫，像自行溶化的臘像一般。

他似乎聽到培第的聲音。「坐下來，蒙太。注意看。像花瓣一樣精緻美麗。燃燒第一頁，再燒第二頁，這樣每一頁都變成黑蝴蝶，美麗吧！嗯？從第二頁燒到第三頁，再一直這樣燒下去，一章接著一章，所有句子的愚蠢意義，所有錯誤的允許，所有二手貨的觀念和隨時間漸逝的哲學都將變成一縷輕煙。」培第坐著，汗水慢慢流出，一羣在暴風雨中死亡的黑色飛蛾，散落一地。

突然地，米德莉停止尖叫，就像開始尖叫時一般的突然。蒙太不加理睬。「只有這樣，」他說：「拿書給培第以前，我必須把它拷貝下來。」

「今晚你留下來看『白色小丑』，女士們過來嗎？」米德莉叫著。

蒙太停在門口，慢慢轉身。「小莉？」

沈默。「什麼？」

「小莉，白色小丑愛妳嗎？」

沒回答。

「小莉，」他舐舐嘴。「妳那個『家』愛妳，非常愛妳，全心全意地愛妳嗎？小莉。」

他感覺她在他頸後眨眼。「爲什麼問這種傻問題？」

他想笑。但眼睛和嘴巴一點反應也沒有。

「如果看到門外那條狗，」米德莉說：「替我踢牠一腳。」

他躊躇著，在門旁聽著，然後打開門走出門外。

雨過天晴，太陽逐漸向西滑落。街道，草坪，和前院全都空蕩蕩的。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氣。

將門碰然關上。

在地下車裏。

我痲痺了，他想著，痲痺什麼時候開始侵犯臉孔和身體？在黑暗裏踢到藥瓶的那個晚上，就

像踢到深埋的礦藏。

會消失的，他想，只是需要時間，我會辦到的，或者法博會幫我辦到。是否有人會在什麼地方還我本來面目。還有那微笑，那燃燒成的微笑，也消失了，沒有它我也迷失了。

地下鐵道在眼前向後急退，白色磁磚，蒸氣煙霧、白色磁磚、蒸氣煙霧、數字、黑暗、數字黑暗、更多的黑暗。

蔚藍而炎熱的仲夏時節。當他還是小孩的時候，有一次他坐在海邊的黃色沙丘上，用篩子盛沙，可惡的表兄對他說：「能夠把篩裝滿的話，給你一毛銀幣！」因此他將沙倒得很快，但從篩網中漏出的沙也更多，一直到手也累了，沙也煩了，篩子仍是空的。他坐在七月中旬的大太陽下，一語不發，感覺眼淚順著臉頰滴下。

而現在，眞空的地下鐵快速地通過城市的死亡地洞，使他想起可怕的篩子邏輯。他低頭，看到自己帶著的聖經。火車上有其他乘客，但他手中仍拿著書，想著一個傻主意，他想，如果快點讀的話，也許能將沙留一點在篩中。他一行一行的唸，然後又想，在這幾小時中，培第在別處，而我在這兒做這件事，沒有一行字句能逃過我的眼睛，每一行都必須記住，這是我自己要做的。

他緊握著書。

擴音器響起。

「丹漢牌牙膏」

他們並不辛苦——

「丹漢牌——」

想一想原野裏的百合，閉嘴、閉嘴、閉嘴。

「牙膏！」

他翻開書，輕拍著書頁，撫摸著，好像一位盲人。他很細心地找每一字母形狀的毛病！眼眨都沒眨。

「丹漢。丹——」

他們不辛苦，既不……

一陣滾燙的沙流過篩網，發出爆烈的沙沙聲。

「丹漢做了！」

想一想百合，百合，百合。……

「丹漢牙齒清潔劑。」

「閉嘴！閉嘴！閉嘴！」求求你，在一陣可怕的尖叫聲中，蒙太發現自己跪在地上。受驚的乘客睜大眼，紛紛避開這位發了狂，表情充滿憤懣、嘴巴乾澀、喃喃自語，手中握著書的男人。一分鐘以前，車上的旅客還坐著，跟著丹漢牙膏的調子用腳輕敲地面，一流的丹漢牙齒清潔劑，丹漢牙膏牙膏牙膏，一二，一二三，一二，一二三。這些人也小聲跟著發出牙膏牙膏牙膏的聲音。火車上的廣播聲不斷向蒙太衝來，像是在報復似的。人們温馴地承受衝擊，沒有逃跑，也沒地方逃跑。

「田野的百合。」

「丹漢的。」

「我說是百合。」

「叫警察來。」

「這個人——」

「不祥之兆！」

火車在嘶嘶中停下來。

「不祥之兆！」有人尖叫

「丹漢的。」耳語。

蒙太的嘴勉強張動：「百合……」

車門在嘶聲中啓開，蒙太站著沒動，在喘息聲中就要關上時，蒙太才連跑帶跳地衝出乘客，帶著滿腦子驚叫聲，卽時穿過正在滑動的車門，因爲他想感覺腳的動作和手臂的擺動，一緊一鬆地肺部和被吹痛的喉嚨。後面跟著一個聲音，「丹漢丹漢丹漢」火車像蛇一般地發出嘶嘶聲，消失在洞裏。

「誰？」

「蒙太。」

「幹什麼？」

「讓我進去。」

「我又沒做什麼！」

「我自己一個人來，他媽的。」

「你發誓？」

「我發誓。」

前門緩緩打開，在微光中的法博顯得非常蒼白，脆弱和畏懼。很像屋裏的膠泥牆，很久不會外出似的。他一頭白髮，臉頰和嘴唇也是蒼白，眼睛黯然無光，一付茫然的樣子。但當他看見蒙太腋下的書時，老態消失了，也不再顯得那麼脆弱。他的戒心逐漸消失。

「對不起，不得不小心。」

他望著蒙太腋下的書，動也不動。「這可是眞的。」

蒙太跨進房門，關上門。

「坐下。」法博向後退，好像惟恐眼睛離開書本一下，就會消失似的。在他後面，臥房的門敞開著，房中的桌上堆積著雜亂的機器和工具。

蒙太迅速地看了一眼，法博在蒙太的注意力移開時，迅速地轉身，關上房門，顫抖的手握著門栓，閃爍的眼神盯住蒙太，此時蒙太已經坐下，將書放在膝上。「這是你從那——？」

「我偷來的。」

法博將眼抬起，首次直視蒙太的臉。「你眞勇敢。」

「不，」蒙太說：「我太太正朝向死亡的路上，我一位朋友已經死了。還不到廿四小時以前

，有一個可能變成朋友的人被燒死了。你是我知道唯一能幫助我的人。看看，看看，看看……」

法博抓著膝頭。「可以嗎？」

「對不起。」蒙太將書遞給他。

「太久了，我不是信教的，的確是太久了。」法博翻著書，偶爾停下來唸著。「跟我所記得的一樣好。主啊，這年頭，『視聽室』把宗教改變得眞大，使基督完全變成『家庭』的一份子了。我常想，上帝是否還認得被我們裝扮得面目全非的獨子？現在他已是普通的薄荷棒了，完全是糖晶做成的。」法博嗅嗅書。「你知道書聞起來像異國肉荳蔻或其它香料的味道嗎？小時候我很喜歡嗅書，天啊！以前有太多可愛的書籍了。」法博翻著書。「蒙太先生，你面對的是個懦夫。我見過很久以前事物活動的方式。我什麼也沒說。我是一個在沒有人願意聽『罪惡』的時候敢於說出實情的無辜者，但我沒開口，所以我也有罪。後來他們終於成立一個機構，用消防隊員燒書，我會數度抱怨，後來也沈默下來，因爲那時沒有人一齊抱怨或喊叫。現在已經太遲了。」法博合起聖經。「好吧——告訴我，你爲什麼來這裏？」

「沒有人願意聽別人說話了。我不能對牆講，因爲它們對我喊叫。我也不能對我太太講，因爲她只聽牆。我只希望有人能聽我說。而且，也許我講很多，可能有些是有意義的。我希望你能

幫我了解所讀的東西。」

法博看著蒙太青灰色的削瘦下顎，稍事斟酌。「你是怎麼覺醒的？是什麼敲落你手中的火炬？」

「我不知道。我們已經有了一切快樂。但是並不快樂，一定是少了什麼。我到處找，得知失去的東西是我過去十一、二年來所焚燒的書。所以我想書能有幫助。」

「你是一個絕望的浪漫主義者，」法博說：「不是極爲嚴肅就是可笑。你所要的不是書，而是書裏的東西。現今『視聽家庭』裏也可以有同樣的東西，無線電和電視機也能播放同樣的意識和細節，但是並沒有。不！不！你找的根本不是書！你能從舊相片紀錄中，舊電影中，和在老朋友家中，或在大自然和你自己裏找到它，而書本只是一種貯存室，貯存著很多擔心會忘記的東西，奧妙的地方是書能說明它們如何將宇宙的斷簡殘篇縫綴成一件完整的衣裳。當然，你不會了解這些，你的直覺沒錯，有三樣東西不見了。」

「第一：你知道爲什麼書這麼重要嗎？因爲它們具有特質。而特質又是什麼？我認爲，它就是一種精神上的感觸。書具有毛細孔，具有特徵，可以放置在顯微鏡下觀察。你從玻璃片下發現無法估計的生命像潮水般流動。毛細孔愈多，一張紙上每一平方英吋所顯示的生命細節就愈眞實

，你也就更『有學問』。反正這是我的定義。闡明細節，新的細節。一個好作者應常觸及人生，平凡的人只是匆匆觸碰一下，而差勁的呢，只會強暴它，棄之於地，任其腐爛生蛆。

「現在你明白爲什麼書受到憎惡和害怕了吧？因爲它們把毛細孔放在生命的表面，好逸惡勞人只要塗臘的月亮，只要表面沒有細孔，沒有毛髮，不帶任何表情就好。我們生活的時代是一個花朵長在花朵上面的時代，而花不再倚靠雨水和肥沃的土壤生長。甚至是煙火，它所有的美麗也都來自土地的化學性質，而人們多多少少認爲我們能以花和煙火爲生！而不必完成循環，返璞歸眞。你知道赫邱里斯和安塔斯，這位摔角巨人的神話故事嗎？安塔斯的力量巨大無比而能穩定地站在地上，但當他被赫邱里斯抓起在半空中時，很快就死亡。如果今天這個神話還沒有留下什麼給我們的話，那麼在這種城市這種時代中，我將完全發狂了。我們已經明白需要的第一件事，就是特質，精神的感觸。」

「第二呢？」

「休閒。」

「哦，但我們已有很多空閒時間了。」

「空閒時間，沒錯，但思考的時間呢？現在大家每小時開一百哩，除了危險之外，你什麼都

不能想，就是玩遊戲，或坐在房間內也不能和牆壁電視辯論。爲什麼？因爲電視是『眞實的』，立卽的，立體的。它告訴你應該想什麼，該做什麼。它『一定』是對的。『似乎』是這麼正確，它使你容易接受它的結論，使你的大腦沒時間傳遞信號：『胡說八道』。」

「只有『家庭』才是眞實的『人』。」

「對不起，你說什麼？」

「我太太說書本並不『實際』。」

「感謝上帝。沒有錯！但你可以隨時合起書說『等一等』，你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但是『電視牆』呢？電視牆只會要你依照它所希望的形狀成長！它是一種和眞實世界一樣的環境。它『成爲』而且『是』眞實的。有理由將書本打倒。但是以我所有的知識和懷疑論的觀點，我無法和電視牆的交響樂團，五顏六色、三度空間辯論，也無法成爲那難以置信的電視牆的一部分。如你所知，我的視聽室除了四面泥牆之外別無他物。還有，」他拿出二個小橡皮塞：「在我坐地下噴氣車時，用來塞耳朵的。」

「丹漢清潔劑；他們既不辛苦也不匆匆奔跑，」蒙太閉著眼說道：「我們那兒可去？書本有幫助嗎？」

「只有得到第三件必要的東西才行。第一件是，如我所說的精神感觸的特質。第二是休閒以便來消化它，第三則是：以前兩者特質所學的爲基礎，付諸行動的權利。可是我幾乎不相信一個已經變質的老人和一個消防隊員在這個時候了還能做什麼……」

「我能拿到書。」

「你在冒險。」

「那是死亡的一個好方法；在你沒什麼可失去時，就沒什麼顧慮了。」

「哦！你倒說了一件有趣的事，」法博笑道：「而不會讀書呢！」

「書中所說的都像這樣嗎？它是自動出現在我腦中的。」

「書中所說的更好。」

蒙太往前傾，「今天下午我會想，如果那些書不壞的話，我們可以拷貝幾本下來……」

「我們？」

「你跟我。」

「哦！不行！」法博站起來。

「告訴你我的計劃——」

「如果你一定要這樣的話，我就請你離開。」

「難道你沒興趣嗎？」

「如果你要說的是會使我惹火燒身的麻煩的話，我沒興趣，如果是會使消防隊被燒掉的話，我才聽。現在如你建議我們印一些書，並安排把它藏在各地消防隊裏，讓懷疑的種子在這些縱火犯之間散布，我就能說：眞偉大！」

「你的意思是，把書悄悄地藏於消防隊，使消防隊因而燒毀？」

法博揚起眉毛望著蒙太，好像看著一位新來的人。「我在說笑。」

「如果你認爲這計劃值得一試，我也相信是有幫助的。」

「你不能保證這種事，縱使我們有了所有需要的書，仍要堅持尋找最高的峭壁跳下。不過我們的確需要休息，需要知識。也許在一千年裏，我們可選個較小的峭壁跳下。書本是用來提醒我們自己的評價和愚蠢。它們是凱撒的禁衛軍，遊行隊伍通過大道時悄悄地說：『記住，凱撒，汝乃不朽。』我們多數人無法到處看，跟每個人說話，了解世上每個都市，因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金錢和朋友。你所要尋找的東西，蒙太，是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但是一般人要見到它的唯一辦法，百分之九十九還是靠書本。不用尋求保證，也不要向任何的一個東西、一個人、一部機器或

一間圖書館尋求。要自己來做收存工作，就像如果淹死了，至少知道自己正向著岸邊游。」

法博站起來開始在室內走動。

「怎麼樣？」蒙太問。

「你是當眞的？」

「絕對不開玩笑。」

「這是一個不容許疏忽的計劃，我必須這麼說。」法博緊張地盯著臥房的門。「將消防隊統統燒光，像摧毀叛逆的溫床，噴火龍吞噬自己的尾巴！呵！上帝！」

「我有各地區消防隊員的住址。暗地裏——」

「不能相信別人，這是見不得人的事。除了你我外還有誰去放火？」

「不是還有跟你一樣的教授嗎？作家、歷史學家、語言學者？」

「老的老，死的死了。」

「越老越好；才不會引人注意。你認識很多，承認吧！」

「哦！有些演員已經很久沒有演派南得絡（Piandello）或蕭伯納和莎士比亞的戲劇了。因爲他們太了解世界了。我們可以利用他們的怨氣，我們也可以利用四十年來一行字也沒寫的歷史學

家，他們的憤怒衆人皆知。没錯，我們可能形成有思想和閱讀的階級。」

「是的！」

「但那只不過沾到一點邊而已，整個文化早被腐蝕了，需要重新溶化並塑造新的骨架。這不像撿起半世紀以前丢棄的書那麼簡單。記住，消防隊員其實並没什麼必要，是大衆自已一致停止讀書。你們消防隊員放火燒房子提供馬戲，大衆則聚集看美麗的火焰，這實在只是餘興而已，並不是事情眞相。很少人會反抗，而那些少數人很多像我一樣容易害怕。你能跳得比白色小丑快，叫得比『吉米克先生』和『視聽家庭』大聲嗎？如果可以，算你贏，蒙太，再怎麼說，你還是傻瓜。大家都已得到『歡樂』了。」

「自殺！謀殺！」

他們談話的時候，轟炸機朝東方飛去，此時他們停下來聽，感覺噴射的巨響使自己震顫不已。

「忍耐點，蒙太，讓戰爭來推翻『家庭』。我們的文明正朝分崩離析之途前進，離那離心機遠一點。」

「在它炸毁時，總得有人先做好準備。」

「什麼？引用彌爾頓的話？說，我記得梭羅可斯（古希臘悲劇詩人）？提醒倖存的人說人類也有好的一面？他們只會找石頭互相投擲。蒙太，回家去吧！回到床上去吧！爲什麼浪費最後一點時間在籠裏空轉圈子，還不承認自已是一隻松鼠？」

「那麼你没有興趣？」

「興趣大得病了。」

「你不幫忙了？」

「晚安，晚安。」

蒙太拿起聖經，對自已的行動感到吃驚。

「你想要這本書嗎？」

法博說，「我應該伸出手。」

蒙太站著，他的手像一起工作的兩個人，開始一頁頁地撕著，從封面開始，然後第一頁，第二頁……。

「白痴，你幹嘛！」法博跳了起來，像挨揍一般地撲向蒙太，蒙太將他擋開，繼續撕，又有六頁掉落在地板上，他在法博的注視下將紙撿起，放在手中揉擦。

「不，哦，不！」老人說。

「誰能阻止我？我是消防隊員，我能燒你。」

老人站著不動。「你不會。」

「我能。」

「那書，不要再撕了。」法博頹坐椅上，臉色灰白，嘴唇也在顫抖。「饒了我吧！你想怎麼樣？」

「我要你教我。」

「好吧！好吧！」

蒙太放下書，在老人疲憊的眼神下，將皺成一團的紙攤平。

法博搖著頭，像大夢初醒。

「蒙太，你有錢嗎？」

「有一些，四、五百塊。做什麼？」

「帶著，我認識一個人，半世紀以前他印我們大學的文件。那年開學我去學校，發現只有一個學生選修依斯基拉斯（古希臘悲劇詩人）和歐尼爾的戲劇文學。你看，多像一座美麗的冰山在

太陽下溶化。我還記得報紙也像巨蛾一樣地死亡。不再有人討回它們，也沒有人想看。後來政府發現人們只看什麼多情的唇和胃中的手之類的東西，認爲情勢大好，遂利用你們的噴火器來控制這種情勢。因此，蒙太，現在正有一位沒事做的印刷者。我們也許可以先印幾本，等戰爭把現狀破壞後，更能有所進展。只消來幾顆炸彈，所有的牆上『家庭』都將像啞劇中的小丑一樣，說不出來！在靜默中，上演我們的戲。」

他們站著看桌上的書。

「我一直在回想，」蒙太說：「但，去他媽的，老是想不出來。老天！我多麼想跟隊長說一些事，他讀得很多，所以有很多答案，至少看來如此。他的聲音像奶油，我擔心和他談論以後又回到老樣子。一個星期以前，在打煤油管的時候，我還想：老天！多麼有意思！」

老人點點頭。「沒有建設的人必須焚燒。它跟歷史和不良少年一樣古老。」

「我就是那樣。」

「我們每個人多少都有一點。」

蒙太向前門走去。「今晚你能幫我應付消防隊長嗎？我需要一把雨傘擋雨。我眞他媽的擔心會淹死，如果他再找上我的話。」

老人一句話不吭，緊張地一再向臥房望去。「如何？」

老人吸了一口氣，呼出，再吸口氣，眼睛閉著，嘴緊緊地抿著，最後再吐出。「蒙太……」

老人轉過身，說：「來吧，我眞應該叫你出去的，但我是一個懦弱的蠢老頭。」

法博打開臥房的門，讓蒙太走進小房間。裏面擺了一張桌子；桌上零亂地放置著很小的線絲，線圈、線軸和一些金屬工具。

「這是什麼？」蒙太問。

「是我極爲懦弱的一個明證。多少年來我獨自生活，面對著牆幻想，沒事就忙於電子和無線電發報，這是我的消遣。我的怯懦是一種存在於陰影中的改革精神，不得不設計這些。」

他撿起一個綠色的小東西，比零點二二口徑的子彈小。

「用什麼負擔這一切？當然，玩股票。這是世上唯一提供失業而又危險的知識份子避難的處所。我玩股票來做這些東西，然後等待。等待、發抖，花半輩子時間等待有人來跟我說話。自從那天我們一起坐在公園以後，我就知道說不定那天你會來找我，但是帶著火還是友誼來很難說。這個小東西已經準備好幾個月了，然而我卻幾乎讓你走掉，我居然這麼怕！」

「看來像喜洗耳收音機。」

「更好！它能聽。如果戴在你耳中，蒙太，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家裏，溫暖我受驚的老骨頭，而能收聽並分析消防人員的一切，並找出它的弱點，而沒有危險。我就像蜂王一樣安全地躺在巢中，而你，就像雄蜂，一個活動的耳朵。最後，我還可能將耳朵散播在城裏的每一角落，在不同的人身上，收聽並分析。如果雄蜂死了，我仍安全地在家裏，我的驚嚇也成爲最大的舒適和最小的危險了。知道玩這個有多安全，而我又是多麼卑鄙了吧？」

「蒙太！」

聲音從蒙太耳裏傳出。

「聽到了。」

老人笑了起來。「你的聲音也很淸楚！」法博輕聲地說話，但傳到蒙太耳裏卻非常淸楚。「時間到了就去消防隊，我會跟著你。我們一塊兒來聽這位培第隊長怎麼說，也許他會加入我們，天知道。我會告訴你說什麼話，給他一場好戲看。你憎恨我這個電子懦夫嗎？來，我送你出去，我會留在這裏，用我的耳朵替你聽，叫你的頭給砍下來。」

「我們見機行事，」蒙太說，將聖經放在老人手中。「看看明天有沒有拷貝——」

「我會去找那位沒事做的印刷者，沒錯，這是我能做的。」

「再見，教授。」

「不用再見，整晚我都會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我時，不悅的小蚊會使你耳朵酥癢。不過還是再見，祝你好運。」

門開了又關。蒙太回到黑暗的街道，看著世界。

那晚你能感到天上迷漫著戰爭的氣氛。看著雲吹向一方然後飄回，數以萬計的星星在雲裏游蕩，好像敵人的盾牌。還有那感覺：天空可能塌落下來，城市淪爲炭屑，月亮從紅色火焰中躍升。那就是整晚的感覺。

蒙太從地下道走出來，錢裝在袋裏，(他已去過銀行，銀行整晚營業，有機械人在櫃臺服務)，他一面走著一面聽著耳中的喜洗耳收音機……「我們已動員百萬人了，如果戰爭爆發，勝利馬上就屬於我們的……」音樂迅即掩沒聲音，而後消失。

「動員了一千萬人，」法博的聲音從另一方傳來。「但是說只有動員一百萬，這樣快樂些。」

「法博？」

「什麼？」

「我沒想什麼。我只做我說的那件事，像以前一樣。你說帶著錢我就帶了。我自己實在沒多想。什麼時候我可以做自己要做的事？」

「已經是這樣了。你必須信任我。」

「我對別的東西有信心！」

「沒錯！注意我們的方向。你只有先盲目進行一段時間，我來引導你。」

「我不想換過來，只聽令行事。沒有改變的理由。」

「你終於搞通了！」

蒙太覺得雙腳在人行道上朝家裏走去。「繼續談吧。」

「你喜歡我唸點什麼嗎？這樣你才會記得。我一晚只睡五小時，什麼事也沒做。所以你要的話，每晚我都能唸到你睡著。有人說，如果在你耳中輕聲說話，就是在睡覺你也會記得那些話。」

「是的。」

「來。」在黑夜裏，遠從城市的另一方傳來微弱的翻書聲。「約伯記」。

月亮高掛天空，蒙太走著，嘴唇輕輕囁動。

晚上九點，他正在吃簡單的晚餐時，大門發出聲響，米德莉從視聽室中跑出來，像逃避維蘇埃火山爆發一般。菲爾普太太和包威爾太太鑽進大門，消失在火山口，手裏還拿著馬丁尼。蒙太放下餐具。她們好像奇怪的水晶樹裝飾燈架，發出單調的鏗鏘聲，他看過她們在牆上燃燒的嘻皮笑臉，此刻正嘰嘰喳喳地說個不停。

蒙太發現自己站在視聽室門口，口裏含著東西。

「各位氣色都很好！」

「好呀！」

「妳氣色也不錯，小莉！」

「不錯！」

「每個人都好。」

「好！」

蒙太站著看她們。

「忍耐。」法博小聲地說。

「我不應該在這裏。」蒙太輕輕地說，幾乎是說給自己聽。「我應該帶著錢到你那裏去。」

「明天的時間就夠了。小心點！」

「這場表演眞好看，不是嗎？」米德莉叫著。

「好看！」

牆上有一位女人在微笑，同時在喝橘子汁。怎麼可能同時做這兩件事？蒙太想著。另一面牆上則是由X光將那個女人體內鮮果汁流入胃中的影像顯示出來！剎那間，房間隨著火箭衝到雲裏——再衝落有藍色的魚吃紅色和棕色的魚的檸檬綠的海洋。一分鐘後，三個白色小丑在爆出的一陣笑浪中將對方的四肢砍下。過二分鐘，房間掃過全城，噴射汽車瘋狂地繞著舞臺，撞擊，後退，再撞擊，後退，蒙太看到人體逆射到空中。

「小莉，妳看到沒！」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蒙太衝向音樂牆，拉掉主開關。影像漸漸消失，像水從巨大的歐斯底里的水晶魚缸中流走。

三位女人慢慢轉身，眼中射出惱怒的光芒，再轉而成爲嫌惡。

「妳們說戰爭什麼時候爆發？」他說：「我發現各位的先生今晚都不在？」

「哦，他們回來又走，來了又走，」菲爾蒲太太說：「來來去去的，部隊把培特召去了，說

下個禮拜才回來。他們說戰爭很快就過去了，只要四十八小時，每個人就都可以回家了。陸軍這麼說的，速戰速決。培特昨天被召去了，他們說下禮拜就會回來，速戰……」

三位女人坐立不安地看著空空的灰色牆壁。

「我不擔心！」菲爾蒲太太說：「讓培特去擔心這一切吧。」她格格地傻笑。「我讓老培特去擔一切心，不是我，我才不擔心。」

「是的，」米德莉說。「讓老培特擔一切心。」

「死的一直是別人的先生，他們這麼說。」

「我也聽說過。戰爭中死亡的人我一個也不認識。跳樓死的倒有，像上星期葛蘿禮的先生，但死於戰爭的，一個也沒有。」

「沒有死於戰爭的，」菲爾蒲太太說：「反正，培特和我一直都這麼說，沒有眼淚，沒有這種事。這是我跟他各人的第三次婚姻，我們都獨立慣了。我們常說要獨立。他說，如果我死了，妳只管繼續活下去，不用哭，再結婚，不要想我。」

「這倒提醒我，」米德莉說：「妳有沒有看昨晚的克蕾拉杜芙的『五分鐘羅曼史』？是這樣的，是關於這女人的——」

蒙太一語不發地看著這些女人的臉，使他想起小時候到一座奇怪的教堂，看到的那些聖徒的臉。那些琺瑯塑像對他而言毫無意義，然而他仍向他們訴說，並在教堂待很久，試著讓自己成爲宗教的一份子，試著去了解宗教，試著吸飽香灰和教堂特有的灰塵，以便讓它們進入血液，試著闡釋彩色瓷眼和血紅唇部的男女神像的意義，而使自己感動。然而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一切只像在商店閒逛，卻因手中的錢與別人不同而毫無用處。他的激情冷了，縱使是撫摸木頭、石膏和黏土也是如此。現在，在自己的音樂室中，他注視這些女人在椅子上扭曲身子，燃著雪茄，噴著煙，摸著被太陽燒紅的頭髮，察看閃閃發光的指甲，好像因他的注視而燒起來似的。她們的表情茫然。她們向前傾，蒙太正好吞下最後一口食物，聽到自己不顧一切的呼吸聲。三面空白的牆像沈睡巨人的蒼白額頭，像夢幻一般空虛。蒙太覺得如果摸摸這三面凝神的額頭，指尖碰到的將是鹹濕的汗水。女人緊張地、沈默地淌著汗，微微發抖。她們可能隨時發出一長串急語。

蒙太先啓齒。

「我們談談。」

女人們現出茫然的表情，望著蒙太。

「妳的小孩都好吧？菲爾蒲太太。」他問。

「你知道我没有小孩，天曉得，精神正常的人才不會要小孩！」菲爾蒲太太說，自己也不太淸楚爲什麼生氣。

「我不這麼認爲，」包爾太太說。「我曾經剖腹生產兩次，生個小孩要經過那麼大痛苦實在没好處。世界必須繁衍下去，你知道，種族必須延續。而且小孩子有時候像你，這也不錯。剖兩次肚子就達到目的，不錯。哦，醫生說我没必要剖腹，他說妳有屁股，一切正常，是我自己堅持要的。」

「管他剖不剖腹，反正小孩子只具破壞性，妳精神不夠正常。」菲爾蒲太太說。

「幾乎每天我都將小孩丟在學校，一個月才回家三天，這三天我耐住性子；這樣還可以。你把他們趕到『視聽室』中，打開開關就是了。好像洗衣服一樣，把衣服塞進去，再把蓋子關上就是了。」包爾太太吃吃地笑。「他們踢我和吻我一樣快，謝謝上帝，我還能踢回去！」

女人露出舌頭笑著。

米德莉看蒙太仍站在門口，拍著手說：「讓我們談政治，讓蓋快樂！」

「好主意，」包爾太太說：「跟你們一樣，上次選舉我投了票，投給諾伯總統。我認爲他是所有總統中長得最帥的一位。」

「哦，可是男人都不投他！」

「他没什麼特別，不是嗎？屬於注重家庭的那一型，臉刮得不太乾淨，頭髮也梳得不太好。」

「在野黨爲什麼要他出來競選？不應該叫一個矮子和長人一起競選。而且——他口齒不清。大半時候我聽不到他說什麼，而我聽到的話又不懂！」

「也胖了一點，也没藉衣服來掩飾。難怪恩士頓諾伯得到壓倒性勝利，就是他的名字對選舉也有幫助。將恩士頓諾伯和休伯特哈葛比較十秒鐘，差不多就知道結果了。」

「他媽的！」蒙太叫道：「妳們又知道什麼！」

「怎麼，他們就在電視牆上，不到半年以前。其中一位老是捏著自己的鼻子，眞受不了。」

「好吧，蒙太先生，」菲爾蒲太太說：「你要我們投給這樣的人嗎？」

米德莉微微一笑。「你就離開吧。蓋，不要製造緊張氣氛。」

然而蒙太只走開一下，又折回，手中拿著一本書。

「蓋！」

「去他媽的，去他媽的，他媽的！」

「你拿什麼？不是書嗎？我還以爲這年頭所有特殊的訓練都已經改用影片哩。」菲爾蒲太太眨眨眼。「你在唸消防隊員理論嗎？」

「理論，去你的，」蒙太說：「是詩。」

「蒙太！」耳語。

「不要管我！」蒙太覺得自己轉了一大圈，哼叫著。

「蒙太，冷靜，不要……」

「你聽到沒有，你聽到這些怪物談論怪物沒有？哦，老天，她們迷迷糊糊地談論別人，自己的小孩和自己的方式，談論他們的先生，談論戰爭的方法，他媽的，我站在這裏，但我無法相信！」

「我一句話也沒提到戰爭，你要知道。」菲爾蒲太太說。

「至於詩，我恨它。」包爾太太說。

「妳聽過詩嗎？」

「蒙太，」法博的聲音擦過他。「你會破壞一切，閉嘴，你這傻瓜。」

三位女人都站起來了。

「坐下。」

她們坐了下來。

「我要回家了。」包爾太太顫抖著說。

「蒙太，蒙太，拜託，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要幹嘛？」法博請求著。

「怎麼不唸一段那本小冊中的詩給我們聽。」菲爾蒲太太點點頭。「我想會很有趣。」

「這樣作不對。」包爾太太哀嘆著。「我們不能這樣！」

「妳看蒙太先生，他想這樣，我知道。如果我們好好聽著，蒙太先生就會高興，然後我們也許可以繼續做一些別的。」她緊張地望著包圍她們的空白牆壁。

「蒙太，不幹了，我要切掉了，我要離開。」小甲蟲在他耳中發出聲音。「這有什麼好處，你到底要證明什麼！」

「將她們救出地獄，就是這個原因。」

米德莉茫然地望著半空。「蓋，你到底在跟誰講話？」

一根銀針刺穿他的大腦。「蒙太，聽著，只有一個辦法了。假裝在開玩笑，掩飾起來，假裝你一點也沒生氣。然後——走到你的牆壁焚燒爐，將書丟進去！」

米德莉早就料到會發生什麼事，以發抖的聲音說：「女士們，一年一次，每位消防隊員都能帶一本書回家，讓他家人了解書有多麼無知，會讓你非常緊張，非常不正常。今晚令你們吃驚的目的就是要給你們一個例子，來顯示事情多麼複雜，這樣我們才不會被那種無謂的廢物來煩擾我們的小腦袋，是不是，親愛的？」

他將書緊緊捏在手中。

「說『是』呀！」

他的嘴像法博的嘴似的動著：

「是的。」

米德莉笑著將書搶過來。「來！唸這一個。不，我收回。這兒有今天你大聲唸過的，很有趣的一段。女士們，你一句也不會懂。就是某某的——所謂的這一類。蓋，開始吧，那一頁，親愛的。」

他望著打開的那頁。

一隻蒼蠅輕輕地在他耳中拍著翅膀。「唸吧。」

「題目是什麼？親愛的？」

「多佛海灘。」他的嘴巴痲痺。

「用好聽又清楚的聲音唸，慢慢唸。」

房間熱得像火焰，他全身都是火，但又都凍僵著；她們坐在空曠沙漠中的三張椅子上，而他站著，搖幌著，等待菲爾浦太太停止拉平衣角，等待包爾太太將手從頭髮上移開。然後他開始唸，慢慢地，一行一行地唸下去，聲音愈來愈平穩，他的聲音橫越沙漠，進入白茫茫的世界，圍繞在三位坐在無垠灼熱的空曠地帶中的女人四周。

「信心的海洋
一度也會漲滿，圍繞在海岸四周
像疊合的明亮銀帶
但是現在我只聽到
它那憂鬱的，歷久不息的，向後撤走的怒號
撤退，到晚風的呼吸中，落入
世界荒涼而空曠的邊緣

和赤裸裸的圓石海灘上」

椅子在女人身體下嘎嘎作響。

蒙太將它唸完：

「啊，愛人，讓我們坦誠相對！
因爲世界像夢境一樣擺在眼前
如此多彩，如此美麗，如此新奇
沒有眞實的歡樂、愛情、光亮
沒有實際、和平、解脫痛苦的助力
我們在這兒，在黑暗的平原上
橫掃著掙扎和遷徙的混亂聲響
無知的隊伍被黑夜猛擊」

菲爾蒲太太哭了。

其餘的坐在沙漠中央，看著她哭得愈來愈大聲，她的臉扭出變形。她們就坐著，沒去碰她，

被她的舉動搞得很爲難。她失去控制地抽泣著。蒙太則茫茫然，像受到驚駭似的。

「噓，」米德莉說。「你一點也沒錯，克雷拉，來，克雷拉，不要這樣！克雷拉，怎麼了？」

「我——我，」菲爾蒲太太抽泣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呵，呵……」

包爾太太站起來瞪著蒙太。「你看吧！我就知道，我就是要證明這一點！我知道這事會發生！我總是說詩和眼淚，詩和自殺和哭泣和可怕的事情，詩和病，都是胡說：現在我得到證明了。你心眼眞壞，蒙太先生，你心眼眞壞！」

法博說：「現在……」

蒙太感覺自己轉身，走向牆孔，將書投入銅製開口，掉落正在等待的火焰中。

「蠢話，蠢話，愚蠢可怕傷人的話，」包爾太太說：「爲什麼人要互相傷害，世界上的傷害還不夠，必須用那廢物來揶揄別人？」

「克蕾拉，克蕾拉，」米德莉央求道，一面拉著她的手：「來吧，快樂起來吧！打開『家庭』吧。去呀，現在讓我們歡笑，不要哭泣，我們來開個派對！」

「不，」包爾太太說：「我要回家了。妳要來我家拜訪我的『家庭』！歡迎。但是我這輩子

再也不進這個瘋狂了的消防隊員的家了。」

「回去，」蒙太兩眼盯視著她。「回家去想妳第一位離婚的丈夫，第二位噴射汽車失事的丈夫，第三位自殺的丈夫，回家去想妳那麼多次的流產，還有妳那他媽的剖腹生產，還有妳那些厭惡妳的孩子！回家去想想這一切如何發生的，而妳會做什麼來防止它？回去，回去！」他咆哮著：「在我還沒打倒妳將妳踢出大門以前！」

門碰然關上，房屋頓時空了。蒙太獨自站在寒冬裏，和普樂牆上污雪般的顏色一起。

浴室裏的水在流，他聽到米德莉將安眠藥倒在手裏。

「笨蛋，蒙太，笨蛋，笨蛋，哦，老天，你蠢蛋……」

「閉嘴！」他從耳中拉出綠色子彈，塞入袋裏。

它仍發出微弱的聲音：「笨蛋……笨蛋……」

他搜尋房裏，找到了米德莉堆放在冰箱後面的書。有一些已經不見了，他知道她已緩慢地在進行散置炸藥的過程，一顆一顆的來，然而現在他已不會生氣了，僅是對自己感到精疲力竭而吃驚。他帶著書到後院，將它們藏在靠近籬笆邊的草叢中。他想，只要今天晚上就好，以免她決定燒更多的書。

他回到房裏。「米德莉？」站在黑漆漆的門口。沒有一點回音。

屋外，經過草坪，上班途中，他試著不去看克蕾絲家中的漆黑和荒涼。

往城裏途中，他感到非常孤獨和害怕，覺得需要晚上那熟悉而溫和的聲音所具有的奇怪的溫暖和善意。在短短幾個小時內，他覺得好像從小就認識法博似的。而現在，他知道自己是兩個人，畢竟，他是蒙太，一個一無所知，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個傻瓜的人，僅只約略感覺到而已；他知道自己也是那個跟他說話的老人，說著話好像在夜晚由城市的另一端傳來懨懨的抽泣。在往後的日子裏，在沒有月亮的夜晚，在明亮月色洒落地面的夜晚，老人將繼續他的談話，一點一滴，一片一片地，他的思路最後將完全改變，而不再是蒙太了，這是老人告訴他，向他保證，向他允諾的，他將是蒙太加上法博，火加水，而後有一天，一切都混合、沸騰，在沈默中不停地工作；也就沒有火也沒有水，只有酒了。直到有一天，他將回顧這個傻瓜而了解一切。即使是現在，他也能感到長程旅途已經開始，這改頭換面的旅程。

聽聽小甲蟲哼叫，沈睡的蚊蟲的嗡叫，當他從冒著蒸汽的地下鑽出來，走向消防隊時的深夜，聽聽先是責罵他而後安慰他的老人那纖細而喃喃的低語聲是不錯的。

「可惜，蒙太，可惜。不要和她們爭論，不要嘮叨；她們非常相信這一切將永遠如此下去，

但是不會的。她們不知道這一切只是一顆巨大的隕石，在天空劃出美麗的火焰，總有一天將撞擊在地，他們只見到火焰，美麗的火，你知道的。」

「蒙太，待在家裏，害怕，撫摸鬆散的老骨頭的老人沒有權利批評。但是，你幾乎一開始就壞了事。留心！我和你在一起，記住這點。我了解它所以發生的原因，我必須承認你盲目的憤怒鼓舞了我。老天！我覺得多麼年輕！但是現在——我要你感到老，今晚我要將一些懦弱滴入你體內。接著的幾個小時內，當你見到培第隊長時，尖起腳繞著他走，我替你聽，讓我體會當時的情況。生存是我們的車票。忘了可憐而愚蠢的女人……」

「我使她們感受多年來未曾有過的憤怒，我想。」蒙太說：「看到菲爾浦太太哭，我嚇了一跳，也許她們沒錯，也許不要面對現實才是最好的，只要追求歡樂。我不知道，我覺得罪惡——」

「不，你絕不能這樣！如果沒有戰爭，世界和平了，我才說好，歡樂吧！然而，蒙太，你絕不能回去再當個消防隊員。世界到處都不對勁。」

蒙太流汗。

「蒙太，你在聽嗎？」

「我的腳，」蒙太說：「我不能走動，我覺得非常笨拙，我的腳走不動！」

「聽著，放輕鬆，」老人溫和地說：「我了解，我了解，你害怕做錯事，不必這樣。錯誤是有好處的。我還小的時候，常將無知表現出來，因此受到責打。到四十歲時，愚鈍的儀器已經磨得很利了。如果你隱藏自己的無知，沒有人會打你，但你永遠學不到東西。現在，抬起你的腳，走到消防隊！我們是孿生子，我們不用擔心，不再分別處在不同的音樂室而沒保持聯絡。當培第刺探你，需要幫忙時，我一定坐在你耳鼓這裏，發出聲音提醒你注意。」

蒙太試試右腳，然後左腳，走了。

「老人，」他說：「不要離開。」

機械獵犬不見了，狗屋也空了，消防隊聳立在沈靜的夜色中，橙紅色的火蜥蜴肚裏裝滿煤油也沈睡著，噴火器橫跨牠的腹部。蒙太靜悄悄地走進去，在黑暗中碰觸銅柱向上滑，回頭望著空無一物的狗屋，心臟碰碰跳。法博睡在耳中像灰色蟲蛾。

培第站在緊急落口旁等著，又裝著若無其事似的轉過身。

他向正在玩牌的人說：「來了一個非常古怪的人，用各種形容詞來形容都叫傻瓜的人。」

他將手伸向一邊，手掌向上，等著禮物。蒙太將書放在上面。培第看都不看一眼，將書丟入垃圾筒裏，點上一枝煙。「『最愚蠢的人就是有些聰明的人』，歡迎回來，蒙太。我希望你能和我們待在一起，現在你的燒發過了，病也好了，來玩個牌如何？」

他們統統坐了下來，分了牌。在培第的眼光中，蒙太感覺自己的手帶著罪惡。他的手指像偵探，做了一些邪惡事，現在則永不休止地攪動，檢取，藏於口袋中，在培第帶著酒氣的注視下移動。如果培第在手上面呼氣的話，蒙太覺得可能會萎縮、翻轉，永遠不再恢復生氣；它們可能將往後的日子埋藏在他衣袖中而遺忘。這兩隻手自己活動，似乎不是他的一部分，蒙太至此才意識到是在搶書，約伯記，路得記，和莎士比亞。此時，在消防隊裏，這兩隻手似乎戴著血的手套。

半小時中，蒙太兩度站起來，走到廁所洗手，回來時將手藏在桌子底下。

培第笑著。「讓我們看看你的手，蒙太。並非我們不相信你，知道吧，而是——」

他們都笑了。

「好吧！」培第說：「危機已過，一切都好了，小羊回到羊棚了。我們都是偶而迷路的小羊。眞理就是眞理，數到最後我們都哭了。伴隨著崇高思想的人永不孤獨。我們對自己喊叫『甜蜜地吐露知識的甜美食物』，菲爾浦西德奈老爺說過。但在另一方面：『話語像樹葉，在最繁茂的

地方最難找到理智的果實』，亞歷山大主教。你認爲如何？蒙太，」

「我不知道。」

「小心，」法博悄悄地說，在很遠的另一個世界裏。

「或是這句？『稍事學習是件危險的事。要就猛飲，否則就不要嚐詩的泉源；淺啜使頭腦陶醉，大唱又使我們清醒。』主敎。同一短論。你對這有何了解？」

蒙太咬著唇。

「我告訴你，」培第說，微笑著看著他的牌：「那會讓你暫時地成爲醉漢，唸幾行字你就墜下懸崖了。碰，你準備要炸掉世界，砍掉頭顱，推倒女人和小孩，摧毀權威。我知道，我都想過了。」

「我很好。」蒙太緊張地說。

「不要臉紅了，我不是在刺激你，眞的不是。你知道嗎？一小時前我做了一個夢，我小睡了一下，在夢中你和我，蒙太，對書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你極爲狂怒，對我大叫。我平靜地廻避每一個問題。權力，我說。而你引用江生博士的話說：『智識比力量重要！』我說：『好，江生博士也說過，『爲不確定的事物而放棄確定的事物就不是聰明人』。緊隨著消防隊吧，蒙太，其他

的一切都是可怕的大混亂！」

「不要聽！」法博悄悄說。「他在混淆事情，他是不可信賴的，小心。」

培第咯咯地笑。「而你引用『眞理將顯現，謀殺不會隱藏很久』的話，我則幽默地叫道：『哦！上帝，他說的只是他自己的馬，』以及『惡魔能爲自己的目的引用經典』你又喊道：『這個時代的紈袴子弟大傻瓜都比智慧學校裏的過時聖徒來得好』，而我溫和地小聲道：『眞理的尊貴在過多的異議中失去了。』而你尖叫道：『屍體在謀殺者的注視下流血』，我拍拍你的手說：『什麼，我給了你戰壕性口腔炎嗎？』你又尖叫道：『知識就是力量！』和『巨人肩上的侏儒看得比誰都遠！』而我以罕有的平靜爲自己下個結論：『誤拿隱諭當證明的愚行，冗長廢話的連續發問做爲眞理的泉源，以及將自己當做先知，是與生俱來的』，伐勞里先生曾說過這樣的話。」

蒙太的頭慨慨地暈旋。他感覺毫不留情的擊打，落在眉、眼、鼻、唇、頰、肩，和軟弱的手臂上。他想大叫：「不！閉嘴，你在混淆事物，不要道樣！」培第優雅的手指突地伸出，握住他的腕部。

「上帝，看你的脈博！我說得讓你變成這樣，是吧，蒙太？耶蘇上帝，你脈博跳得像戰後的日子，不是警笛就是敲鐘！要我再多說一些嗎？我喜歡看你狼狽相。斯華希里語（東非、剛果的

共同語言）、印地安語，英國文學，我統統唸了，一種卓越的啞語！」

「蒙太，保持冷靜！」蟲蛾刮著蒙太的耳。「他在攪混清水！」

「哦，你是懼怕的笨蛋，」培第說：「我用你依戀不捨的書在做一件可怕的事，從各方面來反駁你，從每一點！書眞是賣國賊！你認爲書能支持你，但卻與你爲敵。別人也能利用它們，使你失落在鏡子中央，在名詞、動詞和形容詞的混亂中。在我夢境的最後，我和噴火龍在一起，說：『一起來吧？』你坐了上來，沈默地駛回消防隊，一切恢復正常。」培第放開蒙太的手腕！讓手頹落在桌上「最後，一切都恢復正常。」

沒有人說話。蒙太像一尊白色石雕像呆坐著。他腦中最後一次打擊的回音逐漸消逝於黑色洞穴，法博在那邊等待回音消逝，當令人驚嚇的灰塵落在蒙太的頭上時，法博緩緩地開始說話：「好吧，讓他這樣說吧，你不得不聽進去，往後幾個小時內，我也有話要講，你也要聽進去。你要試著去判斷，自己決定往那邊跳。但我要你自己決定，不是我的決定，也不是隊長的。記住，隊長是眞理和自由最危險的敵人，頑固不移的權威蠻牛，哦，上帝，可怕的權威暴君。我們兩人都有豎琴，而現在你自己決定用那一隻耳朵來聽。」

蒙太張開嘴想回答法博，不過此時消防隊警鐘響了，才避免此一錯誤。天花板上的警鈴吟唱

著。警報電話在房中打出地址時，噹噹聲不絕於耳。培第一隻手仍握著撲克牌，誇張地慢慢走向電話，報告結束時，將地址扯去。他隨便地瞟了一眼，即將紙條塞進口袋中。然後他走回來，坐下，其他人都望著他。

「還能等四十秒鐘，我將你們的錢統統贏來。」培第快樂地說。

蒙太放下牌。

「累啦？蒙太，不玩了嗎？」

「不啦！」

「再玩吧！想想我們就要完了。把牌朝下放，繼續玩吧。快點玩。」培第再次站起來。「蒙太，你看來不對勁，我不願見到你又發燒倒下來……」

「我沒怎樣。」

「你會好的，這次是特殊的案件。來吧！大家來吧！」

他們跳到半空中，抓住銅柱，好像它是僅剩的有利位置，潮水在底下流過，銅柱將狼狽的一羣人滑送到黑暗之中，再送入恢復生機、咆哮吹氣的龍身上。

「嘿！」

他們在警笛聲中繞過街角，輪胎急速地在地面摩擦，發出刺耳的聲音，光亮的油櫃像巨人胃裏的食物一樣，充滿煤油，蒙太的手隨著銀色握把，顛跛著，進入冰冷的空間，風將他的頭髮向後吹，在他牙齒上發出嘶嘶聲。此刻，他腦中一直浮現那些坐在音樂室中的愚昧女人，以及在她們面前唸著書的愚蠢行動。現在想來眞像妄想用水槍撲火一樣，沒有意義的瘋狂行動。

「我們上路了！」

蒙太仰起頭，培第開車，他以前從沒親自開車的。他開著火蜥蜴繞過街角，站得高高的，身體前傾，寬大的黑色防火衣在身後拍動，看起來像黑蝙蝠在引擎上飛著，兜滿了風。

「我們正出發保護世界的歡樂，蒙太！」

培第粉紅色發光的臉頰在黑夜中閃動，露出詭譎的微笑。

「到了。」

火蜥蜴猛然停住，上面的人笨拙地跳落地面，蒙太站著不動，兩眼定定地盯視指下的握把。

我不能再做了，他說著，怎麼可以再做這種事，再燒東西？

培第迫不急待的握著蒙太的手肘，說：「好了，蒙太。」

其他人穿著笨重的長統靴，像斷腿的蜘蛛悄悄地跑著。最後蒙太抬起眼，轉身。

培第看著他的臉。

「怎麼啦，蒙太？」

「怎麼，」蒙太緩緩地說：「我們正停在我家門口。」

第三篇 火光熊熊

整條街每一家的燈都亮了，門也打開，等著嘉年華會上場。蒙太和培第，一個懷著淡淡的滿足感，另一位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望著這個將被火炬吞噬，在火中跳躍的房子。

「這下可好，」培第說：「你做到了，蒙太老兄想飛向太陽，反而燒掉自己的翅膀，還感到奇怪。我派獵犬到你家附近時，不會給你足夠的暗示嗎？」

蒙太顯得僵硬而毫無表情，他的頭像劃破黑暗，掉進花叢中的隕石一般，在空中幌動。

培第哼着鼻，鄙夷地說：「哦，不，你該不是被那小白痴的玩意兒愚弄了吧？花、蝴蝶、樹葉、落日、哦，去它的！這都是她耍的滑頭，眞要命。這下我正中紅心了，看看你一臉的病容。」

什麼幾片葉子，四分之一的月光，眞無聊，這些名堂到底有什麼好處？」

蒙太頹坐在噴火龍冰冷的擋板上，頭往左邊搖一寸，再往右邊搖一寸，如此一左一右，一左一右……

「她見過一切，沒做什麼，她從沒惹過別人。」

「沒惹過別人，去她的！她不是對你嘮叨個不停嗎？那些不切實際的社會改良者，他們那號人的，看起來『比你高貴』的沈默，他們的天才使別人感到罪惡，她媽的，他們像半夜升上來的太陽，讓你在床上淌一身冷汗。」

前門打開，米德莉走下台階，奔跑，手中緊握著一個皮箱，一輛計程車停了下來。

「米德莉！」

她筆直地擦身而過，臉上粉撲撲地，嘴巴不見了，沒塗口紅。

「米德莉，沒有妳的事啊！」

她將手提箱丟進車裏，爬了進去，嘴巴唸著：「可憐的家，可憐的家，哦，一切都完了，一切，一切都完了……」

培第抓住蒙太的肩。車子以七〇的速度呼嘯而去，到了路頭不見了。

一聲巨響像曲蹺的玻璃、鏡片、和水晶柱所造成的夢幻，紛紛摔落。蒙太覺得另一難以理喻的風暴將他吹得團團轉，他看到史東門和布雷克揮動着斧頭，將玻璃窗打碎，使空氣流通。臉孔像死人的飛蛾刷着黑而冷的簾幕。「蒙太，我是法博，聽見沒有？發生什麼事？」

「事情發生在我身上。」蒙太說。

「眞想不到，」培第說：「這年頭每一個人都知道，絕對知道不會有什麼事發生在自己身上。別人死了，我還活著，沒有結果也沒有責任。事情就是這樣，但我們不必說別人，嗯？『結果』找到你的時候，就晚了，不是嗎？蒙太。」

「蒙太，你能脫身嗎？跑啊？」法博問。

蒙太走動一下，但沒有踏在水泥地或草地上的感覺。培第在旁邊輕敲著點火器，一小朵橘紅色火焰吸引住他的眼神。

「爲什麼火這麼可愛？不論年紀大小，不管什麼我們都喜歡接近它？」培第吹熄火後再點燃：「它是一種永久運動，人想發明但從沒成功的東西。或者說是幾乎是永久運動，如果讓它運動下去，將燒光我們的一生。火是什麼？它是一種神秘的東西，科學家提出冗長無味的什麼摩擦和分子的理論，其實他們自己也不懂。火的眞正美麗在於它摧毀責任和結論。把太煩人的難題弄到

火爐中，而蒙太，現在你就是那煩人的難題，火將乾淨、快速、果斷地把你從我肩上弄走。不再有墮落的事情，只有抗生素，風雅的，實際的。」

現在蒙太看著這間房子，因夜晚的氣氛，鄰居的耳語、破碎的玻璃而顯得奇怪。地板上，令人難以相信的書被撕開，像天鵝的羽毛一般張著，看來很愚蠢，實在沒必要爲它們煩惱，因爲它們什麼都不是，除了是一堆黑色的字、黃色的紙，和鬆散的裝訂而已。

米德莉，當然，她一定知道他把書藏在花園，而私自將它們拿回。米德莉，米德莉。

「我要你自己來做這件事，蒙太，不用煤油跟火柴，而是一件一件燒，用火焰發射器，你的房子，你的一次大掃除。」

「蒙太，你不跑嗎？跑啊？」

「不，」蒙太喊道，無助地。「獵犬！因爲獵犬！」法博聽到了，而培第以爲是對他說話，聽著。「不錯，獵犬在附近，所以不要想什麼花樣，準備好沒有？」

「準備好了。」蒙太啪一聲打開火焰噴射器的安全鈎。

「發射！」

一股火焰猛然噴出，撲擊到書籍，將它們推擠到牆上。他走進臥房，發射兩次，雙人床在爆

發的嘶聲中燃燒，發出的熱，激情，和光使他感到意外。他燒著臥房的牆和化粧箱，因爲他要改變一切，椅子、桌子，飯廳的餐具，和塑膠盤，一切代表他曾和一位奇怪的女人共同生活的一切東西，而這個女人明天就會忘記他，現在當她單獨離城而去的時候，喜洗耳仍不斷冲洗她的耳朵，毫不惦記著他。若是在以前，焚燒眞好，他感覺自己的感情與火焰一齊迸發、剝裂、攫取、扯成兩半，抖落一切無意義的難題。如果沒有解決的方法，此刻也不會有什麼難題，火對一切事物而言都是最好的！

「書，蒙太！」

書像烤小鳥一般地蹦跳，雙翼舞動著紅色和黃色的羽毛。

而後他走進普樂室，那巨大的白痴巨獸正帶著白色思想和雪般的夢幻沈睡。他再將電光分別射向三面空洞的牆，眞空嘶嘶漏出。空虛發出更爲空虛的嘶聲，一種無意義的尖叫。他試著去想空無所賴以形成的眞空，但辦不到。他摒住氣息，不讓眞空進入肺部，他斷絕其可怕的空無，後退，送房間一朵巨大而明亮的黃色花朵當禮物。所有東西的防火層全被割裂，房子開始在火焰中打顫。

「等你做完後，」培第在他後面說：「你就被捕了。」

房子在發紅的炭和黑色的灰燼中倒下，傾頽於昏睡的灰紅色餘燼中，一股輕煙縷縷上升，在空氣中迴旋。清晨三點。人羣回到屋裏，馬戲團的巨形帳蓬正崩蹋於炭粉和碎石礫裏，一場表演宣告散場。

蒙太無力地拿著噴火器，腋下被斗大的汗珠濕透，臉上沾滿油汚。其他消防員在他身後等待，他們久被煙熏黑的臉孔在黑暗中發出幽光。

蒙太張了兩次嘴後才恢復思緒。

「是我太太報警的嗎？」

培第點點頭。「不過她的朋友比她早一步，不管怎樣，你已經落到這種地步了。像那樣自在而逍遙的引用詩句眞是很傻，那是愚蠢混帳的假紳士做的事。給別人一些詩句就認爲自己是造物主，你以爲帶著書就能在水上走路，好吧，不過，沒有書世界還是過得好好的，它們像泥漿淹到你的嘴，而我只要輕輕動一動我的小手指，你就淹沒了。」

蒙太無法動彈。大地震跟著火來，夷平了房子，而米德莉和他的一生被埋在底下某處，使他無法動彈。地震仍在他體內搖撼，崩塌，而他只站在那兒，被巨大的倦怠、張惶、和暴行所屈服，培第不用抬手就能擊倒他。

「蒙太，你這白痴，蒙太，你這大傻瓜；你爲什麼要做這些事？」

蒙太没聽見，正和思緒一齊在遠方奔馳，只留下沾滿油汚的身體在其它發狂的傻瓜面前搖幌。

「蒙太，離開這兒！」法博說。

蒙太聽到了。

培第在他頭上打了一拳，使他向後倒。法博耳語或大叫的綠色子彈落在人行道上。

培第撿起來，露齒而笑，將它半塞入耳中。

蒙太聽到遠方有聲音傳來：「蒙太，你還好嗎？」

培第關掉綠色子彈，猛塞入袋裏。「原來——比我想的還多，我看你偏著頭在聽，起先我以爲你在聽喜洗耳，但後來你變得比以前聰明了，我才開始懷疑。我將據此找到你的朋友。」

「不！」蒙太說。

他猛拉噴火器的安全鈎，培第立即注意到蒙太的動作，眼睛睜得大大的。蒙太見到培第驚訝的表情，也看看自己做了什麼新奇的事，後來他自己也不清楚是自己的手，還是培第的反應，促使他推向謀殺。雪崩似的滾雷在他耳邊轟隆作響。

培第露出最迷人的獰笑。「好，這是招徠觀衆的一個好辦法，將槍對着人強迫人家聽你的演講。說啊，這次是什麽？爲什麽不講莎士比亞的那些他媽的廢話，你這愚蠢的假紳士？『凱撒，你的脅迫不帶恐懼，因爲我有充分的信念，它們就像愚昧的風吹過，我鄙視它！』如何？說啊，你這三流的文學家，扣板機啊！」他向著蒙太走一步。

蒙太只說：「我們從没燒對……」

「廢話少說，蓋，」培第鎮定地笑著。

蒙太將一股液體火焰射向他，頃刻間培第已成爲發出悲鳴的火焰，在地上翻滾狂叫的侏儒，不再是人類或任何所知的東西，只是草地上一團扭曲的火焰。發出的嘶嘶聲像一大口痰吐在火紅的火爐上，並且沸騰起泡，好像鹽巴撒在黑色蝸牛身上，所引起的可怕溶化狀態，並生出黃色泡沫。蒙太閉起眼，叫著，叫著，没想到用手掩住耳朵，以阻擋那種聲音。培第不斷地摔滾，捲縮成一團，像燒焦的臘像，最後靜靜地躺著。

另外兩個消防隊員一動也不動。

隔了很久蒙太才壓制住心裏的噁心，將噴火器指向他們：「轉過去！」

他們轉過身，臉色慘白得像醃肉，佈滿汗珠。蒙太猛擊他們的頭部，敲落頭盔，使他們倒在

地上，一動也不動。

一片秋葉吹落。

他轉過身，見到機械獵犬。

牠正從陰暗中走出，到草坪中央，動作非常輕巧，就像一片灰色的煙雲，悄悄吹向他。

牠躍出最後一步，直向蒙太的頭部撲來，牠蜘蛛似的腳向前伸出，憤怒的牙齒中伸出普魯卡因鋼刺。蒙太用一股火焰捕獲牠，不可思議的黃色、藍色、橘紅色的花瓣突地綻放，將金屬狗捲繞，好像賦予牠一件新衣。蒙太被撲到十呎以外，撞到一棵樹，但手中仍握著火焰槍。他覺得腳被機械獵犬抓住，在火焰將牠衝離地面之前，在使牠的金屬骨節爆裂，整個身子像火箭一般，挾帶一股紅色火焰飛出街道之前，腳已被針刺了一下。蒙太躺著，看著這一既没生命又能活動的東西，在空中飛舞，而後死去。到了這時候，牠還似乎想爬回來，繼續未完成的注射工作。現在藥性已在他腿裏發生作用，他感到既舒坦又恐懼，他害怕站起來，擔心就此失去了自己的腳，麻痺

……

而現在呢？

街道空無一人，房子燒得像古代劇的舞台佈景，其它的房子則漆黑一片，獵犬在這兒，培第

在那頭，其它兩位消防隊員躺在另一邊，而火蜥蜴呢？……他凝視著巨大的引擎，那也該解決掉。

好吧，他想，我們來看看你的狀況有多糟，站起來，慢慢來，慢慢來……對了。

他站了起來，但只有一隻腳。另一隻腳像燒焦的松樹幹，好像爲了某種不知名的罪惡在贖罪般地拖著，當他將力量放在這隻腳上時，膝蓋好像迸出極多的銀針。他用力站起，好了，你，你不能待在這兒。

有數間屋子的燈光又亮了，是因剛才發生的事，還是一場打鬥之後的不尋常沉靜的緣故，蒙太並不知道。他在廢墟蹣跚跛行，緊抓著腳，對著腳說著，啜泣，告訴它方向，並且咀咒，請求它替他工作。他聽到有人在黑暗中叫喊。他走到後院，巷子，他想，培第，你再也不是難題了，你一向都說，不要面對難題，只管燒掉它，好了，現在我兩樣都做了，再見，隊長。

他在黑暗中沿著巷子搖搖幌幌地走著。

每次當他把腳放下來，裏頭就好像散彈獵槍在發射一般。他想，你是傻瓜，去他媽的傻瓜、白痴、可怕的白痴，他媽的白痴，可怕的白痴。

眼看著一團糟，而拖把呢？你要怎麼做？自尊與平靜，自從你大罵別人和自己後，已經將它隨便捨棄了。那些女人、米德莉、克雷絲，任何事。沒有藉口，沒有藉口，一個傻瓜，一個該咀咒的傻瓜，起來，挺身而起吧！

不，我們要保存能保存的，要做還沒做的，如果我們必須燒東西，就多帶一些，來！

他想到書，以後不再有機會了，因此，他轉過身。

他在籬笆附近找到幾本書。上帝，祝福她，米德莉遺漏了一些。在他藏書的地方仍放著四本書。黑夜之中傳來悲號的聲音，和搖擺不定的光束。別處的噴火蜥蜴正在奔馳，引擎聲音仍在遠處，警察的鳴笛正劃越黑暗的街道。

蒙太拿了四本書，沿著巷子，跳著，搖幌著，但突然地栽了下來，好像頭被砍掉，只有身軀躺在那兒。體內某樣東西突然抽搐而使他停了下來，並且重重地跌在地上。他躺著啜泣，腳扭曲著，整張臉埋在土中。

培第自己尋死！

在哭泣的時候，蒙太突然想到事情的眞相，是培第自己想死。他只站在那兒，並沒認眞地想救自己，光只站著，用話來刺激他，蒙太想著，想著，而停止啜泣，吸了一口氣，多麼奇怪，奇

怪，讓一個武裝的人保持活動，不但沒有閉口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反而繼續對他咆哮，取笑他，直到他生氣而……

遠處傳來一陣腳步聲。

蒙太坐了起來。離開這兒，來吧，站起來，站起來，不能再坐了，然而他發現自己還在哭，必須停止了！他漸漸停住哭泣，他並不想殺人，更不是要殺培第。他肌肉發出劇痛，並且緊縮，好像被投入酸液中，並且反胃作嘔。他好像見到培第，一支火把，在草地上幌動，對不起，對不起，哦上帝，我眞抱歉……

他試著將一切銜接起來，回到篩和沙、丹漢潔牙劑、蛾聲、螢火蟲、警報和出勤，短短幾天前的正常生活型態，短短幾天發生太多事了，太多了，對一生來說還是太多了。

巷子響起腳步聲。

「起來！」他對自己說：「他媽的，起來！」他對著腳說，站了起來。膝蓋最初像釘子在敲打一般，後來像縫衣針，然後像一支普通的別針，在單腳連續跳了約五十次之後，手中握著取自籬笆的木頭，最初的刺痛已剩下像熱水洒在腳上一般，到最後腳又是他自己的了。當初他擔心奔跑會折損腳踝，但現在，他張著嘴吸入夜晚的一切，並吐出體內一切沈重的黑暗，開始穩健地慢

跑，手中拿著書。

他想到法博。

法博在後面已經沒有名字和特徵；正在冒煙的焦物裏。他已燒死了法博。突然間，他非常震驚，因爲他覺得法博也眞的死了，像是在綠色小皮囊中被火烤焦的蟑螂，而現在正和被瀝青黏結的骨架在一起。

你必須記住，燒掉他們，否則他們會燒你，他想著。現在事情已經變得這麼簡單。

他摸著口袋，錢還在。在另一邊口袋裏，他找到了一個喜洗耳，正在冷而黑的清晨發出聲音。

「警報通報。懲賞：逃犯還在城裏，犯了謀殺罪並觸犯國家法律，姓名：蓋蒙太，職業：消防隊員。上次見到他……」

他跑過六條巷子，而後巷子開展成寬廣的大街，在水銀燈的照耀下，像一條沒有船結了冰的河流；他覺得如果走過去很可能會被淹死，它太寬了，像沒有佈景的舞台，邀約他走過去，但在照明下容易被發現，被捕捉，被擊倒。

耳中的喜洗耳正在嗡嗡作響。

「……留意一個在跑的人……留意一個在跑的人……留意一個人，赤腳……」

蒙太返身躲進陰影裏。在他正前方有一個加油站，有兩部銀色汽車正在加油。現在如果他用走而不用跑的，平靜地走過大街的話，必須整潔。如果洗乾淨了，頭髮梳整齊了，再繼續行程的話，將會比較安全。但要到那裏？……

是啊，他想，我要跑到那裏？

一個地方也沒有，沒地方可去，也沒有朋友可以投靠，真的。除了法博。此刻意識到正直覺地朝法博的住處跑去。然而法博不能藏匿他，就是肯做也等於自殺。但他知道無論如何都要去看法博，只要幾分鐘，法博的住處是他獨力生存活下去的信念來源。他只想知道世界上有一個人像法博，想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而非一具燒毀的屍體。而且，必須留給法博一些錢，當然，在蒙太逃亡後可用。也許他能居住在河流附近，或靠近公路，或在有田野和山坡的鄉下。

一陣巨響，他抬頭向上看。

直昇機在很遠處，看來像有人吹落一朵乾枯蒲公英的灰色頂部。均有二十架直昇機搖搖幌幌，躊躇不定地，像被秋天爲難的蝴蝶在三哩外飛著。然後一架接著一架，筆直地落在地面，輕輕地撫擦著街道，飛向汽車，再沿著大街，突地升起，繼續搜索。

加油站裏，工人正忙著照料顧客。蒙太從後邊悄悄接近，進入洗手間。隔著鋁牆他聽到收音

機的聲音：「宣戰了。」外頭仍在加油，汽車裏的人談著，工人也在談論引擎、汽油、所欠的錢。蒙太站著，想體會收音機平靜說詞後的震撼，但什麼事也沒發生。也許要等到他以單人隊伍參戰，一小時或兩小時後才開始吧。

他將手臉洗乾淨，再用毛巾擦乾，發出一些聲響。再走出洗手間，小心關上門，走入陰影中，最後站在空曠的大道旁。

寒冷的清晨躺著寬廣的保齡球道，等著他來贏這場遊戲。大道像不知名的犧牲者和殺人者出場前兩分鐘的舞台那麼乾淨。這一寬廣的水泥河流上的空氣因蒙太一個人的體溫而震動，他覺得自己的體溫能使周遭的世界發生震動實在不可思議。他像發出磷光的目標，他曉得，也能感覺得到。而現在，他必須走一些路了。

在三條街道外，有刺眼的車前燈。蒙太深深吸了一口氣。他的肺像燃燒的掃帚，嘴巴因奔跑而乾澀，喉嚨嚐的是血腥的烙鐵，而腳像生銹的鋼筋。

那些燈在那兒幹嗎？你一開始走就必須測出那些車子來到這兒要多久，到另一條街有多遠？似乎有一百碼，也許還不到，反正大概是如此，可能需要三十秒或四十秒的時間走過去。那些汽車呢？一旦發動，可能在十五秒鐘內越過三條街，假如走到一半時開始跑……？

他踏出右腳，而後左腳，而後右腳。他走在空曠的大道上。

當然，即使街上完全空蕩，也無法保證安全通過，因爲車子可能突然出現在四條街外的坡道上，在吸幾口氣之前就能趕上你。

他決定不數腳步，也不向兩邊看，頭頂上照耀的路燈亮得像中午的太陽而且一樣酷熱。

他聽著右邊兩條街外車子加速的聲音。可移動的車前燈突然來回照射，照到了蒙太。

繼續走。

蒙太躊躇著，緊握了一下書，提醒自己不至於僵住不動。他直覺地跑了幾步，大聲對自己說話，再慢走。現在他已走到街道中央，但車子加速引擎的聲音更加急劇。

警察。當然，他們見到我了，不過，慢下來，慢下來，鎮靜，不要轉身，不要看，不要顯出不安。走，對了，走，走。

警車追趕過來，咆哮著，加快速度，發出巨響，順著一隻看不見的來福槍的彈道，呼嘯地衝過來。每小時一百二十哩，至少有一百三十哩，蒙太緊閉著嘴，車前燈灼燒他的臉頰，似乎也使眼簾狂跳，全身滲著發酸的汗水。

他開始無意識地亂走，對自己說話，最後再也忍不住開始奔跑。他邁開腳步，盡可能地加大

，跑著，邁開，收回。老天！老天！他掉了一本書，亂了腳步，幾乎轉身，改變主意，向前衝，在冰冷無情的空曠中喊叫。警車在奔跑的獵物後面追趕，兩百，一百呎，九十，八十，七十，蒙太喘息，不斷打著手，腳抬起放下伸出，抬起放下伸出，越來越近，警笛嗚響，叫喊，他的頭猛扭，迎向刺眼的燈光，眼睛被燒得發白，警車被自己的強光吞噬，只剩一支火炬照著他；全是聲音，全是警笛聲。現在——幾乎到了他的身上！

他摔倒在地。我完了！完了！

然而這一跤改變一切。就在要捉到他之前，狂奔的警車突地無聲無息從旁邊滑過，消失。蒙太平躺著，頭朝下，一陣嬉笑聲隨著汽車噴出的藍色煙霧飄到他身上。

他右手平平地從頭上延伸出去，透過中指指尖抬起手就能見到地上的黑色輪跡，他不相信地看著黑線往腳後延伸。

不是警察，他想。

他向大街望去，現在一切復歸平靜。一車的小孩，天知道，各種年紀都有，從十二歲到十六歲，外出呼嘯，喊叫，見到了一個人踽踽獨行的罕見景象，說道：「我們來整他。」而不知道他就是逃犯蒙太先生。這只是一羣在有月光的夜晚，外出遊蕩五六百哩的小孩，臉孔被風凍僵，到

了清晨才回去或許還不回去，不管死活地出來尋找刺激。

他們可以殺我的，蒙太想，搖搖幌幌地，風裏的灰塵仍吹刮著，拂過受傷的臉頰，爲了世界上根本沒有的理由，他們可以殺我的。

他向遠處一條街走去，不斷告訴每隻腳繼續走，繼續走，好歹他已撿起了擲掉的書，他不記得什麼時候彎下身子撿書。他反覆地將書由這一手交給另一手，好像是無法想像的妖怪的手似的。

我懷疑是否就是他們殺害克蕾絲？

他停下來，在腦中說了一遍，很大聲地。

我懷疑是否就是他們殺害克蕾絲！

他想追趕他們，大叫。

他的眼睛濕了。

跌跤救了他一命，車上的駕駛見到蒙太傾倒，直覺地認爲在快速下輾過一個人，車子可能會翻轉，人會統統摔出來。如果蒙太保持直立的目標的話？……

蒙太喘息著。

四條街外車子慢了下來，以兩個車輪急轉，從街道的另一邊開過來，加快速度。

蒙太不見了，安全地躲在展開長途旅程前的那條暗巷裏，一小時還是一分鐘以前？他顫抖地佇立在夜色中，回望著車子開過去，再側滑到大街中央，留下一陣大笑後，離開了。

更遠處，蒙太在黑暗中走著，能見到直昇機飄落飄落，像漫漫寒冬來臨前飄落的雪花一般……

房子寂靜無聲。

蒙太從後面接近，爬過被露水濡濕透出濃冽香味的喇叭水仙，玫瑰和濕草。他摸到屋後的紗門，發現並沒上鎖，踏了進去，穿過玄關，聆聽著。

布雷克太太，你在裏面睡覺嗎？他想著。這樣做不對，但你先生對別人就是這樣作，而且從來不問，不感到奇怪，也從不擔心。現在因爲你是消防隊員的太太，因爲妳的房子，輪到妳，也因爲你先生燒毀的所有房子而且毫不考慮傷害人。

房屋靜默無語。

他將書藏在廚房中，然後離開房子，走進巷裏，回頭望著漆黑安靜的房子，正沉睡著。

走過市街途中，直昇機像破碎紙片一般飄落，他在一家歇業的店舖前面的電話亭中報警。而

後站在冰冷的夜中，等待著，等待聽到遠處警笛聲響起，噴火蜥蜴正朝此地奔來，在布雷克先生外出工作之時，來焚燒他的房子，他太太將在淸晨的空氣中顫抖，看著天花板被掀起再掉入火中。而現在她卻在沉睡。

晚安，布雷克太太，他想著。

「法博！」

一再敲門，耳語和等候。一分鐘後，法博的小屋裏燃起一盞小燈，再隔一會兒，後門打開了。

法博和蒙太站在昏黃的光線中對視，似乎不相信對方的存在似的，法博移動一下，伸出手握住蒙太，帶他進屋，叫他坐下，然後走回頭站在門口傾聽著。警笛在淸晨的遠處鳴叫。他進來關上門。

蒙太說：「我這一輩子都像一個傻瓜，我不能待太久，我要到上帝才知道的地方。」

「至少你是做對了事的傻瓜！」法博說：「我以爲你死了，我給你的耳機——」

「燒了。」

「我聽到隊長跟你說話，然後突然沒有聲音。我幾乎要出去找你。」

「隊長死了。他發現耳機，聽到你的聲音，說要追踪你，我用噴火器殺死他了。」

法博坐了下來，一陣沉默。

「我的天，這是怎麼發生的？」蒙太說。「前天晚上一切還都好好的，後來我知道我快溺死了。一個人能下水幾次仍舊活著？我不能呼吸。培第死了，會是我的朋友，小莉也走了，我想以前她是我太太，可是現在我並不知道。房子都燒了，工作也沒了，卻在逃亡，途中，還放了一本書在消防隊員家裏。老天，一個禮拜內我做了這麼多事。」

「你做了必須做的事。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不錯，我相信，也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相信了。很久以來，我一直感覺得到，好像要救出什麼，我到處走動做著事，心裏想的是另外一回事。天，這就是了。現在我已到了這裏，也攪亂了你的生活。他們可能跟蹤我到這兒。」

「多年來我第一次覺得還活著，」法博說：「我覺得我做了很久以前就應該做的事。我並不害怕，也許是因我終於做對了一件事，也可能是因我做了一件鹵莽的事而不願讓你見到我的懦弱。我想我必須做更激烈的事，暴露自己，這樣我才不會失敗，再次感到害怕。你的計劃呢？」

「繼續逃跑。」

「你知道戰爭爆發了嗎？」

「我聽到了。」

「天，有趣吧？」老人說：「那似乎遙不可及，因爲我們有自己的問題。」

「我沒有時間想這些，」蒙太拿出數百元：「我將這些錢留在這兒，我走後做任何有幫助的事。」

「但是——」

「中午我可能已經死了，拿去。」

法博點點頭。「可以的話，最好往河那邊跑，沿著河走就能見到一條通往鄉下的舊鐵路，順著鐵路繼續走。現在什麼事都利用空中，大多數鐵軌都廢棄不用，但是還遺留著，任其生銹。我聽說鄉下到處都還有流浪勞工營，他們稱其爲流動營，你若繼續走到很遠，留意一下，聽說從這兒到落杉磯之間的鐵路上有許多老哈佛階層的人，他們大多是城中所要懸賞捕捉的人。我猜他們還活著。他們人數不多，我想政府不認爲他們會構成足夠的危險而去抓捕。你可以跟他們躲一段時間，再和我在聖路易連絡。我要搭今早五點的汽車離開，去看那兒的一位退休印刷業者。我將

好好地利用這些錢，謝謝你，老天祝福你。你要不要睡幾分鐘？」

「我還是跑吧！」

「來，來看一下。」

他很快帶領蒙太進入臥室，捲起一幅圖，現出一個卡片大小的銀幕。「我喜歡小東西，必要的話，我能帶走藏在手裏的東西，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嚇倒我，因爲沒有巨大的東西，你看！」他啪一聲彈了一下。

「蒙太，」電視機發出聲音，顯出影像。「蒙古的蒙，太太的太，」，他的名字由電視一字字說出。「蓋蒙太，仍在逃亡，空中警察起飛了，一隻新的機械獵犬從別區送來——」

蒙太和法博對看了一下。

「——機械獵犬從沒失敗過。從第一次捕捉獵物開始，這種不可思議的發明從沒失誤過。今晚，本臺很榮幸能在直昇機上拍攝獵犬，牠們已出發尋找目標了——」

法博倒了兩杯威士忌。「我們需要飲一杯。」

他們喝著。

「——獵犬的鼻子非常靈敏，牠能記憶分辨一萬個人的氣味不需重新組合！」

法博輕微地顫抖了一下，他望著自己的房子、牆壁、門、門栓和蒙太坐著的椅子。蒙太注意到他的眼光。兩人都很快地看了下房子。蒙太覺得鼻孔張開，他知道他想追踪自己，鼻子突然非常靈敏，能嗅到他在房子走過留下的氣息，能嗅到門栓上留下的手汗，那見不到，但和裝飾燈架上的珠寶一樣多。他像一朵發亮的雲，一位能呼吸的鬼魂。他看到法博停止呼吸，也許是害怕將這鬼魂吸進體內，害怕身子正被一位逃亡的人的氣味和幽靈的氣息所汚染。

「機械獵犬現在正由直昇機放到火燒現場！」

小螢幕上出現燒毀的房子、人羣，天上的直昇機像一朵醜怪的花朵飄落下來。

蒙太想，他們的遊戲就這樣開始了。馬戲必須演下去，就是戰爭爆發了也一樣……。

他好奇地看著這一切，不想走開。看起來眞像遙不可及的事，好像跟他没有牽連；像一齣單元劇，想看看但没有什麼新奇。這一切都爲了我，他想，這齣戲只因我的緣故上場。老天。

如果他想的話，他可以待在這兒，舒舒服服地跟著鏡頭，一幕幕看著這個捕捉過程。從巷口，横過街道，越過空曠的大道，停車場和遊樂場。螢幕偶而停下插播必要的廣告，然後到另一巷子，布雷克夫婦那燃燒的房子，如此繼續下去，最後到達法博與他坐著、喝著的房子，電子獵犬嗅著，到了終點，像死亡一樣無聲無息地飄著，停在窗外。然後，如果他希望的話，可以站起來

，走到窗口，一隻眼睛仍望著電視，打開窗戶，跳出去。回頭看，見到自己戲劇性地出現，被描述著，站在那兒，被外頭明亮的電視攝影機捕捉住，一場很客觀的戲，蒙太知道在別人電視牆上有他巨大而活生生的身子，而且是彩色的、完美無缺的立體感！他知道自己是那些喜歡看電視牆的人注視的目標，那些人在幾分鐘前從睡夢中被起居室牆上的笛聲吵醒，起來觀賞這場戲，這場打獵遊戲，單人嘉年華會的情景。

「有時間說一些話嗎？」獵犬捉到他時，在一千萬或二千萬或三千萬人的面前，他可以將這個禮拜來的整個歷程用一句話或一個字做總結。獵犬轉過身，以鉗狀金屬下顎攫取他後，快步地消失在黑暗中，此時攝影機仍保持不動，對著這隻生物遠去，絕佳的淡隱！他用一句話或少數幾個字能說些什麼，來灼熱他們的臉，使他們覺醒？

「看！」法博小聲地說。那既非機器也非動物，没有生命但仍活著且發散綠色光芒的東西正悄悄地滑動。牠站在冒煙燒毀的房子旁，有一個人將他拋棄的噴火器遞到獵犬的鼻子下，一陣嗡嗡聲、卡嗒聲和哼哼聲。

蒙太搖著頭，站起來，將剩下的酒喝光。「是時候了，爲這一切十分抱歉。」

「爲什麼？爲我？爲我的房子？我咎由自取。跑吧，看在上帝的份上。也許我能在這兒拖延

他們一下——」

「等等，你被發現可沒什麼用處。我離開後將我碰過的這張床燒掉，也將客廳的椅子丟到牆壁焚燒爐中燒掉，用酒精擦洗傢俱和門栓。燒掉音樂室中的地毯，將所有房間的空氣調節都打開，如果有噴霧劑不妨噴一噴，草坪上的洒水器儘可能開大以沖洗人行道。運氣夠好的話，我們可將嗅跡就在此地中斷。」

法博搖著手。「我試試看，祝好運。如果下星期我們還都健在，下下星期到聖路易的『通用傳遞』碰頭。抱歉這次無法用耳機跟著你，那對我們有好處，但我的裝備有限。你看，我從沒想到要用它，眞是糟老頭。沒有思想，笨，笨。所以我沒有其他的綠色子彈可以給你用了。現在走吧！」

「最後一件事，快，手提箱，去拿來，裝你最髒的衣服和舊衣，越髒越好，襯衫、舊運動衫、舊襪子……」

法博走開一下後又走回來。他們用膠紙將手提箱封起，「將法博先生的舊味道保存在裏面，當然。」法博說著流著汗。

蒙太用威士忌潑洒在箱子外面。「我不希望那些獵犬立刻就嗅到兩種氣味。我可帶走威士忌

嗎？以後用得著。上帝，希望有效。」

他們再次握手，走出門外，注視著電視。獵犬已經出發了，直昇機在後面跟著攝影。靜靜地，靜靜地，嗅著晚風，牠正跑過第一條巷子。

「再見！」

蒙太輕輕地走出後門，帶著半箱子舊衣服。他聽到身後草坪洒水器轉動，爲夜晚的空氣補充一些雨水，輕輕地洒落在人行道，流向巷子。他臉上沾了幾滴水，他好像聽到老人在說再見，但不能確定。

他很快地離開房子，沿著河流跑去。

蒙太跑著。

他能感覺獵犬像秋天一般，冷冷地，澀澀地，悄悄地到來。也像搖不動草葉的和風，輕拂窗戶時不會發生聲響，輕拂人行道上時葉影也不搖動。獵犬沒有碰觸這個世界，沈靜一直伴隨著它。一路上你能感覺得到這來自身後的沈靜壓力。蒙太覺得壓力不斷增加，跑了起來。

在前往河流途中，他停下來呼口氣，瞥見甦醒的人家窗戶透出來的微光，及坐在屋內看電視

牆的人影。牆上可見到獵犬吐著霓虹氣，像蜘蛛一樣走著，一會兒在這裏，一會兒不見了。現在到了鄂姆坡巷，林肯，橡樹，公園，走到巷裏朝法博的屋子走去。

走過去，蒙太想著，不要停，繼續走，不要轉身！

法博房中，普樂牆上，噴水器仍對著夜空轉動。

獵犬停住了，振動著，

不，蒙太握住窗檻，這邊！在這兒！

普魯卡因鋼針一伸一縮，一伸一縮。在它縮進獵犬的鼻裏時，滴落一滴晶瑩的像夢幻的藥物。

蒙太摒住呼吸，像是胸膛被重重打了一拳。

機械獵犬轉過身，離開法博的屋子，走進巷裏。

蒙太迅速望向天空，直升機飛得更近了，像對著光源疾飛的昆蟲。

蒙太再次提醒自己這不是此刻可以觀看的小說插曲，他所看到的完全是追逐他自己的遊戲。

他叫了一聲，使自己離開窗戶，裏頭正上演一場好戲。管它的，他已經離開了！

巷子、街道、巷子、街道，河流的氣味。腳伸出，踏下，伸出，踏下。二千萬個蒙太跑著，快了，如果攝影機捕獲到的話。二千萬個蒙太跑著，像古裝電影裏的「重點喜劇」一般，捕快、

強盜、追逐者、被追逐者；獵人、獵物；他看過一千次了。他後面也有二千萬隻靜靜地窮追不捨的狗，在電視牆上跳躍。從右邊跳到中央再跳到左邊，不見了，右牆、中央、左牆，不見了！

蒙太將喜洗耳塞入耳中：

「警方建議住在鄂姆坪地區的居民做一件事：就是每一家都打開前門、後門，或從窗戶向外看，如果任何人見到逃犯，他就跑不掉了。準備！」

當然！以前他們為什麼不做！為什麼，這麼多年了，從沒玩過這種遊戲！每個人都起來，都出來，他無處遁形！這夜晚獨自在街上跑的人，唯一在證明腿力的人！

「從現在開始數十！一！二！」

他覺得全城的人都起來了。

「三！」

他覺得全城的人都向門口走去。

快點，抬起腳，放下！

「四！」

人們在玄關處夢遊。

「五！」

他覺得大家的手握住門栓。

河流的味道像一場涼涼的冷雨。因爲奔跑，他的喉嚨灼熱，兩眼酸澀。他大聲叫，好像這一聲叫喊能使他飛起，猛衝向最後一百碼。

「六，七，八！」

五千家的門栓在轉動。

他跑過最後數排房子，順著坡道奔向平穩移動的暗流。

「十！」

門開了！

他想像數以千計的臉窺向院子、巷子、天空，躲在窗簾後面，蒼白，像被黑夜驚嚇，也像灰色的動物從洞穴裏窺探，帶著沒有顏色的眼睛，灰色的舌頭，以及穿透僵硬臉部肌肉向外看的灰色思想。

但他已到達河流了。

他摸了一下，只是想確定那眞是一條河流。然後浸到水裏，在黑暗中脫掉衣服，水拍激到身

上、腳、和頭，喝了一口並吸了一點進入鼻裏。然後他穿上法博的舊衣和鞋子，將自己的衣服丟到河裏，看著它漂走。而後提著手提箱向河裏走去，到踩不到河底時，也讓自己隨著河水流向黑暗。

當獵犬抵達河邊時，他已經在下游三百碼外了。頭上直升機的槳葉發出巨響，一道強光掃過河面，此時蒙太潛入水裏，強烈的照明好像太陽衝破雲層一般。他感覺河流將他拉向更遠處，進入黑暗。然後強光移向地面，直升機向城中飛逸，好像選擇了另一條路徑，不見了，獵犬也走了。只剩冰冷的河水和漂浮在突來的平靜中的蒙太。遠離城市，燈光，和追逐，遠離一切。

他覺得已經將一座舞臺和許多演員拋在身後，也像是脫離了一次盛大的幽靈術大會和所有喃喃低語的鬼魂。他從嚇人的不眞實景況中走向另一嶄新而不眞實的眞實中。

黑暗的土地向後滑溜而過，他正朝山間的鄉村前進。十多年來星星首次出現在他頭上，閃耀著光芒。他看到天上出現一顆明亮的加格那星（譯註：印度神話中 Irishna 神像，迷信者謂被該神像乘車輾死者，可上極樂西天），像是威脅著要輾壓他。

手提箱吸滿了水下沈時，他面朝上地漂浮著。河流極爲溫和而悠閒地流著，流著離開那些早餐吃陰影，中餐吃蒸汽，晚餐吃水滴的那些人。河流非常眞實，很舒適地托著他，給他時間，悠閒，去想這個月，今年，以及這些年來的生活。他聽著緩緩律動的心跳，思想也不再紊亂忙碌。

他看到月亮低懸在天上。月亮在那兒，但月亮的光是什麼引起的？太陽，當然。但太陽又是什麼讓它發光的？它自己的火。太陽就這樣子日復一日的燃燒下去。太陽和時間，太陽和時間和焚燒。太陽和地球上每座鐘。這些都一齊來到他腦中。長時間在陸上漂泊和短暫地在河中漂浮之後，他了解這輩子不能再焚燒的原因了。

太陽每天都在燃燒，它燃燒著時間。世界繞著一個圈在飛趕，以自身的軸在轉，而時間忙著焚燒年代和人，不需蒙太幫任何忙。所以如果他和消防隊員焚燒事物而太陽焚燒時間，意思就是什麼東西都燒到了！

他們之中有一方必須停止焚燒，太陽當然不會停止，那就只有蒙太和幾個小時以前還在一齊工作的人了。在某個地方必須展開保存和放回的工作，而且必須有人做這個保留的工作，任何可以免去蛾蟲、蠹魚、乾蝕、和帶火柴的人的侵害的方法。世界充滿各種型式和大小的焚燒，現在石綿業公會必須快點開始工作。

他發現後踵碰到硬地、石礫、岩石、和沙，河流正將他送到岸邊。

他看了沒有眼睛和光線，沒有形狀，綿延千里，草坡和森林一路等著他的巨大黑色生物一眼。

他躊躇著，走出舒服的水流。他期待獵犬出現在這兒，樹林突然在直升機的大風下搖動。

然而，有的只是平常的秋風吹拂著，像另一條河流。為什麼獵犬沒跑來？為什麼到陸上去尋找？蒙太聽著，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

小莉，他想著。在這鄉下什麼也沒有，小莉，多麼寂靜，我在想妳如何忍受這些？妳會大喊，閉嘴！閉嘴！小莉，小莉，他感到悲傷。

小莉不在這兒，獵犬也不在這兒，只有遠處傳來的乾草味。他記起很小的時候曾經到過一個農莊，使他發覺在不真實的七重簾幕之後，在電視牆和圍繞在城市四周的錫罐之後，有牛羣在吃草，豬仔蹲坐在暖洋洋的午後池塘邊，和跟在羊羣後面吠叫的狗。

此刻乾草的香味和河水的流動，使遠離喧鬧的公路，在一座農莊安靜之後院，以及一座古老的風車轉動著逝去的年代下面穀倉中的蒙太沈沈欲睡。他想整晚躺在穀倉頂樓，聆聽遠方的動物，昆蟲，樹林的顫動，然而什麼也沒有。

夜間，他想著，他將聽到頂樓下面有腳步聲，他會感到緊張而坐起，腳步聲遂走離了。他重新躺下，從窗戶望出去，夜很深，見到有一盞燈自農舍中走出，然後見到一位年輕貌美的女人坐在一個沒燈的窗口編髮辮。要看清楚並不容易，但她跟很久以前的一個女孩子很像，那女孩知道天氣，從未被螢火蟲燒過，她也知道蒲公英在下巴擦落花瓣是什麼意思。然後，她會離開温暖的

窗戶，重新出現在洒滿月色的頂樓房間。然後，噴射機那死亡的聲音將天空分割成兩半，他仍將躺在穀倉，安全地藏匿著，望著地平線上那些奇怪的新星，在淸晨柔和的天色中消失。

到了早晨他仍無需睡眠，因爲鄉村的夜色和溫暖的氣息，在他睜著眼睛和嘴巴的同時，已讓他休息和睡眠了。他想到這裏發現自己正在微笑。

梯子下面等著他的可能是兩件不可思議的東西，他將小心走下樓梯，在淸晨粉紅色的微光中，淸楚地意識到自己有些畏懼這個世界，而站在小奇蹟上面，最後彎下身碰觸它。

一瓶冰涼的新鮮牛乳，幾顆蘋菓和水梨。

這是他現在最想要的，是這個偉大世界接納他，給他足夠的時間去想所有必須想的事的一種符號。

一瓶牛乳、一個蘋菓、一個水梨。

他離開河流。

陸地像一陣浪潮一樣撲向他。黑暗的鄉村景象和冷冽風中的百萬種氣味壓擠著他。他向後傾倒入黑暗，在氣味和聲響破裂的曲線之下，耳朵轟隆作響。他廻旋著，眼睛所見到的星星都像正在燃燒的流星。他想再回到河裏，讓河水安全地護衛他到下游某處。這個黑暗的坡地像他小時候

有一次，在游泳的時候，一陣不知來自何處的大浪將他壓在鹹泥和綠色的黑暗中，水燒著嘴和鼻，使他作嘔，尖叫！水太多了！

陸地太多了！

面前黑暗的牆外有耳語聲。幽靈。黑暗中的幽靈睜著眼，夜晚注視著他，目光森森然。

獵犬！

經過這麼久的逃跑，追趕，汗流夾背，幾乎溺死，好不容易來到這麼遠，以爲自己已經安全了，舒了一口氣，最後走上陸地才發現……

獵犬！

蒙太發出最後一聲痛苦的叫喊，似乎這一切都太過份了。

幽靈散開了，眼睛消失了，樹葉在地上翻滾。

蒙太孤獨地站在荒野中。

一隻鹿。他嗅到濃冽的麝香味，像混雜著血液和動物的呼吸，小豆蔻和苔蘚和豕草的味道。

樹林向他撲來，拉開，撲來，拉開，撲向他眼後脈博的漫漫長夜。

地上一定有數以億計的葉子；他在中間翻滾，一條有熱丁香和土味的乾河。還有其它味道！

有一種味道像馬鈴薯，似乎夜夜都被月光照射一般生冷又白晳；也有瓶裏的泡菜和家中餐桌上芹菜的味道；也有一點味道像蛋黃，像罐中的芥茉。還有一種味道像隔壁後院中的康乃馨。他將手放下，摸著像小孩一樣擦著他的野草，指頭沾滿甘草的氣味。

他站著吸口氣，吸進越多的大地氣息，就被越多的土地細微處所充滿。他並不空虛，這兒總是有更多的東西來塡充他，總是有更多的東西。

他在落葉的淺浪中蹣跚走著。

奇異中有一絲熟悉。

腳踏到了發出沈重聲響的某種東西。

他用手在地上摸著，這兒，那兒。

鐵軌。

從城中延伸出來，經過森林，在地面上任其銹蝕，到此地被水覆蓋。

這就是他要走的路徑，是唯一熟悉的東西，在他步入滿是荆棘的樹叢中，氣味、感受、撫觸的湖泊中，在輕嘆和落葉中，所稍感需要的魔術般的護身符。他用手去觸摸，用腳去感覺。

他走上鐵軌。

他感到很驚訝。

很久以前，克蕾絲會在這兒走著，而現在，他也正在這兒走著。

半小時後，他在寒冷的鐵軌上走著，很淸楚地體會自己的身體、臉、嘴、黑漆漆的眼，轟隆作響的耳，刺痛的腳。他見到前面有火光。

火像眼睛一眨一眨地幌動，他停了下來，深怕自己的呼吸會將火吹熄。但火仍在那兒。他機警地繞道悄悄地接近，約十五分鐘後他已接近了，才停下來躲在隱蔽處察看。那火輕輕幌動，白色和紅色，對他而言，那是一種很奇怪的東西。

它並沒焚燒而是給人取暖。

他看到幾隻沒有手臂的手伸向它，手的上方是在火光中閃動、搖幌，明滅不定的毫無表情的臉。他沒想到火有這種面貌，這輩子從沒想到火能任人取予，就是味道也有所不同。

他不知道自己佇立了多久，但有一種既愚蠢又愉快的感覺，好像自己是一隻從森林裏走出來的動物，被火淹沒了。他覺得自己是一種有毛絨絨又透明的眼睛，有嘴、有蹄、有角，有秋天血液味道的動物。他站了很久很久，聽著火焰發出的溫暖爆裂聲。

寂靜凝聚在火焰四週，寂靜也在那些人的臉上，時間也在，有足夠的時間來坐在樹下銹蝕的鐵軌上，看著世界隨眼睛在轉動，被掌握在火中。這些人只用一根鐵條就好像能任意塑造世界似的。不只是「火」有所不同，「寂靜」也有所不同。蒙太朝此一特殊的寂靜走去。

後來他聽到說話的聲音，但他無法聽淸楚在說些什麼，只聽見聲音平靜地起伏、轉動、並注視著世界。聲音知道陸地、樹林、和順著河邊鐵軌就能到的城市。聲音在談論一切事情，沒有什麼不能談的，從談話終止時的音調和動作以及其中的好奇和驚嘆就可知道。

有人抬起眼看到他，不知是第一聲還是第七次，有一聲音向蒙太傳來：

「好了，你可以出來了。」

蒙太退回陰暗中。

「沒關係，」聲音說著：「我們歡迎你。」

蒙太慢慢地向火走出，看見有五個老人坐著，身穿深藍色丁尼布工作褲，夾克和襯衫。他不知說什麼。

「坐下來。」一位看似這個小團體的領導者說：「來點咖啡？」

他注視著黑色冒煙的液體倒進一可摺叠的錫杯中，直接遞到他面前。他小心翼翼地吸著，覺

得他們正好奇地看著他。他的嘴唇灼熱，這也不錯。四周的臉孔都長滿了鬍鬚，但都梳理得很整潔，手也很乾淨。此刻他們都站起來了，好像在歡迎一位客人，後來又坐了下去。蒙太啜飲著咖啡。「謝謝，」他說：「非常謝謝。」

「我們歡迎你，蒙太，我叫格南各。」說著，遞過來一瓶沒有顏色的飲料。「這個也喝下去，將改變你的汗水的化學指數。半小時以後，你的味道就會完全不同了。獵犬在找你，所以最好喝光。」

蒙太喝下苦澀的液體。

「你將發散山猫的氣味，但那沒關係。」格南各說。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蒙太說。

格南各對著火旁的手提電視機點點頭。「我們一直在看這場追逐。猜想你可能沿著河繞到南方來。當我們聽到你在林中像一頭醉鹿亂撞時，才没像以前那樣躲起來。我們猜你已在河裏，因爲直升機已飛回城裏。那邊發生一件趣事，追逐仍在進行，但是方向完全反了。」

「另一個方向？」

「來，來看。」

格南各打開電視機。上面是一場濃縮的噩夢，全都是呼呼轉動的色彩和打鬥。有聲音傳出：

「這場追逐繼續在城北進行！空中警察正在八七街和鄂姆叢林公園會合！」

格南各點著頭。「他們在揑造事實。你在河流就已擺脫他們了。但他們不承認，他們知道如果承認了就不能再吸引觀衆了，一個節目必須有個交待，而且要快！如果他們搜尋整條河流的話，將花費整晚的時間，所以他們一定會找一個代罪羔羊做交待。看吧，不要五分鐘他們就會提到蒙太了。」

「但是——」

「看。」

隨直升機飛翔的攝影機，現在正搜索空曠的街道。

「看到沒？」格南各小聲說：「是你沒錯；就是街尾那個犧牲品。看攝影機如何接近，製造鏡頭。懸疑，長距離攝影。現在，有一個可憐的傢伙在外面走，這是這年頭很古怪的事。不要以爲警察不知道男性同性戀者的習慣，男人爲了這個原因或因爲睡不著而在清晨外出，反正，警察已經經年累月地默許他們如此，從不知何時會就近得到方便，現在機會終於來了，實在很有用。保住了面子。哦，老天，你看！」

火旁的人都向前傾。

螢幕上有一個人轉過街角，機械獵犬突然朝他飛奔而去，從直升機上射出的強光，在那人四周形成一個牢籠。

聲音狂叫：「蒙太！找到了！」

那無辜的人茫然地站著，香煙仍在手中冒煙。他注視著獵犬，不知那是什麼。他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了。他又抬頭看著天上哀泣的警笛。攝影機突然前伸，獵犬帶著節奏感，時機掌握得恰到好處地躍到半空中，姿態優美得不可思議。長長的鋼刺伸出，然後停頓一下，像是要給廣大的觀衆一點時間來感謝這一切。受害者的表情，空曠的大街，鋼製的動物像子彈一樣對著目標。

「蒙太，不要動！」天上傳來聲音。

攝影機鏡頭撲向犧牲者，好像獵犬撲上去一般，三者動作完全一致。獵犬抓住犧牲者，天羅地網般的蜘蛛腳佈滿整個鏡頭。他尖叫著，尖叫著，尖叫著！

鏡頭消失。

一片沈寂。

黑漆漆。

蒙太在沈寂中哭了起來，轉過身。

沒人說話。

然後，這些人毫無表情地重新圍坐在火的四周。黑色螢光幕上傳出播音員的聲音：「搜索工作結束，蒙太死了；反社會的罪犯受到應有的制裁了。」

黑暗。

「現在我們要請你到豪華酒店的天國套房，欣賞半個小時的『黎明之前』的節目——」

格南各關掉電視。

「他們的鏡頭沒照淸楚那人的臉，注意到沒有？就是你最好的朋友也沒辦法確定是不是你。他們這樣亂搞只是滿足觀衆自己的想像。他媽的。」他小聲的說：「他媽的。」

蒙太不發一聲，只是回頭望著空白的銀幕，顫抖著。

格南各碰了一下蒙太的手臂。「歡迎從死亡邊緣回來。」蒙太點點頭。格南各繼續說：「現在你可以認識認識我們了。這位是佛雷得克門，劍橋大學成爲原子工程學校以前坐哈代（譯註：英國小說家、詩人）位子的人。這一位是U・C・L・A的賽門博士；這位威思特教授多年前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倫理學，不過現在這已經算是一門原始的研究了。這位雷佛南陪多佛三〇年前常在講學，但卻在一個禮拜內因自己的觀點而失去學生。現在他有時候來跟我們一起遊蕩。至於

我自己曾經寫一本書叫『手套裏的手指』——個人與社會的完整關係。現在我就在這裏，歡迎你，蒙太！」

「我和你們不同類，」最後蒙太緩緩地說：「我一直是一個白痴。」

「我們都一樣，我們全都犯了正確的錯誤，否則不會到這兒來。當我們是分開的個體時，只有憤怒。很多年前我曾打一位消防隊員，因爲他要燒我的圖書室，後來我就一直在逃亡。要加入我們嗎？」

「好。」

「你要提供什麼？」

「什麼也沒，我想以前會經有少部份傳道書和啓示錄，可是現在沒有了。」

「傳道書，不錯，在那兒了？」

「這裏，」蒙太摸摸頭。

「好。」格南各微笑，並點頭。

「有什麼不對勁？不是很好嗎？」蒙太說。

「比什麼都好，簡直完美無缺！」格南各轉向雷佛南：「我們有傳道書嗎？」

「有一本，在楊鎮一個叫哈里斯的人那兒。」

「蒙太，」格南各穩穩地握住蒙太的肩：「小心的走路，照顧自己的身體，如果哈里斯有什麼三長兩短，你就是傳道書了。在這最後一分鐘，你變得多麼重要。」

「但我忘記了！」

「不，沒有什麼會失去的，我們有辦法替你弄回這個絕妙上品。」

「但我自己曾試過，就是回想不起來！」

「不用試，需要的時候自己就會出現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跟照相一樣的記憶，卻反而花一生的時間去學把已經存在的東西封鎖起來。塞門研究二〇年了，現在已經有法子將只要唸過一遍的東西記起來，蒙太，看那天你有興趣讀柏拉圖的共和國？」

「當然！」

「我就是柏拉圖的『共和國』。想讀馬加斯鄂勒斯嗎（羅馬皇帝兼斯多葛學派哲學家）？賽門先生就是馬卡斯。」

「你好。」賽門先生說。

「哈囉。」蒙太說。

「我也要你見見綏福特，那本邪惡的政治書『格列佛遊記』的作者，還有另外的傢伙，查爾斯達爾文和愛因斯坦。我旁邊這位是阿伯特史懷哲先生，他實是在一位仁慈的哲學家。蒙太，大家都在這裏，如果你想的話，阿里斯多芬、馬哈達馬甘地、瓜達那佛陀、孔子、湯馬斯拉芙匹考克、湯姆斯傑佛遜、和林肯先生都在此，我們同時也是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

每個人都靜靜地笑著。

「不可能。」蒙太說。

「事實如此，」格南各回答道，微微笑著：「我們也是燒書者。我們讀書，然後燒掉以免被發現。縮影膠捲不適合，因爲我們一直在遊蕩，不想將它們埋起來，以後再回來拿，也是怕被發現，所以還是將它們保存在老頭顱中，這樣就沒有人能察覺或是看到。我們是歷史、文學、國際法的斷簡殘篇。拜倫、湯潘、馬其維里、或是基督統統在這裏。已經晚了，戰爭也爆發了，而我們全都淪落至此。城市在那邊，用五彩外衣包裹著。你覺得怎樣，蒙太？」

「我以自己的方式在蠻幹，我會把書放在消防隊員的家裏，然後報警。」

「你做的是一件必須做的事，如果這種事能普及到全國的話，那將是非常漂亮的一件事。不過我們有比較簡單而且比較好的方法，只要將知識好好保存起來就好了，我們並不想外出去激怒

任何人，因爲如果我們有什麼不測的話，知識也跟著完了，而且可能就此永遠失去。我們是模型人，有自己獨特的方式；我們在鐵軌上遊蕩，夜間躺在山坡上，城裏的人讓我們這樣做，偶爾我們也會受到搜查，但沒有人能控訴我們。組織具有伸縮性，很鬆散，又不完整。我們之中有一些人的臉和指尖會動過整形手術。現在我們有一個可怕的事情要做，就是等戰爭爆發，並且很快結束。雖然這不是愉快的事，但這樣我們才不會受到控制，我們在這荒野中吶喊的少數特異的一羣，戰爭過後，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或許還會有什麼用處。」

「你眞的以爲他們會聽嗎？」

「如果不會，那我們只有等。然後用口授的方式將書本傳給下一代。也讓孩子等，這樣一直等下去。當然，這方法會失去很多東西，但你沒其它法子叫別人聽。他們必須自己甦醒，想一想發生了什麼事，想一想爲什麼世界會在他們下面爆發，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你們有多少人？」

「數以千計。他們夜間在廢棄鐵路上遊蕩，外觀像一羣流浪漢，但實際是一座圖書館。每個人都記了一本自己想記的書。廿年後或一段時間以後，我們再見面，旅行，結合鬆散的組織網，展開計劃。最重要的是我們要記住自己並不重要，不能自誇，不能感覺比別人優越，因爲我們只

是蒙了塵垢的書皮而已，除此別無價値。我們有一些人住在小鎭，所以梭羅的『湖濱散記』第一章現在住在綠河，第二章住在緬因的柳農莊。馬里蘭州有一個村莊，只住了廿七人，從沒被炸彈炸過，是一本羅素的完整的著作，每個人都記了數頁。某一年，某一天當戰爭結束後，可以再寫書的時候，那些人將逐一召喚，背誦所記憶的，再用鉛字將之印製成標本，直到另一次黑暗時代來臨，那時候我們可能需要重覆這一切。不過那對人類是件故事；他永遠不會因爲沮喪或厭煩而放棄，因爲他知道得很淸楚，這是一件重要而値得做的事。」

「今晚我們做什麼？」蒙太問。

「等待，」格南各說：「必要時向下游移動一些。」

他開始將土撥進火裏。

其它人也是如此，蒙太也跟著做，這些人在荒野中一起動手將火撲滅。

星光下，他們佇立在河邊。

蒙太看了一眼防水錶上的夜明針，清晨五時。時間在滴答聲中一小時、一年地流逝，黎明正在河堤那邊的遠處等待。

「你爲什麼信任我？」蒙太問。

有人在黑暗中走動。

「看你的樣子就夠了，最近你不會從鏡子裏看過你自已，而且，城裏還不至於關心到勞師動衆來追逐我們，腦中有幾句詩詞的瘋子對他們而言根本無關痛癢，他們知道，我們也曉得。每個人都曉得；只要羣衆不要沒事引用大憲章和憲法就好了，消防隊做檢查工作已經綽綽有餘了。不，城裏不會來打擾我們，而且你看起來像魔鬼。」

他們沿著河堤向南走。蒙太打量著這些人的臉孔，一張張古老而憔悴的臉。他想尋找明亮、堅決、帶著勝利的臉，但幾乎不可能。也許他期望他們的臉能燃燒並閃爍他們所擁有的知識，像燈籠一樣發出光芒。但所有的光均來自螢火。他們和其它長途奔波，艱苦搜尋，見到好東西被摧毀的人並沒什麼不同。而此刻，在這麼晚的時候，這些人聚集在一起，等待聚會結束，吹熄燈籠。他們自已也無法確信腦中的東西能使未來每一個黎明發出較純潔的光，他們那保存在沈靜的眼後沒經過切割過的書籍，正在等待有顧客落腳探望，他們的手有的很乾淨，有的很髒。

行進的當兒，蒙太一個接著一個的看。

「不要用表面來判斷書。」有人說。

他們全都悄悄地笑了，向下游走去。

在這些人行將抬頭之際，從城裏飛出的噴射機帶著呼嘯，早已遠颺。蒙太望著身後的城市，此刻正在河的遠方閃現微光。

「我太太回到城裏了。」

「我爲你難過，往後這幾天城裏不會有什麼好事。」格南各說。

「奇怪，我並不想念她，也沒什麼特殊的感覺。」蒙太說：「就是她死了我也不會難過，這樣不對，我有什麼地方不對勁。」

「聽著，」格南各一面說，一面抓起他的臂膀，替他撥開樹叢，讓他過去：「小時候我的祖父死了，他是一位雕刻師，也是一位很仁慈的人，對世界有很大的愛心。他也幫忙打掃貧民區，做玩具給我們，一輩子做了很多事，他的手總是忙個不停。他死的時候，我突然想到我並沒爲他的去世哭泣，而是爲了他所做的那些事情，我是因爲他不能再雕刻木頭，不能幫我在後院餵鴿子或拉小提琴或是說笑話給我們聽而哭。他是我們的一部份，他死後所有的動作都停止了，再沒人能和他一樣做那些事了。我常想，他死後，很多美好的雕刻品不再出現，世界上也失去很多笑話，多少返家的鴿子不再有人撫摸。他塑造了世界，替世界做很多事，在他逝世那晚世界也同時失

去很多美好的事物。」

蒙太靜靜地走著。「小莉、小莉。」他小聲地說：「小莉！」

「什麼？」

「我太太，我太太，可憐的小莉，我什麼也不記得了，我想到她的手但記不起它們做了什麼事。它們不是吊在身體兩側就是放在膝上，不然就是挾一根煙，就只想到這些。」

蒙太轉身，向後看。

你送給城市什麼東西，蒙太？

灰燼！

其它人相互賦予什麼？

什麼也沒有。

格南各站在他旁邊，也向後望：「我祖父說，每個人在死後必然會留下一些東西，小孩、書、畫、房子、裝飾、一雙鞋，或是親自栽植的花園。他還說，只要你的手摸觸過東西，你死後，靈魂就有地方可去，所以當別人看你手植的樹木或花時，就看到你在那裏。不管你做什麼，只要你將東西從你觸碰前的樣子變成你觸碰後的樣子就是了。他也說割草的人和眞正的園丁的人不同

，就在於觸摸，割草的人可能根本不會在那兒，但園丁一輩子都在那。」

格南各揮動著手。「五〇年前我祖父曾經給我看過V—2火箭的影片，你見過二百哩高的原子蕈狀雲嗎？但它和四周的荒野比起來，只不過像一種針刺而已，沒什麼。」

「我祖父連演V—2火箭的影片好多次，希望能讓城市開放一些，容納較多的綠野、陸地和荒郊，以便使人們意會到人的生活空間佔地球的極小部份而已，而要倚賴荒野自然生存，自然給我什麼也可以將之收回，像吹氣一樣輕而易舉，海洋也是大自然用來提醒人們的渺小的。我祖父說，有一天當我們忘記晚上的曠野離我們有多近的時候，它將前來攫捉我們，因爲我們忘了它的可怕和眞實。明白吧？」格南各轉向蒙太：「祖父死這麼多年了，但如果你掀開我的頭蓋骨，藉上帝的力量，你將可在廻轉部發現他的指印。他觸摸過我了。我說過他是一位雕刻師。『我恨一個名叫做『現狀』的『羅馬人』他曾跟我說。『用驚奇來塡眼睛』他說，『像心想再十秒鐘就要死亡一樣地生活，看著世界，它比夢境或任何工廠的產品都奇異得多。不要尋求保證，也無需要求安安穩穩，因爲從來就沒有這種動物。如果有，也將被視爲整天倒懸在樹上的三趾樹獺，睡掉了一生，這就不好了』，他也說：『搖吧，把大樹獺搖落，成爲笨驢』。」

「看！」蒙太叫道。

戰爭就在頃刻間開始又結束。

後來，蒙太周圍的人都說不出話，好像眞的見到了什麼。也許是最單純的火光在空中閃動，也可能是炸彈，噴射機從十哩、五哩、一哩、到一瞬間，像巨人的手在播種，從天上灑下谷粒，突然間又變慢，紛紛掉落在後面仍在寧靜清晨中的城市上面。噴射機一見到目標，以每小時五千哩之速度發警報給投彈手，轟炸事實上就在這頃刻間結束，像長柄大彎刀咻的一聲那麼快速，戰爭就結束了。炸彈一旦投放，戰爭就結束了。在炸彈撞擊到之前，在敵人的船艦已經分佈半個可見的世界的現在，這完整的三秒鐘，凝聚了歷史上所有的時間，像海島上的土著不相信子彈，因爲子彈是看不見的，儘管心臟已經突然爆裂，身體失去主宰頹然傾倒，血液自在地噴到半空中，頭腦任意揮霍少數珍貴的記憶，在困惑中死亡。

這不是相不相信的問題，僅只是一種姿態。蒙太看到遠處的城市上空有金屬手正在急投，知道噴射機尖銳的呼嘯隨後將至，訴說著崩潰、分解、片瓦不存、滅亡、死。

蒙太的心思和手無助地伸出，將炸彈托住一分鐘。「跑！」他向法博叫道。向克蕾絲，「跑！」，向米德莉，「離開，離開那兒！」然而，他記起克蕾絲已經死了，法博也不在城裏，他正在鄉下某處的一處深谷裏，清晨五時的巴士正從一個荒地前往另一個荒地途中。儘管還沒到達，

仍在空中，卻可確定能夠做到。在巴士再跑五十碼以前，目的地仍不具任何意義，但它離開的地方已從一個大都會變成了垃圾場。

而米德莉……

離開，跑啊！

現在只剩下半秒鐘，炸彈在旅館上方一碼、一呎、一吋的時候，他看到她正在旅館房間，倚靠在發出微光、充滿色彩和動作，會經一直對著她談著，閒聊，喊叫她的名字，跟她微笑，但卻一句話也沒提到此刻只距旅館頂部一吋、半吋、廿五公分的炸彈的「牆家庭」。她倚靠著，好像能在那兒找到清醒的不安的秘密。米德莉好奇又緊張地倚著，像似要衝進巨大的彩色世界中，淹溺在明亮的快樂中。

第一顆炸彈爆炸。

「米德莉！」

有誰知道？也許偉大的廣播站及其彩色光束所播放的明亮、談話、和閒聊第一個被遺忘。

蒙太倒在地上，全身僵直，他能見到，感覺，或想像牆壁在米德莉的臉上變黑，聽到她的尖叫，因爲在百萬分之一瞬間，她在鏡中而非水晶球裏見到自己反射的臉。整個房裏什麼也沒有，

只有自己非常空洞的臉，飢渴，吞噬自己，最後她認出那是她自己，迅速地望向天花板，此時天花板和整棟大樓爆炸，並掉在她身上，帶著她和百萬磅的磚、鐵、塑膠、和木塊一齊陷落，和下面洞穴中的其他人碰面，以自己不可解的方式將他們擺脫。

我記起來了，蒙太抱著地面。我記起來了，芝加哥，很久以前的芝加哥，小莉和我，那是我們相遇的地方！我現在記起來了，芝加哥，很久以前。

空氣中傳來巨大的震盪，將這些人震得像多明諾牌一般地東倒西歪，並且在河裏激起水柱，使塵土四濺，使樹木在北風中怒號。蒙太急忙縮緊身子，緊緊趴著地面，閉起眼。他眨了一次眼，在那一瞬間他看到在空中的城市，而不是炸彈，它們已經換了位置。在另一瞬間，他看到重新建立，但跟以前的不同，比以前所能想像的高的城市，以破裂的水泥和變形的金屬矗立在空中，像一幅壁畫，一次雪崩，和數以萬計的色彩，門在窗戶的位置，頭底顛倒，前後易位。然後，整座城翻轉過來，傾頽、死亡。

死亡的聲音隨即傳了過來。

蒙太躺在地上，眼睛沾滿塵土，沒法睜開，口裏也吃了一口土。他啜泣著，想著，我記得，

我記得其它的事情，是什麼？是的，沒錯，是傳道書的一部份，傳道書和啓示錄的一部份。快，快，在震盪消失，風也靜止之前，不要讓它跑掉。這兒，傳道書，他安靜地對著自己說，平躺在仍在顫抖的地面，一再說著那些字，非常完美地，沒有什麼丹漢潔齒劑之類了，自己就是傳道師，正站在腦中，凝視著他……

「來。」有聲音說。

大家像草地上的魚一樣躺著，喘著氣，好像小孩子抓著熟悉的東西一樣地抓著地面。他的手指抓著土，大叫，使耳朵不會爆裂，頭腦保持清醒，並張著嘴。蒙太跟著他們大叫，以抵抗強風割裂臉部、嘴唇、使鼻子流血。

蒙太看著塵埃平息下來，全世界又恢復平靜。他躺著，好像看到每一粒塵埃和每一片葉子，並聽到此刻自地球上升起的每一聲叫喊和耳語。平靜隨塵埃飄落，他們可能需要好好看看四周，以便將這天的眞實性凝聚在意識中。

蒙太看著河流，我們可從河上走。他也看看舊鐵路，或者這條路。或者走公路，我們將有把東西注入自己裏面的時間。很久以後的一天，它將出現在手上和口裏。其中很多是錯的，但也有很多是好的，今天正是我們要出發看看世界，它運行和談話的方式，它眞正的樣子。此刻我要看

每一件東西，一會之後它們都將聚集起來成爲我。看那邊的世界，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看看那邊，在我身子外面，臉孔的那一方，而要眞正觸碰它的唯一方法是將它成爲我，在血液中，每天泵打一百萬次的地方。我保存著它所以永遠不會失去，終有一天我會緊緊地守著世界，而現在，我將一根指頭放在上面，是一個開始。

風死了。

其它的人仍躺在睡眠的黎明邊緣，還不準備起來展開一天的義務，火、食物，和做不完的生活細節。他們躺著，眨動蒙有灰塵的眼皮。你能聽到他們急促的呼吸聲，後來慢了下來，慢下來

……

蒙太坐起來。

不過他坐著不動，其它人也都靜止不動。太陽紅色頂緣的微光正撫摸着黑色的地平線。空氣很冰冷，有即將下雨的氣息。

格南各靜靜地站起來，活動一下手腳，不停喃喃自語，眼淚從臉頰滴落。他慢慢走進河裏，望著上游。

「平了，」很久以後說：「城市像一堆醱酵粉，不見了。」又隔很久：「我在想不知道有多

少人知道它的到來？不知道有多少人非常吃驚？」

全世界，蒙太想著，又不知有多少座城死亡了？在我們國內又不知有多少？一百？一千？

有人劃了一根火柴，點燃從口袋中拿出的一張紙，然後放在草葉下面，過一會兒加入一些濕的小樹枝，發出一陣爆裂聲。點燃了，火焰在清晨越燒越旺，太陽也在東方升起。這些人全都笨拙地轉過身子，讓火光包圍他們，一句話也不說。他們坐下時，陽光照在他們的後頸。

格南各打開一張油布，裏面有一些鹹肉。「我們先吃一點，然後向上游走，那邊正需要我們。」

有人拿來一個小煎盤，將鹹肉放進去，再放到火上。一會兒盤內的肉發出嘶聲，並且捲跳，香氣四溢。這羣人安靜地觀看這個儀式。

格南各望著火。「鳳凰。」

「什麼？」

「在耶蘇基督以前，有一隻愚蠢的鳥叫做鳳凰。每隔數百年牠就堆起一堆柴焚燒自己。他一定是人類第一位表兄弟。不過，每次牠都在灰中躍起，重新誕生。這跟我們一遍又一遍做同一件事一樣，但我們卻有一件鳳凰從沒做成的事。只有我們知道剛做過的蠢事，數千年來所有做過的

蠢事。只要我們知道這一點，終有一天將停止製造火葬堆，不再在中間跳躍了。我們選取少數能記得每一年代的人。」

他將煎盤拿開，讓鹹肉冷卻，然後一齊慢慢吃著，沈思地。

「現在，我們到上游去。」格南各說：「並且記住：你並不重要，你並非一切。我們肩負的重任有一天將會嘉惠某些人。然而，很久以前，當我們手中有書的時候，我們並沒好好利用得自書中的東西，我們一直在侮辱死去的，一直在對著比我們先死的可憐人的墳墓吐口水。下星期、下個月、明年我們將和很多孤獨的人見面，他們如果問我們在做什麼，你可以說我們正在記憶。此即我們在長程賽跑中得以致勝之處。終有一天我們將記起很多東西，而建立歷史上最大的汽鏟，挖掘古今最大的墳墓，將戰爭鏟進去，蓋起來。現在走吧，我們先來建造鏡子工廠，明年一年只生產鏡子，然後好好地照出這個世界。」

他們吃完東西，將火弄熄。這是晴朗的一天，好像粉紅色燈籠添加了油心，樹林中，倉促飛走的鳥重又飛回，定居。

蒙太開始步行，過一會兒他發現自己走在最前面，他覺得奇怪，遂讓到一邊讓格南各走過去。但格南各看看他，並點點頭。蒙太又走到前面，看著河流、天空、和伸展到農村銹蝕的鐵軌。

穀倉仍塞滿稻草，晚上從城裏走出來的人羣經過農莊。後來，一個月或六個月，當然不會超過一年，他將再次單獨地走過這兒，單獨地，一直走到趕上其它的人。

現在正是一段從早晨走到中午的漫長路程，這羣人全都保持沈默，因爲有太多事情了，要回想的事情太多了。也許稍後當太陽使他們溫暖，可能會開始言談，也許只說想到的事情，以便確定那些事情的存在，絕對地確信它們安全地在他體內。蒙太感到有緩緩的說話聲，在喃喃低語。輪到他的時候，能說些什麼呢？在這種日子裏他能貢獻什麼呢？以便讓旅程容易一些。每件事情都有一個原因，是的，有崩潰的時間，就有建立的時間，是的，有保持沈默的時間，也有說話的時間，是的，都是。但其它呢？其它，還有什麼？某事，某物……

「河岸有生命之樹，結有十二種果實，一月一顆；樹的葉子用來治療國家。」

是的，蒙太想著，這就是我要爲中午保存的東西。爲了中午……

我們行抵城市之時。

⑨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

克拉克　著　卅二開本
呂應鐘　譯　定價70元

阿瑟克拉克的經典名作，電影難懂，看本書將能領會其科學與哲學的含意。

⑩第二副軀體

蘇佩爾　著　卅二開本
楊珊珊　譯　定價70元

在二十一世紀，移植腦袋在第二副軀體上，可能遭遇到的種種曲折離奇故事，本書提供的不是科學怪談，而是人類可能的未來景象。

⑪時光機器

H.G. 威爾斯著　卅二開本
傅　鶴　齡譯　定價55元

H．G．威爾斯的成名之作，全書富於文藝氣息，帶領讀者進入時光之流的光怪陸離景象。

⑫異　形

艾倫・迪恩・福斯特著　卅二開本
景　翔　譯　定價65元

（原著改編電影）

太空旅行途中發生的恐怖事件，在這部改拍成電影的小說中，帶領讀者走向一個充滿怪異離奇的世界，讀之令人毛骨悚然，是一部迥異一般的科幻作品。

⑬科幻小小說

星　新一　著　卅二開本
何　淑　蓉　譯　定價70元

這是一部風格新穎，意境深遠的小小說集。原作者星　新一，爲日本文壇小說泰斗。一九六八年曾獲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全書共計四十篇，篇篇情節曲折，趣味盎然，對未來世界可能遭遇的問題做了精闢的透視。

④科技震撼下的明日世界

彭樹楷教授編著　廿五開本
定價120元

這是一本窺探未來科學新面貌的書，是教科書，也是通俗讀物。對於目前尙在發展中的尖端科技，做了詳細的介紹與預測。

⑤明日的訊息

賴金男教授著　卅二開本
定價70元

淡江未來學主持人賴金男，爲國內「未來學」的權威，作者以輕鬆幽默筆調將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未來的發展情形，做了可能的預測與描繪，全書計六十篇，每篇均附漫畫家王丁泰插圖，相得益彰。

⑥世紀的預言

恩格斯・赫爾　著　十六開精裝
江　才　健　譯　定價210元

從易經、撲克牌、占星、到水晶球，從諾斯特達馬到珍妮狄克遜，他們能夠閱讀未來的徵兆，書中附有兩百多幀彩色、黑白圖片，是一本靈應奇書。

⑦科幻藝術畫集

傑尼沙克士編著　十六開精裝
彭　廣　揚　譯　定價200元

「明日世界」連載「未來的幻象」，介紹英國科幻插畫、畫家及其作品，富幻想與華麗的美感，彩色精印。

⑧銀河帝國三部曲

艾西莫夫著　卅二開本
張　時　譯　三部共210元

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艾西莫夫的經典著作，包括「基地」（定價75元）、「基地與帝國」（定價70元）、「第二基地」（定價65元）三部，中副六十八年十一月九日旅美學人鄭慶慈博士，特別推薦，中副以大篇幅特別介紹。

⑲機器人

艾西莫夫　著　卅二開本
楊珊珊　譯　定價70元

艾西莫夫的科幻經典名著，原著已在美國開拍電影。機器人早已進入我們的社會好久了，小至袖珍計算機大至電腦系統，今後機器人如何與人類共處？本書從多方面探討了這個問題。

⑭天外異鄉人（三版）

黃　海　著　卅二開本　定價65元

本書是「一〇一〇一年」的增刪修訂本，原書於五十八年初版，作者曾以五十八年作品獲得當時救國團蔣主任經國先生頒贈的社會優秀青年文藝作家獎金兩萬元，並獲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十一年後，本書增加五篇科幻小說，刪去文藝小說部份，修訂出版。

⑮新世紀之旅（四版）

黃　海　著　卅二開本　定價65元

六十一年初版由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冰凍屍體解凍，醫治復活以後有何結果？在未來，科學家對遺傳工程學的突破，將可以改造人類、複製人類。一個人接受腦移植手術以後，會有何種遭遇？太空旅行者是否在無意中撒播了生命的種子？本書描繪了未來的奇幻世界。

⑯帝國大反擊（星際大戰續集）

張　時　譯　卅二開本　定價70元

這部童話式的科幻電影，在美國造成比前集更轟動的票房紀錄，本書由名家翻譯，內附彩色插圖四十餘幀。

⑰超時空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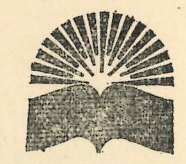
方以庸博士譯　卅二開本　定價60元

一位電子工程師捲入驚險無比的逃亡，他發現自己居然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變種，一種可以在時空中自由往返的射電神經超人……

⑱華氏四五一

布雷柏利　著　卅二開本
呂金翰　譯　定價70元

本書已成科幻的經典，原著曾改拍電影。如果你喜歡思考，曾對知識的價值發生疑問，對科學文明與自然的衝突感到迷惑這是必須一看的書。



照明的書，就是要照耀明日

照耀明日的書 18

華氏451

著　者・布雷柏利
譯　者・呂金翰
發行人・許希哲
常駐顧問・蘇　子
總編輯・黃　海
出版　者・照明出版社
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43號　民和大廈11樓之2
臺北市郵政 6-74 號信箱
郵政劃撥帳號 108948 號
電話：303—6561・303—6554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511號
印刷所：中寶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三重市成功路41巷11弄6號
電話：9831061・9831062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年三月（1981年3月）
定　價：70元

照明出版社書目

■照明文庫

	書名	作者	定價
1	穠芳亭（古典愛情小說）	毛蔚領編撰	40元
2	馬利科彎英雄傳（長篇小說）	鍾肇政　著	65元
3	陳嘉宗短評集（評論）	陳嘉宗　著	50元
4	春　泥（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55元
5	公開的作家市場（文評・譯評）	林富松　著	55元
6	呂　茵小品文集 南國風光（小品文）	呂　茵　著	55元
7	抓　帳（銀行員小說集）	張惠信　著	60元
8	相愛容易相處難（隨筆・小說・雜文）	許希哲　著	70元
9	各出絕招（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70元

■照明叢書

書名	作者	定價
・中・英・阿拉伯文 發音・會話 文法・字彙 全集	李忠堂編著	200元
・仁者不憂——蔣經國先生的話	蔡金宣編撰	200元
・喋喋集（雜文）	許希哲　著	50元
・空空集（雜文）	許希哲　著	50元
・嚮　往（短篇小說集）	許希哲　著	50元
・我之初（雜文）	蘇　子　著	45元
・康　莊（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40元
・明月溝渠（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40元
・血腥戀（雜文）	蘇　子　著	30元
・機　緣（短篇小說集）	蘇　子　著	30元
・六載中菲夢幻間（雜文）	蔡景福　著	55元
・林語堂與蘇東坡	蔡炳焜　著	50元
・大賭賽（詩集）	若　艾　著	50元
・翡翠鐲（劇本）	許希哲　著	30元
・獨幕劇選集（劇本）	許希哲　著	30元
・電視劇選集（劇本）	許希哲　著	30元

